



南華經內篇臺縣卷一

延陵吳伯敬長輿會解

逍遙遊

夫人率局於目前之近觀而駭於理外

相吹豈有至極而厚薄異漬大小異辨即以

各適負不相及矣雖然定其分辦者輕乎世

未有樹也絕迹而行者忘乎福猶有待也惟

至人無已則乘天正而與物化無所待亦不

相代莫肯以物為事物亦無所用事付功名

於何有之鄉順事業於無為之境而無用之

用其用大矣且不得以大名矣斯能乘雲氣

御飛龍而以遊于無窮乎藉非遊于無窮何

以自遂其逍遙故曰遊者心與天遊也黃檠

禪師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

意逍遙何所論黃機復云道者如陽動而水

動也雖耗也不竭其本遙者如舟行而水搖

支道林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
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
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
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
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
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北冥

音明十洲記云水正黑色謂冥海

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

知其幾

上聲千里也

家語曰鯢魚其大盈車又內則卯醬讀作鯢國語云魚禁鯢鯢

南史吉玢傳云鯢鯢螻蛄尚貪其生皆以鯢為魚子首以有魚設喻真見於魚得計以至小為至大便是齊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太虛遼廓巨細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理為遊塵而世人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以大鵬之事開視聽之所闊坦心智之所滯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故舉鯢與鵬對窮天淵之致鯢化為鵬達變易之宗
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

若雲垂天旁

是鳥也海運

非海不足以運其身

亦不足以圍其身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徙而南陰陽

齊諧者志怪者也

奇見異聞衆之所疑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象類窮於

四海九州容能玄悟言外之妙理遠得物外之奇形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徘徊

扶搖

飈風高誘淮南而

上者九萬里

翼大則難舉必乘風而

去以六月

息者也

鵬至天池而息必去以半歲蓋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以一闔一闢為一息

以六月為歲候乃陰陽闔闢之交也不翕聚則野不發越必善息乃能遠舉若無息機不蹶則什

馬也塵埃也

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塵微風吹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萬物以氣相吹累於無窮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氣息自為吹噓故虛空之中有野馬浮塵之可見也從空室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微塵便見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耶同後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觀天之蒼蒼未必便是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鵬之視下亦如下之視上所以云細若氣

里而後圖南者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大舟也無力覆入聲杯水於坳音凹堂之上則

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音教水淺而舟大也風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音裴風風在下可乘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上聲闕音過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自北而謀南徙

也戾乎高乃可徙也蜩音條與鸞音學鳩音小笑之曰

我決疾貌起而飛搶音銚榆枋音俞時則不至

而控投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無羨

地而榮願有餘此二虫之逍遙也郭子玄云理有

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齊一也若乃失乎忘

生之主而營生于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

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適莽蒼近郊者三食音餐而反腹猶果然飽適百里

者宿春糧荀子曰羸三日之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淮南子云精氣為人煩又何知糧取義於

用之厚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二蟲小知緣

其胸中無所積聚耳亦由去息決起於其始有靜

躁之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

分也

然也朝菌

音窘日及草朝生暮死高誘云水上虫

不知晦朔蟪蛄

音惠

姑寒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誘云貂蟪

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

有冥靈

木名一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

木名一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而彭祖

帝嚳之孫陸終之子封於彭城姓篋名乃

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彭祖尚不及冥

衆慕之小年

湯殷帝姓子名

之間棘也是已

故小知也

棘為湯大夫楚之南有冥靈六句是子棘荅湯語

又成湯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

今鳥得物使後之人窮髮

地不毛

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

長者其名

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以上見列子並

搏扶搖羊角

風旋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

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極至彼至

斥鴳

音尺晏澤中小鳥高誘曰斥

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蓬蒿之間

翼一上一下曰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支道林逍遙論曰鵬以營

鷄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向子期曰統大

斥鷄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夫知音智效一官明舉其職行去聲比音婢偕音

一鄉德合也投契一君而徵取信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小知不遠而宋榮子名鉞宋人與孟子同時藝文志有宋

子十八篇猶然貌笑之且舉世而譽音余後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音問後

辨乎榮辱之竟同境斯已矣審自得也彼其於世未數音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莊子曰宋鉞以禁攻寢

內韓非子曰宋榮子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囚

曰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分也今子宋子案不然

獨拙容為已蓋宋榮子足於已故間於世視彼之

知行才德汲汲於世者固有間矣然忘世矣而不

能忘已猶有定與辨在也焉夫列子姓列名禦寇

御迎風而行冷音零然善也輕妙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為福者未數數然也非有求福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清虛體真能忘已者也非無不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天地陰陽之定

六氣陰陽之妙用以錯綜故辨天地定位而山澤

相通雷風相薄水火相射乾坤縱而六子橫縱橫

由我乘御在人六氣三陰三陽遠遊篇春食朝霞

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并天玄地黃之氣

是為六合氣也乘者安常履素而不涉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如斯以往則何窮故曰至人

居中而六轡在手調而御之放而任之直以無有而馳於無窮非以有形托於彼也至人以無已得之夫已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遺彼忘我冥此堯羣異與物冥而循大變斯無往而不逍遙遊矣堯放勳姓祁讓天下於許由字武仲潁人隱於箕山

曰日月出矣而燭音醺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

立而天下治去聲而我猶尸主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歸也猶致天下功名之大者莫過於有天下有見

無已故無所用天下於已則誰能讓之誰復辭之至人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為賓乎實在名前名從實後實不名生名生

內主鷦鷯雀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伏鼠飲河不過

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掌雖不治

庖尸象神祝傳鬼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鳥獸萬物各

堯許由各靜於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

實又何必為乎邵康節觀物篇云莊子庖人二句言

君子思不出其位肩吾太山神名問於連叔不必有其

曰吾聞言於接輿名陸大而無當去聲往而不

反不顧吾驚怖畏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而大

音有逕庭音聽彼此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夜石之山在海河洲中有神人居焉至至者不虧世無由識故託之肌膚若冰雪淖

音約貌柔弱若處上聲子不以外傷內向子期云處女

人所求也人而為人不食五穀益內吸風飲露稟自然乘

雲氣御飛龍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

不載則飛而遊乎四海戎爾雅云九夷八狄七之外

其神凝浪於域外而不離其環中使物不疵癘

惡而年穀熟志一動氣天人和應吾以是狂而不

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去聲乎文章青與赤

與白謂章之觀音聾者無以與乎鐘金鼓革之聲淮南

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目形具而無能見也豈惟形骸有聾盲眉庚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與汝也替此其

言猶今日之汝不信接輿之言也之人如射也之德也將旁礴音

廣被也萬物以為一世音祈乎亂治孰弊弊經營

焉以天下為事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

求我我無心也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

傷之推理直前自與吉會大浸稽音雞天而不溺入水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入火是其塵垢音粃音皮不

糠音康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雖其緒餘而堯舜孰

肯以物為事宋人資貨章甫殷冠鄭注云章表明

也大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髮文身諸越澤國之區

蛟龍之害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之害

之害

之害

之害

四子

無名之聖人

藐姑射之山

汾

水

出太

之陽

窈

冥然喪

其天下焉

至人之無所用

章甫耳然遺天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

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

下也故超然喪之許由之無用

天下

堯之喪其天下所謂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也

惠子

名施宋人為

時人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

成而實

中五石

以盛

水漿其堅

重

不能自舉也

剖

剖

反破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無容瓢之所

非不

子固拙於用大矣

有善為不龜手

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

宋人

有善為不龜手

文

之藥者

世世以泝泝統

有善為不龜手

文

之藥者

世世以泝泝統

文

之藥者

世世以泝泝統

我世世為泝泝統

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

技百

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

之將

冬與越人水戰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

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

異也

異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

何不慮

以為大樽而浮

乎江湖

樽如酒器縛之於身可以

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短曲不

之心也夫

大物固有

知無用大者以為無用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

人謂之樗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

直其小

南華經卷一

南華經卷一

南華經卷一

枝卷

音拳

曲而不中規矩

方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上聲

也

言不當用棄如散木

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

音離

乎

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

伺物之間

遊者而食之

東西跳

音條

梁

祭

不避高下

中於機辟

法

死

於罔罟

或於小方罔於大道

今夫鰲

離來

牛

二音

其大

若垂天之雲

此能為大矣

而不能執鼠

狸狌巧於用為有用是為大知而大年

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

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

寂絕無用之地

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齊物論

知有大小物論之所以不齊也自是而

彼此莫耦有真君焉是為道樞環中以應而

因是于彼知通為一動於天籟者亦且照之

以天而休于天均也休則庸于不用明于不

耀知止不知而辨有不言矣何者大道不稱

也故欲齊天下之物論者必觀于未始有物

之先無物則彼與我不能相知亦不相待超

然物外而物化矣大小齊生而死齊成毀齊夢

覺齊人物齊總萬變而成于一純寓於無竟

南郭子綦

音其居南

隱

印音

几而坐仰天而噓嗒

音

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

顏成子游

子綦弟子名偃謚成字子游

立侍乎前曰何居

故

乎形固可使

如槁

音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高誘注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隱几則同而今昔異見

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物與我為耦忘物故

喪其耦吾喪我者不惟忘物亦且忘我吾我字亦有義人身中毫有私心未化即吾我之間亦有分

別矣洞山曰渠今不

是我我今正是渠

女

汝音

知之乎女聞人籟

音

而

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

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推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三孔籟

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管有長短音有高下吹萬不同正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

籟地籟則木之眾竅成聲者天籟則所以子游曰

敢問其方

問諸所謂籟方者所也劉禹錫記釋

子

綦曰夫大塊

音快高誘云

噫

音

氣

塊然之體大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氣塊然而自噫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呬

音

而獨不聞之琴

音

琴

長風

乎

山林之畏佳

李

云山阜貌從

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

似口

似耳

似

枅

音稽柱

似圈

音

似曰

圓

似洼

音蛙

者似汚下者

畧舉眾

激者謫

音

者叱者吸者叫者謔

音豪

者

哭聲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矣

音杳

者咬

音交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矣

音杳

者咬

音交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南華經

卷二

喁音愚李願云于冷音零高氏注曰和風則小和高

去聲下同飄回風則大和厲烈風濟止則衆竅爲虛見

之故曰虛林疑獨云風生於無而歸于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

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而獨不見之

調調風緩貌之刁刁乎動搖貌風息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竹蕭管比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耶使其其誰相呼應如云使其吹者皆物之

而衆竅之怒而號者其誰耶必有宰之者矣自然

心無窮之變而大知音智閑閑曠小知間間有大

天籟之不同也

言炎炎光前小言詹詹瞻前其寐也魂交司馬彪

錯其覺教音也形開彪云目開意悟列子曰神遇爲

鬼俱之寃之遊魄因之寃畫寓目鬼夜舍肝寓目

能見舍肝能夢抱一子曰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

拘於形也與接爲構營構之心日以心鬪交戰

無日縵音慢者害音教者密隱者小恐惴惴近大

不爾縵弛心者害深者密隱者小恐惴惴近大

恐縵縵慮遠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是非各

如射謀中之一其留如詛阻音盟其守勝之謂也執固

語不虛發也其留如詛阻音盟其守勝之謂也執固

已見留滯胸中若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自

憂苦日靡月削如物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

也沉于所務其厭音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洎音也

閉沒于欲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鬼趣王盤山云

如牽羊入屠肆步步近死喜怒哀樂慮歎變熱音姚佚逸啓態

或喜而中心惕悅或怒而意忿情嗔或哀而涕泗

悲號或樂而手足抃舞或慮而沉繹不釋或歎而

噓歔多感或變而反覆靡常或熱而恐怪不動或

姚而美麗妖冶或佚而縱放奢華或啓而開張不

檢或態而矜容作氣衆生心識轉變不窮樂出虛

略而言之有此異目審而察之皆從幻出

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淮南子云寂莫者音之主也蕭條者形之君也

金石相宣陰陽迭奏俱於無中發響菌以朝生菌

以暮死要其聚散由氣運成今古誰規其始人至

老死誰知其歸故造化相代易故以新而終莫有

知其自者樂出虛也終歸幻化然旦夕不離而人

莫不待以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此字指真宰

者蒸成菌也

字如云我今獨自往處處却逢渠渠字正彼字之

義也非彼我無真宰何以有我如竅不得風安顯

其竅非我彼無領受亦不能是亦近矣而不知其

自見如風離於竅終不成響

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

見其形有情而無形即彼即我親莫親焉必有使

有主其主甚真而特不知萌兆於何所耳在近故

可行有真故已信可行已信惟有情也不見其形

原無形也禪家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離之不可執之不得皆自然無使然者

故曰怒之者其誰耶此節誰字換其字又換此字

又換彼字總是見得親切而莫可形容即逍遙遊

所謂無窮即天下篇所稱無形無常

何之何適全部莊子只發揮此句

藏去聲凡九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而六命門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

而六命門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

而六命門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

而六命門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

之乎。其有私焉。

逐物徇形者悅其所悅其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

百體各有所司若官府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望遠而足行則足為目之役

受役者臣役之者君遞相為君臣互為用也

其有真君存焉。

真宰無形

形為臣妾。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君為真宰與我旦暮不離如此其有情不求得而有不得而無黃檗師云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

無漏無為無得無失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自受形以來真君便

與我相守不離直至死而後已如此其近也乃不之葆惜而汨沒於外誘或與物相逆而刃或與物

相順而靡如白駒過隙不能一息寧也悲夫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騁一生之後毀萬世之能功業滿前轉眼成虛故云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爾。

困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役有千能而歸無一物歸

者止所也無何有之鄉也如馬疲於馳而稅駕無所故可哀耳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人雖百年不死何益察其形則赭然紅者為皓皓黝然玄

者為星星而一點靈光超萬劫而不毀者亦隨之消散雖生之日猶死之年矣可不謂大

哀乎。

形役而臣妾無功固可哀也人之生也。固若

是芒。

昧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其所以然而然故天下莫不芒也大惑者終身不知

解舉世莫悟所以金篦括膜要汝開眼敢於世上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奚必知代

變

而心自取者有之

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離火也

火不能自生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成

心者即天下篇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者也人

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人人不免雖知代者

知變化之理自取者非我無所取然知有乎彼而

我有所取猶愚者與
預音有焉

然師心者也愚者與

師其成心孰知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

成心已離於性有善有惡見不虛矣未

酬有未免乎成心者即當反求於未成之先則善

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乎已得心而復覓心

是今日之適而不知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昔已至也祇自勞耳有

有神禹

夏后氏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有是非本無而以為有上聖之所不能知也豈我

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吾亦止其所不知者而

已是非乃夫言非吹也

言則有意非言者有言其

物論之祖所言者特未定也

既離於默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言邪

以為有言而未定其宗其以為異於鷦

邃曰鷦鷯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亦有辯乎其

之鷦鷯蓋爵子初出卵者音未定也

無辯乎

有心言之則與鷦鷯無心而任天之便則

與鷦鷯等則與吹等然後謂

之天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道隨往

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
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莫若明夫無是
無非者以明者明乎本然之未有是非物無非彼
而後是非可泯也所云照之以天也

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物皆相彼故無非

非是蓋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

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為是則以彼

為非矣如是則彼所自是者我亦因而是之何必

更與辨哉釋氏無諍三昧只是隨順不二於無是

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即於無生之中忽然而

說生是便與非耦生便與死耦一得其耦識風鼓

動輪轉無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死是非可否亦復如是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死不可可有對耦而

無定體呂氏春秋云其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

方其所非也註方比也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

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方則耦因則

環因其所是

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因是於彼不以非對則

彼是無耦矣是以聖人超然是非之塗不用邊見

得中曠然無懷廓然大同矣故知齊物以指喻指

論者以天籟齊之也以無窮齊之也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

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曉喻物理須在物外乃明若見囿於物

物崔譔云指百體之一物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

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執可否於一定者以為道之一成而物之

恒否否其所否則否物固有所然而實何物之不可執之而有偶通

然物固有可而實何物之不可執之而有偶通故為去聲是舉蓬音

出便得物謂之而然說底便是故為去聲是舉蓬音

也與楹屋柱也東方朔曰以蓬撞鐘聲厲癩與西

施越獻吳恢大恠怪道通為一形情

而理性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裂繒剪錦衣裳

垣築室木石之所為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音機矣因

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

其同也物有分之分而自成之而毀者通為一也達

為用而隨用皆通無入而不自得矣至於得而幾

於道亦惟因其所是而已因其固然實不知其然

神而強以一之而不知其未嘗二也謂之朝三何

謂朝三曰狙

音狙

公養養餒賦芋

音序

橡

曰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名三與四而實通七數但移易朝暮而喜

怒隨之以况是非異名而理實則同一惟因是世自無爭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

止

乎天鈞

也同

是之謂兩行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均平而無

彼此故曰天鈞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止乎無是非無非之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是非是非可否通於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又淮南子原道訓曰鈞旋轂轉周而復匝註云鈞陶人作瓦法下轉旋者此鈞又不作同解矣淑真訓曰休於天鈞而不爲註云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惟體道者能不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

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彼此界限

也其次以爲有封焉

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無

非乃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有是非因

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此段固自天地之初說來若會

得眼前便是如一念未起正未始有物之時念既起而後有物我之封因物我而遂有是非之彰在物則惡在我則愛回思始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既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與虧故昭氏樂師昭文或之鼓琴有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白虎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人一念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郭子玄云執籥鳴絃

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昭文之鼓琴也。師曠晉平公樂

聲遺不彰聲而聲全。音律能致鬼神。之枝策舉杖也。惠子名施善辯之

據梧據槁木也。三子之知音智幾盡乎。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窮知故盛賴其盛故。惟其好之也。以

異於彼愛所成。其好之也。欲以明之以明可也欲以

而明矣。有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明

我則虧衆人自守其堅自耀。而其子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綸終。

終身無成傳父之緒業而窮於已之。若是而可謂

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

成也有成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蓋

耳。是故滑音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真

之以天也。有堅白之昧。故有滑疑之耀。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疑之耀不明之明也與

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今且有言於此。不

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

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

論者正為類與不類而是非生焉今我所言亦有

類與不類則均不能出是非之域矣亦何異於彼

也是字根上為是不用。有始也者。以氣。有未始有

始也者。無終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五行

處父母。有有也者。以形。有無也者。其形。有未始有

無也者。空無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所空既

亦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

果無謂乎。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即無亦無今

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為無也如是則

有無同出太虛不言可也。有說則不異於轂音矣

舉其名迹雖復燦然竟其歸宿了無分辨天下

莫大於秋毫。毛至秋之末。而大音泰山為小。莫壽乎

殤子。年十九以而彭祖為夭。以有形為大則秋毫

泰山小矣以有生為壽則殤子壽矣以喪生為夭

則彭祖夭矣疏云性足為大無餘為小大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秋毫天地與我並生。無壽而萬物與

為大則天下無小

我為一。無大無小無謂之言不立人我不生分別

天壽之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為一必不可分謂一則有可言昔文

默然無言師利嘆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

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以言言一而一

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

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

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無適

則無

是非而因

乎是非

存而為

不可

夫道未始有封

道無往

言未始有常

言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相對而有相反有倫有義事物有理事事

宜有分渙有羣有辯別有類有競相角有爭逐此之謂八德六

合四維上下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存而不論付之

性分之表也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順其成迹擬於至當不執之以相非也春秋者

先王經世之迹聖人是非之書也故分也者有不

猶不辯焉豈非以道之不容辯乎故分也者有不

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辯者可分可辯者適有不分不

無根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則內

辯則出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示其有夫大道

不稱無名大辯不言不言之言大仁不仁無愛之

周大廉不嘆音慊不以大勇不怯音至不以道昭

而不道以此明彼言辯而不及言之而仁常而不

成有常愛廉清而不信有廉名勇伎而不成伎逆

天下共疾無五者園音團而幾向方矣至德渾成名

敢舉足之地五者則以有爲失當主故知止其所

角也若道昭五者則以有爲失當主故知止其所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言不道而

苞於其中以其不知含天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下之知也是大光明藏天府者物之所自出而理之所統會也知此則能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矣荀子云不知而問堯舜無

有而求注焉而不滿益之不酌焉而不竭損之不

誘曰酌猶而不知其所由來無始此之謂葆光

予竭盡也

不滿不竭之謂府人不能知之謂天知而不知自晦其明其光不弊光由此葆矣所謂滑疑之耀聖人所故昔者堯問於舜有虞氏曰我欲伐宗音臚音

胥敖三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蓬艾音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並出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上射十日萬物皆照而况

德之進乎日者乎堯欲伐三不庭之國謀未決而

耳日月之明猶無所不照而况其德如日乃不能容此一物乎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此德之進於

日也所謂葆光齧音缺堯時老人問乎王倪音詎音缺音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

即不能任羣才之自當雖然嘗試言之以不知故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多識始愚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

非知邪不識順則不知便是真知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寢

則腰疾偏死死以偏枯之疾然乎哉木處則惴慄

恂音懼音援音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音患牛羊曰芻犬豕麋鹿食薦音螻蛆音鼠四者孰

知正味音援音徧音狙以為雌音麋與鹿交音鱗

與魚游毛嬙音麗音姬音人之所美也魚

與魚游毛嬙音麗音姬音人之所美也魚

與魚游毛嬙音麗音姬音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血音驟疾走不顧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萬物異便正正難知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端睨一開樊音煩然殽亂。吾惡能知

其辯。彼我無窮是非莫一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大澤焚而不

能熱。河漢涸。音互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

不能驚。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若然者。乘雲氣。寄物

行。騎日月。有晝夜無死生而遊乎四海之外。放於無窮死生無

變於已。與變為體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辨仁義而利害繁興一死

生而利瞿音劬鵲子問乎長梧子。居梧下因為號曰。吾聞諸

夫子。孔丘聖人不從事於務。莫肯以物為事不就利。不違害。

有就有去則知有利害矣不喜求。求非得已直取不怒不緣道。無非道故不緣無

謂有謂。默時說有謂無謂。默時說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

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言不精要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有熊氏姓

公孫諱軒轅之所聽熒。音瑩疑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

汝亦大。音泰早計。見卵而求時夜。高誘註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

卵因望其夜鳴見彈而求鴉。音囂炙。音拓鴉音小鳥可炙。彈可

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妙道之行雖上聖聞之且惑何況于

丘且子亦尚未到至人地位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皆逆計之徒也言非所以傳道故言之而

聽之者皆妄奚誰旁日月明極高挾宇宙大致廣為其脗音脗

合向秀云若兩脗之自合也置其滑湑音骨以隸相尊賤故尊

卑生焉而滑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其滑湑而不分不辨

和光同塵先其至下以隸為尊也隸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衆人役役聖人愚

芘音脉參萬歲而一成純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謂之雜矣故役役是此非彼

滑亂不寧惟聖人不從事於務故芘然直往而獨與變化俱雖參綵億載千殊萬異而莫得其耦常

遊於獨夫一至則不雜不雜則純道行之而成無時不成也又何有古今之間乎李延平遺書云呂

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

衆人役役而五蘊自相纏蓋悅生惡死妄起執情一說萬物各然其所然而各藏其所是予惡

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死生一也而獨悅生烏知生寄也死歸也安於所寄而不知歸於故

鄉名為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獻公得姬於麗戎之國艾麗戎地

名封人守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安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

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生死之變惡能相知哉予惡乎知夫死者

不悔其始之蘄求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寤寐之事變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既以不寤覺音教而後知

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為覺竊竊察察然知之開尹子曰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以同見者為覺殊

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
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
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
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
二者皆為陰陽孰為夢孰為覺抱一子曰我本無
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
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人
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徧虛空世界天地
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圓覺經
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
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華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
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
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李士表云覽一身而
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竟交
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性之往來是也至人以生死
是也一形之闔闢一性之往來是也至人以生死
為大夢超生君乎牧乎固哉至愚而自以為覺是
死為大覺君乎牧乎固哉知君與牧之貴賤而
不知君與牧之時為貴賤也不亦陋哉君牧出列
子云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

之彌勤有慰喻之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吾晝為僕虜夜夢為人君何所怨哉尹氏夜夢為
人僕以訪其友友曰苦逸之復數丘也與女皆夢
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哉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王弼

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是旦暮

遇之也丘汝非忘言而神解者何異於夢予謂汝

復悲汝而相弔是以詭弔詭而已萬世之後苟有

大覺者吾夢可解而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可以參

萬歲而一成純矣古人皆以還既使我與若辯矣

於造化為大解脫為大了當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

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

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音坦暗吾

誰使正之。勝負不足為是非彼此各不能相知豈

正將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

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

之以天倪。音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

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

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惟大聖乃知其解然我也若也人也俱不能相知

而待彼大聖邪大聖却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因

是于彼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和則是與不是然

與不然恣其兩行泯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

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然亦聲於無聲而天籟存焉

此所待於化聲乎然彼是莫得其耦而休於天鈞

又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萬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終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天倪自然之

而不分也曼衍無窮之變因之則無分而和之則分

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融可

以參萬歲而一之矣不可窮盡歲月乎如此非特

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年併與義理忘之

矣忘年而玄同生歟忘義而彌貫是非生歟是非

蕩而為一終於無盡故寄之者不得有盡也禪者

曾問畢竟如何答曰此中亦無畢竟天台智罔兩

者金剛疏云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罔兩

影之澹薄者高誘問景音影誘云日曰曩者子行

云水之精物也

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平聲）行止無常度。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待根上相待不相待來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

吾待蛇蚺（音附）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然？蛇以蚺行蝮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

識其所以然必有所以然然與不然莫不自爾惡能

者不知其在彼在彼者不知其在彼或在我竟是一箇

待彼原是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然

遽然，（音）周也。（音）周也。（音）周也。（音）周也。

漸則夜之栩栩然者周夢為蝶也蝶實而周虛則

畫之遽遽然者蝶夢為周也人以覺為真而夢為

假者豈不以夢暫而覺久邪然百年亦瞬息也生

暫則當稱假矣死久則當稱真矣無以異於夢也

無異則今日之周胡蝶用事耳安得周於其間夢

中栩栩者未始非周何必浮世之周然後為周也

人惟無遊于逍遙耳遊逍遙則覺亦可夢亦可死

亦可生亦可蛇蚺蝮翼無非無待之時鼠肝蟲臂

盡為不窮之地何用樂生而憂死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必有分矣以人物分也以夢覺分彼

分無不可分因其無分無可以分所謂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物化者天地間有形無形可言不可言

無非物也無物而非我無物而有我外無所謝內

無所矜不去一物不留一物物物而不物於物李

士表云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

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

齊皆妄情耳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即蝶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郭子玄云時不暫棹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養生主

養生主養生主養其主吾生者真君不亡是也養之惟在守中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無入有天全而神王為能安時處順雖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也前言生以養存未言生死如一而實無生死如日夜相代於前而不見其終始也薪有窮盡而世間之火亘古如斯豈有盡乎不通於無盡之旨而曰吾有以養生其主安在哉大上云死而不亡者壽養我生之主神不傷而長存也陳景允曰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孟子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

事李士表云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者物皆適囿於形骸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靡刃於膠擾之場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逍遙於自得之場外無物者齊物於至一之域然後體是道而遊于一萬物之間烏乎凝哉

吾生也有涯

際

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必且困矣已困於知

又為知以救之不愈困乎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

親

可以盡年

善惡皆起于有知吾性本來初無善惡也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時是上座本來面目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為善而無近名之事可稱不可定以為善為惡而無近刑之事可

指不可定以為惡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其惟守中乎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間循至斷交玄家導引以此為修崑崙故以督為中訓學者惟循此中極以為常一念不起善惡兩忘而刑名遠已全理在身家有大有大和不至中道天矣蓋得中而冥度事事無不可也養生主只是說性常守此中性在而命亦在矣易坤之六四云括囊无咎无譽呂吉甫進老子疏云令善惡之兩遺極冲虚之一致蘇子由老子序云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齊屠伯云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身足之所履立膝之所踦春然音紀微曲皮骨相

嚮然奏進刀騞然音然皆刀聲莫不中音既適牛理合又合音節

於桑林湯樂名之舞乃中經首咸池樂章之會文惠

君曰譔音興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捨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自然然而然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造其理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明與理會而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司察之官廢乃縱心而順理理者天然之

也脉絡批擊大卻音隙導開大窾音款因其固然初

學人看世務不破只見萬事叢脞擺脫不開功夫到純熟之後則見事有天然理有固然順而應之

雖歷萬變技經肯綮著骨之未嘗於空未嘗經

其神不勞而况大軻音孤乎良善庖歲更平刀割

之處骨也

也。其不中族衆庖月更刀折也。每逢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石也李

士表云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

競物之心釋刀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

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彼節者有

間。平聲牛而刀刃者無厚。刀體以無厚入有間

涯隨無涯者逐物之流以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

無厚入有間者命物之宗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

餘地矣。天機自張而各不相知大用無擇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筋骨結

吾見其難爲。把作難事使人處怵然爲戒。敬省視

爲止。不復屬日行爲遲。心手雖熟亦必警惕遲回

動刀甚微。諫。音獲然已解。得其宜則如土委地。歸土

於土理提刀而立爲之四顧。且無見爲之躊躇。音

除滿志。所謂因其固然善拭刀而藏之。李士表云

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瞬

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

之刀萬物皆妄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

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浪浮游乎萬物之

祖其虛莫之礙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

長非短數不能固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

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

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養生者

性是以觸處皆境觸境皆礙既見真性則境無非

性也境空則外猶有節之牛智空則內猶無厚之

刀以空遇空如土委地融爲一體雖紛糾盤錯之

交而精疑握固窾會是逢雖在六通四辟之途而

光明不耀善藏其用善養生者固如此哉此至真大士之遊非獨惜精嗇神一山澤之癯而已也

公文氏軒名宋見右師官宋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偏也天與聲去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

使獨足也人之貌有與也與之自天也右師被刑而偏足本由人刑而歸

之天使所無可奈何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達生之情者安往而非天乎

所無所喪豈止一足哉澤雉十步一啄卓音百步

一飲不斲願畜乎樊籠中神雖王旺音不善也受畜于人

其神以長養而王孰若自放于飲啄之老聃音死

為善乎故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秦失弔之三號平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方外之弔自當倚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亦哭所以三號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秦失非老子莊周詆孔子即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聲去者哭

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

斲哭而哭者嫌其感物太深原其會合人心必是

遁天倍音情不因其固然忘其所受天性所受不可

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天者楚戮未加而適來

夫子時也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理當安時而處順

哀樂洛音不能入也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則無

生死往來晝夜寒暑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係為

之序也我何與焉

為理解有生有死為縣無生無死為解知
天理之自然不得以死生係着我矣
指窮於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薪喻四大火喻元神不盡

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釋典曰火
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

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於一生便謂情神
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期都盡可乎郭子

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也一息一得
玄云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

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
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

人間世

郭子玄云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
之變故世世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

為能累變而不苟其累也夫道非絕俗德非
遜世明夷養晦和光同塵出世世法莫不繇

此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
無以為故折衷于仲尼首論化名實而宅于

一虛致命而寓于不得已而正汝之身因是
于彼以入於無疵凡處世之道備矣末不材

支離之喻又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跡杜眾人
遂物無厭之心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

住世法然惟出世而後可以住世老子所云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關尹子曰天地萬

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
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

未嘗有我讀養生主
與人間世者知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獨同欲輕用其國視

而不見其過復諫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

乎淮南子曰死者以溝量死者滿溝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歸無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

國去之易不與亂國就之救以醫門多疾

荀子云良醫之門多

病人言能藥病願以所聞思其則以所聞於夫子而求藥者衆也

庶幾其國有瘳疾愈乎仲尼曰謔音熙若殆往而刑

耳其往不足以救彼患而適以速已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百憂守病不能一愈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所存於已

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在已者雜且擾而無定存暇計及于

凶人之所為乎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之所為出

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喪失者矜名故也

名也者相軋乙入也此善則彼惡此廉則彼貪雖復桀跖其所矜惜

知也者爭之器也器以適用彼此無非名善二者凶器

非所以盡行也終不用且德厚信音江砭石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進言者但自重其信而未達受言者果能平其氣自

號曰不爭而未達受言者果能虛其心而強上聲以仁義繩墨法之言

術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入聲有其美也彰人之惡見已

之美毀人以自戕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

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

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史作帝榆罔事

而汝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

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若能悅賢惡愚便是明君安用汝求異哉彼既不明汝惟寂然不言耳言則彼必乘人以君王之勢而角其捷辨此時汝方恍然失其為我而將遷就之不免目眩惑不能正視也屈服其顏色以求解也口欲言而不出經營唇吻間也容之鞠躬擎蹠無不至也五色無主七情爽惑而心且釋已之所操以成彼惡矣不能救人之失反以益人之過而過愈多也順此以往而逢其意長其惡者始無窮矣蓋未信而諫必取多言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麗諫桀之紂紂音商殺王子比干紂叔父諫紂重刑辟而剖心是皆修其身以下偃音於拊音撫憐愛也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上不愛民而反愛上之民故其君因其修善以擠音齎之音有排陷之不令是好音去聲名者也呂氏春秋曰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攻叢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主之過而昔者堯攻叢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

枝胥敖禹攻有扈

音戶夏啓之庶兄以禹獨與子禹攻有扈戰於甘澤又云故畔舊作啓攻呂氏云夏后相

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堯禹攻人之是皆國為虛厲死而無後身為

求名實者也

一以拂上而求名一以伐國而求實而獨不聞之乎名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

音升也也不免于拂上堯禹

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

不免于拂上堯禹

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外

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務為盛德以感人也然曰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

也一則可乎曰惡惡俱音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

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

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務為盛德者意得而

志溢疆陽之氣日為充積而盛發於外變態無常多雜而擾莫之能一能服庸流不能服特士能服

人以氣不能服人以心且利欲感情有觸必動因其不違過而抑之以自愉快拂人之情從已之欲

以此求日進於德不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成而遠可謂大德乎其庸詎可乎

只此端勉之心守而不化

音紫賈逵注國語云量也不訾不可度量也而欲外比于物內廣其心難矣然則我內直而

外曲成而上

反時掌

比

比竊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人無貴賤皆天所生

而獨

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我天言

彼以天聽其俞其弗付之在彼無求於我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

與天為徒

若嬰兒之自然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蹠

音技

曲拳

音權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

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

徒

外形委曲循人事之當然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成於今而比於古

其言雖教謫

音責

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

者雖直不為病

言雖有教誨切責之實然是寄直於古非我自言也故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戒何傷于直焉

是之謂與古為徒

服古人

若是則可

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音帖

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

也

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非得一而無心猶然雜且擾也蓋政人以法而不事窺覘固亦無

罪然止于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何者三說大多
皆各隨其成心而師之者也惟大化密移使人不
覺而潛易然後為聖賢作用顏回曰吾無以進矣念既空而可
以虛受之時也敢問其方則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
之其易聲去邪易之者皞音皓天不宜今無以進矣若
心為之亦豈易邪以有為為易者又且雜且擾也
終不出於自然故未見其宜向秀云皞天自然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音汝葷音薰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口齋在外回曰敢問心齋心齋在內仲尼曰若一志無雜兩
爾念精神愈歛則氣息愈微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性與天合如符券然性與天合如符券然揚雄
云慎修所志守而天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五官之用惟聽為寂而令其所為聽者無以耳而
聽而已留形而未靜也又曷為而無聽之以耳耳止於
止於符而已守靜而未冥也至於聽之以氣則遺
形骸去心意外緣都絕而天機獨存寂泊忘懷而
待物自應此所謂純氣之守而善抱不脫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也者未始有物也虛即
則順物無情無物不泯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未得使
使人使相應未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如意者無
我也未始有回未始有我也忘我則虛故夫子嘆
其盡善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汝若能入遊其樊音範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樊為世網汝能入游其中而

與物同貪入于其內實超其外可與之言則言不

可與言則默進退自如形迹都化夫有方所則有

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

毒矣忘物忘我忘內忘外渾然於一真之宅其有

感寓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則

動必以天矣人而天不其幾乎

絕迹易無行地

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且人之處世有

屏棄一切如外道斷滅相者有何難難在處之無

心應之無情行無轍迹耳無為而寂滅則易有為

而善應則難無言而拱默則易有言而中節則難

所以難者為人使猶可容趨避也為天使則不可

偽為也行止語默總在自

然一毫智力不得與其間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

不行而至

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

聞以無知知者也

虛室生白

室中有隙容光必照光自空中發也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

吉祥止

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不以步行不以翼飛不

謂虛也心虛而道集吉祥莫大焉可以止於其所

止矣唯止則虛唯虛則明而猶然師心不能自止

雖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拱默

山林祗滋其擾耳安能坐忘乎

夫狗使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

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云云

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羲

太昊氏

几遽

繼吉夷氏曰

之所行終而

况散

產焉者乎

耳目內通則外無聞見外于心志

常清淨天地悉皆歸何有于人乎此能命物之化

而樞紐萬端古帝王所服行以終身者而况德不

及聖賢之

南華經

卷一

三

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其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而能美滿成就無後悔者事若不

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受不職者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喜懼戰於胸中則水炭結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美爨

竄音無欲清音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自謂食甘淡泊雖對饕餮熱而不思涼是無吾營於世之人今至熱中則憂思之苦也未至乎事之情方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

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

兩患交侵子其有以語我來葉公之憂在利害然

一形難勝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性分其

一義也職分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心結固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身在此斯有君君在此斯為臣臣在此斯為義如影不離身郭子玄云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

散故多賢不可以多是之謂大戒逃其戒大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險夷惟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難易惟忠之盛也

自事其心者忠孝皆哀樂不易施乎前無哀無樂

當為一而不施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命者其間役役于悅惡必然之期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素定之分。迫於不行事之情。盡所當為之實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去聲下同死。死生念頭皆起於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無我則無行而不可矣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上止言義命以解其兩患之憂下再言權成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積習而素孚遠則必忠實之以言。言必或傳之。以言傳意將之有人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今彼喜必有餘美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今彼此俱怒必有餘惡凡溢之類也。妄。不忠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莫則傳言者殃

不忠致疑則彼此之故法言。古有曰傳其常情則怨皆萃於傳言之夫必平。平則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不傳其溢者必止於實當且以巧鬪力者。戲相始乎陽。喜常卒乎陰。惡泰至。過當則多奇巧。戲大甚則多奇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有度常卒乎亂。失次泰至則多奇樂。沉湎縱橫何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信相常卒乎鄙。背相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大起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去聲也謀始必先言。行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煽也。風行波上。虛而紛亂。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虧也。既有名迹。遂失本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音拂然。於是並生心。

厲。一言激怒。虛相煽動而易起。若風之生。波動之

禍乎。故忿之設也。無由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如

獸之畏死。不擇好音。而氣音暴怒。聽者並生厲心

矣。尅核音覈太至尅者責過大甚核者責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應雖在彼。致實在我。而盡人情者。每不自

覺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知不研始故法

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傳不

其常情而遷改。令不聽其自然而強成。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成人之美。深交巽入。若曰勸成。美近

改悔何及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平聲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物乘

以遊而無感其名。則忘物托不得已而寓於一宅

則忘已任理之必然。而不與以有心中。庸之符全

矣。即德之至矣。何必作為過度。然後可以還報君

哉。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以致命於無所

逃焉。此其為之亦豈易者。顏闔音盍。魯賢人。魯君

尚可求益乎。勉其慎也。而問於蘧伯玉。名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猶降殺之殺言與之為無

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

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縱其無度。則亂邦

罪百姓之有過而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厥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存諸身者未定不可以治人故正身為要而就形和心是正汝身也顧就者因

形付形而入則以震其心反無以束形矣和者意

不逆心而出則以採於物且為物化矣故以免患

而反為患也一說就者外為恭敬將順之形和者

內盡調和誘導之意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泐忍與

彼俱喪則全身放倒和而出者揚彼且為嬰兒知

已之能彰人之過則自取擠害彼且為嬰兒無

能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音挺兮不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檢止亦與之為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不少立圭角以逆其顏犯其怒如好

汝不知夫螳螂世謂之天馬一名斷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不審於螳臂車

之才伐汝之美以犯諍於暴人之前欲以有方救

其無方則不為養虎之順而為愛馬之驚不幾於

殆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去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子期云達其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物為所害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同尿以賑音甚盛溺音尿矢溺

器盛之愛適有蚤蚩音文僕緣音羣而拊音撫之不

時雖救其患而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亡忽以造怒可不慎邪順理則異類生愛逆

南華經卷一

正其身。因應於彼。無伐已美。無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地名見櫟音歷社樹淮南子曰其樹櫟高誘注曰木

社其大蔽牛牛在其旁絜音協之百圍圍八尺其高

臨山十仞四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足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

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樑音亦瞞以為柱則蠹音妬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

邪。文木可用以較予之無可用也夫祖音查梨橘柚

音果果蓏音課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

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

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

而有用。且得有此大者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

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烏知散木。匠石

以不才無用為散櫟。以才有用為散。蓋炫才矜世

鄰於天伐則不免於有用之害矣。烏知無用之為

乎大用匠石覺音教而診音陣其夢。弟子曰。趣音促取無

用則為社何耶。尚嫌其有曰密。閉若無言彼亦直

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音垢厲。病也不為社者且

幾有翦乎。寄於社者木無心也不才目之任詎厲矣本為無用即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

也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代也。衆人保有用之用而櫟保無用之用彼托社求全亦一義也但櫟非趣取於此人亦不必以此譽櫟

固知泊然無用者羣用自適而欲以有心求之何啻千里南伯子綦游乎商之

丘。四方而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音隱將芘

其所賴。陰也千駟隱其下者庇于其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

有異材夫。扶音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逐音解。如車軸逐音而不可以

為棺槨。喏。音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許又之則使

人狂醒。音呈狂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無心

而順物者故知才之為不才而不祥之為大祥宋有荆氏。地名宜楸栢桑

木。三文其拱。兩手把。一手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易以者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棟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音傍。棺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古天

有解祀見之以牛之白額。額者與豚之亢。高鼻者

與人有痔。音峙病者不可以適。往河。西門豹見以

南齊書卷之八

人爲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妙選駢具然後

敢用解除棄此三者。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以不祥全生。支離形疏者。願隱於齊。面藏在肩

高於頂。頂上會撮。音會錯指天五管。五藏之膺在上。

兩髀爲脅。音在髀裏挫鍼治癰。音針足以飢

口鼓篋。音甲播精足以食。音嗣十人上徵武士。戰選

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喜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常疾不受功。事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與十

束薪。役則不與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不自見不自伐藏其

無能故得免人間之害而處常美之實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

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郭

子玄云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

生而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今時之人但知避免有形之禍

真其誰知之乎爲內福也故禍至重而難逃已乎已乎。臨

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有其已而臨物與物

循之其迹不可掩矣大人不德我以臨人而使人

之自得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故能玄同

吾行卻曲

回護

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

也

司馬彪云木生斧柄還自伐膏生火還自消淮南子云火愈燃而消愈急膏燭之類也

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莫知無用之用也

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割肌膚以為天下天下存

而我則亡况忘我而無益於天下乎

德充符

甚矣形骸之累生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害為貴

然遊於殼中而不免亦有命焉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如是者太和內運疵癘外消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非形所能損益也首貴游心於德之和守宗保始才全而德不形與物為春而物不能離矣然守而不忘難與天游必也忘人之所不能忘而是非不設好惡不傷常因自然斯有形無情不益生而天鬻天

食獨成其天矣是為全德之人而必有自然之符也老氏所稱孔德之容乎歷取殘兀厲

惡之人以見形骸之足遺而德性之可保戒其索於形骸之外者

魯有兀者

別足

王駘

音臺

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

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

分魯

魯人從夫子者半從駘者半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

抱孤陋以來者滿願而去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外寂爾而莫窺中瞿然而顧化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

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

假

特

魯國丘將引

率

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

者也而王先生

高誘注曰先生凡先生係其所姓而稱之

其與庸

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死生事大如救頭然，彼與雖

天地覆音福隆，亦將不與之遺。審果乎無假。淮南而

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人執生死橫起

貪著迷失本宗之人也。雖生死事大，不能使之變。天地毀敗，我亦不隨之。墜落彼見吾身與天地同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

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喻近楚越喻遠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道無二而人自二之。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若無分別，相則同一根宗。我無物物

無萬直一而已。夫既謂之一，則六根互用，耳亦目

目亦耳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安知耳之宜聲，目之

宜色，廢耳目而任心，廢心而任化，都無所著。混然

太和為用矣。故遇境觸物，第見其一，不見其二。第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音福

果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若無分別相則同一根宗

我無物物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惟性體真空性空真

體果無所待超然獨存不與物遷

誰得而變之又

誰得而遺之不惟不隨物變

又能主張萬化執其

樞紐守其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提挈陰

陽主持造化悉由乎我矣

宗即

大宗師篇未始有始之謂也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

若存分別

猶分臟腑矣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

彼與雖

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淮南

安執生死橫起

常人執生死橫起

在道中幻妄不常皆非實相

從之而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

能止衆止之動則隨物之變靜能守物受命於地唯

松栢獨也在正一作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天地命之最者為衆木之傑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幸

天一生是使獨也正生正性也守宗所云保始也

夫獨守其宗以命物之化而衆咸取正者始以保

成矣其徵也將能一死生而縱橫無礙如養勇以

無懼者可以雄入九軍兵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

九將求名而能自要立者而猶若是微名于勇士

我且最之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

一知音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

假音格以無形司有形曰官以無物藏萬物曰府

二心存而不與形亡制命在我矣任其天行而時

動曰擇日去留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曰登假列

子黃帝篇帝登假百姓號之周穆王百年乃徂世

以為登假焉崔譔注大宗師篇云傳說生無父母

死登遐禮記曰天王登遐擇日登人則從是也彼

遐正去來自由而心未嘗死之義

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人則最之彼何心於人最乎

物無不宗不與物遷矣申徒嘉氏名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孫公

子見執政而不違

避

子齊

等

執政乎。申徒嘉曰：先

生之門

論德之處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

同悅

子之

執政而後人者也

笑其矜已在位欲處物先

聞之曰：鑑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

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不取大子

師而居大子已鄙吝未去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

殘形

而志在擬聖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陳

其過狀而以爲當有者衆默然知過而以爲當無者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古有二羿一在堯時善射落九鳥繳大風

殺窳窳斬九嬰射河伯一在夏時有窮之君篡夏者左臂長亦善射

之穀

音

中中央

者中

去聲下同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天地之間不

吾人總在所範圍之內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

發之地物皆遊於中人我同在中央皆羿所可

中之地然而幸免於弓矢之傷而不爲所中亦命

也乃自以爲巧而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又自恨其

誤而志傷神辱不知人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

起行止動靜趣舍凡所有者所無者所爲者所遇

者皆非我也而橫生喜怒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

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

善邪？

濯故而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元

者也。

忘形之交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

形骸之外與我德交而求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楚足音然改

容更庚音貌曰子無乃稱已悟其過則止其言魯有兀者叔山

容更字無趾踵見仲尼踵無趾故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

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尊

之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形骸者逆旅也尊足者宗主也有尊者在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

全之也則全其尊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

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命之入而出聞所聞而去

全其無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去聲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嘉其務學以補前行

之惡不知至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禪補頭上安頭無趾語老

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

為彼且斲以詘音綽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

是為已桎梏音質谷械在手邪至人無已聖人無

之所生也求乎非常之名者舍已效人逐物不已是自為桎梏以纏縛之也已犯至人之所惡矣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

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未始有生孰名為死故

為非故曰一貫如是則善惡皆為幻法分別無趾

悉是詭名此是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

曰天刑之安可解遁天之刑誰為縣解故曰天之

戮民一說刑者型也成也一成

而不可易也魯哀公名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音臺醜貌它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

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不聘者曰妾

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滿也月盈也

人之腹思不又以惡駘天下美不和而不唱先

人知不出乎四域不越且而雌雄合乎前丈夫與

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音基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音門然而後應汜音乏

不係而告辭神情大定寡人醜愧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音惜焉若有亾也若無與

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

適見純同豚子食乳於其死母者少焉瞬音瞬若驚皆

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不見其身與母似也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喻人之愛

骸之美惡郭子玄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

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

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

子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

不以妻

殺音資

鄭康成曰。妻。妻棺之牆飾也。禮記曰。畫。畫。皆載。綏。謂以五采羽。注於髮首。

也。妻者武所資戰。死不武。妻將安施。

則者之履。無為愛之。

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妻。屨以足武為本。無其本者。無所用也。德在內而不在外。

為天子

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

娶音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

為天子供御必少女未飾。少男未室者貴其形全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

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

才受於天。德成於已。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

其變若彼。然有所以。為之者人不能違。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

音不能規

窺

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

音

和。不可

入於靈府。

命行事變循環反覆不舍。晝夜以知者。求之而未始有始也。知其未嘗有始則

雖千變萬殊。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胡足以滑亂。之靈府者。精神之宅也。一入靈府。則心受其變。有

隨遇而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

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高誘注曰。兌耳。目鼻口也。老子

曰。塞其兌。是也。卻者有隙。開其兌也。能順變化而。達無始。常使和性。不損靈府。豫閒死生也。可窮達

也可。四辟六通。而不自開其隙。雖日夜相代。卒莫。得吾之間。而入搢之物。來斯應與之俱適。如陽和

一布物。我同春。日接萬變。而不失其和。喜怒通四。時。是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矣。黃檠禪

師云。心如頑石。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元。然無著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

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是之謂才全。物接

而生。所云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則時

生時生則事起善應而不應不應而善何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水停極而平矣無情

至平故萬物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平則內能自保

惟止能止眾止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德在心不使外搢而

停則外不搖蕩德不形者物不能離德在內反一而無迹哀

公異日以告閔子名損孔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國棟而憂其死愛民吾自以為至通矣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至人之風

欲遺形骸闔音企跂音企支離無脰音蚤支體析說

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細

肩即顧見甕音益大癭音益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視全人反不如之愛其

德而忘其形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德也者世之所不忘也形也者理

而已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使人忘之此謂誠

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

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聖人誠忘其所不忘者其心有所遊也

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

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惡用知未雕未琢惡用

膠本無所失惡有乎德深藏不售四者天鬻也天

惡用夫商無所用則游以天矣鬻也者天食音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此不謀

喪不貨者天之所以養毓我而飲食我者用之不窮取之不竭孟子所云飽乎仁義也自足于中何

足豈待於人而為有餘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付之

我何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聖人之身常自謙

有焉所以成其身老子警音乎大哉獨成其天忘其所不

至也無情則無不任而浩然與惠子謂莊子曰人

天游老子所云能成其大也故無情乎故謂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

人人道與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來故曰道與之

不知心亦無情知手足耳目為心之所使而不知

心非心之所能使皆天也道也無情而任天則居

不知所之行不知所往心廢而形用矣郭子玄云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

哉故有情以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

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

而賢聖矣耳目不以易任成功手足不以代司致

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

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惠子曰既謂

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上云是

於身故以是非為情有是有吾所謂無情者言人

非因有好有惡而堅白鳴矣之不以好惡聲並去內傷其身廢心而任形外好惡

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天與道與孰非自然因

矣有餘不足皆足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老惠
子曰益生不祥生不益則不損情雖有而苦無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不受食於外何以有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三言吾固已告汝矣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精神生

為之體也內好惡則精神不守其舍而外日循循

於是非矣郭子玄云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

精不止於自生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眠據木

之極則勞矣

情之自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辨鳴天與子

困也不足不能因其自然橫起好惡妄立是非以反人

為實以勝人為名與天下之辨者為怪也其為情

累不既多乎公孫堅白論曰目視石但見白不知

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

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

一也此公孫龍惠施之曲說也

大宗師

大宗師者道也道者自然而已老子云

稱係之以大者猶云眾父也郭子玄云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得大道而可宗可師者是為真人人而天者

也是惟知所不知一其不一兩忘而見獨以

游於天地之一氣即死生同體惡知死後之

乎求其為之而不得也以

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已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

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音智之所知以養

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音智

-2 158 38 906" data-label="Text">

之盛也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寧其心

年壽脩短吾所不知惟緣督以為經則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之已以不可知者付之天不求益生而從容以俟斯知以養知斯為盛郭子玄云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一體之中知與不知聞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

有患夫知音智有所待而後當去聲下同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則達乎無為之妙理以不知知人也以不知知天

之極致知之盛矣知雖盛而未免患者猶有待於知也有待於知而所知者則無定也知天人之二

而詎知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淮南子云人生

於無形邪有有形而滯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古

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詩若

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謀士云弗士行枚若

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此當字應前蓋惟

惟無心故當不自得何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高誘注云假至於道

也若此有真人而後知如其真天人大同渾然無

不謀不致而事自來合斯全當而無過矣即有過

有當而得失弗經於心利害不關於已物何能傷

之乎若此者由其以古之真人四真人俱有次第

真知而通極於道也上言知不役神下

言神氣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凡人之夢

化無識故無夢有煩惱妄想故憂苦身心無妄故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種種不貪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踵者氣之元息

曰起息於踵徧體而深丘長春曰息有一毫之不定命非已有胎息論曰神氣相合而守乎內息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益言有聲之若哇

吐音蛙其耆音欲深者其天機淺衆人不得其養以

與之俱躁雖強為抑服而咽喉間支吾結礙若嘔逆然其息之屈伏不平緣其嗜欲深也機者發動

所由形生神發盡屬天機欲根盤結天真斯滅朱晦翁調息箴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翁如

百蟲蟄氣氤開闔其妙古之真人上言外物不干

無窮所得於天機深矣其心此言死生

無變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欣其入不距

於已欣出則悅生脩音蕭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

往來不忘其所始變觀不求其所終委受而喜之言上

不難不訢此言喜受似相反然不訢忘而復之根深寧

不訢不悅生也喜受適得而順也

迹而無是之謂不以心捐音沿道不以人助天出世為

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為入即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夫始之未始有始終之未始有終則可以

出入造化遊戲生死不以有心厭其所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矣郭子玄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

欲無節真人知用心則背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心志有主而定其容寂如濕灰其顙顙音九大朴

軒質然無飾凄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無心而喜怒猶喜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

物不宜安知其盡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

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凄然似秋霜之自降故彫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

聖人無爲而物自歸非有心于通之

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思天時

非賢也

不能安時而處順而稱天稱時非默契矣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就利避害

行名失已非士也

學求爲已遺名自得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非無我之盡安能盡人之力

若狐不偕

古賢務光湯

伯夷叔齊

孤竹君二子

箕子

紂叔父

胥餘

或云卽紀他比干名

音駢湯時人

申徒狄

殷時人自沈于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因世人尊廉顯忠而破析道德棄捐性命以偷一時

之譽是人爲政而已奔命之不暇矣非人役古之而何夷齊豈適人者而有意戾俗便非忘已

真人

此言自適其適不以人而助天

其狀義而不

朋

與物同宜而我黨物非

若不足而不承

卑而行

與其

音孤而不堅也

有德之隅而無圭角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曠然無懷

乃至

邴邴乎其似喜乎

暢然若適

崔乎其不得已乎

迫

後

濇濇乎進我色也

音精于內發光于外

與乎止我德也

立

于外不

厲乎其似世乎

嚴身而倡俗

謦乎其未可制也

自放而

連乎其似好閉也

綿邈深遠莫見其門

挽

亡本反乎忘

其言也

若谿若谷言而不言

以刑爲體

體在身不以能去也

以禮爲翼

翼爲輔不

以知

去聲爲時

因時而用智非我明也

以德爲循

純恃也而自動非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殺者發殺

機而人欲淨盡損之又益也柔和謙退輔翼人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

勤行者也丘陵在前凡有足者皆可至也自彼而

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

雖人之所為皆天之所為也而人之不知天者則

真謂至人之為勤行也夫勤行者役役于人而

以有涯隨無涯矣烏足與論於天人之不一哉

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

勝也是之謂真人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以為

地彫琢之勞也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

悅與惡一也一與不一亦一也一猶水不一猶水

之波何水非波何波非水何天非人何人非天波

水異而濕性不異天人異而真性不異天人不

勝萬致不相非故曠然無不一

冥然無不在而玄同歟生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預音皆物之情也彼

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

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鶴音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叶音以濕相濡濡音以沫音末口相

潤不如相忘於江湖吾之天也真君也大宗師也

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

水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到此方說

不悅生不惡死之故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其一也

一即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死生若晝夜

耳人力莫與惟命之以此物之情實而主於未始

有物之先所謂卓與真也以天為父而晝夜之變

寒暑之節猶不敢惡况吾之大父母乎以君為尊

而災難之臨刑戮之加猶不敢貳况吾之真君乎

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欣矣知其真者而死

之則死無足距矣與其不足而相愛孰若有餘而

有餘而

相忘夫好之弗好之而非譽皆生於不足也此中
無桀亦無堯無毀亦無譽兩忘則化矣則真矣
佛氏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大道無難惟嫌
揀擇一頌曰兩箇泥牛闖入海至今消息幻芒芒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兩忘而化其道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亦一矣然不惟是非毀譽付之兩忘即生死大變亦且順其自至而一切我之忘而化所以善吾生善吾生所以善吾死蓋生死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以其一一其不一則形生雖人所好而反得勞老死雖人所惡而反得逸同勞逸齊生死無所不在無在不善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而皆存矣關尹子曰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郭子玄云形生老死皆我也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淮南子曰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中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

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淮南子者不知也世無可止之物

山有不遜之形而有密移之理郭子玄云無力之
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
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
不移也李士表云一則無對故獨往獨來而無古
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旋起旋滅故以火
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
湮又况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
之且有走也肇論云莊生之未始有物所以得夜半負
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人則
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
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
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愕然非其言也藏
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藏
小舟大山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萬物無不一而藏

于其所一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任運而隨化猶之藏火于火藏水于水藏無所藏斯變不能變也是以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物既無往返之迹有何物而可遯乎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往之小意故導谷有流動之說談真有必遯之稱李士表云味此者覽其有涯之生托于必遯之地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其不遷之宗高誘曰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特犯淮南子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淮南子有弊

其為樂可勝

計邪

今人謂形可我固而一得人身便生喜悅思藏之安富尊榮之中不知人形者萬形之一

形耳人形可喜而若人形之可喜者萬有其變循環于天地之中而所遇者皆若人也隨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倏焉為人又倏焉為非人虛以造實無以生有所不得遯者其形於無形而至妙至妙者

與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有形者

喜無形者忘情為樂形無其形藏天下於天下也何物非我何我可遯於死而存何時非存惟天下長存聖人與善天善老善始善終皆存則無老無之皆存也

此身於四大之中百

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

聖人善一生人猶宗而法焉况為物極為化樞而無萬無一必

待而成體者其可宗法當何如邪萬物所係一物之所不得遯也一化所待萬物之所由樞紐也大

宗師也所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平而不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豨音豨。韋氏傳四世在燧人氏先得。

之以挈音怯。天地伏戲義同。得之以襲合。氣母元維。

斗北得之終古不忒差。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

得之以遊大川。河。肩吾神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鼎湖。顓頊音專旭得之以處玄宮。月

北極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頭戴勝善嘯得之坐乎少廣去聲。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音悅。傳說音悅得之以相去聲武

丁殷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俱七宿星名。而比於

列星。大宗師者道也至此方說出無形無為也

者而來往相續又一定而甚信也。有無情之情故

而有之。咸得自取而莫觀其容。萬物之生有本有

根。而此則自本自根不神而神。鬼帝不生而生。天

地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

在皆無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

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

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知人之未始不為

天則知聖君賢相未嘗不為明神巨靈。明神巨靈

未嘗不為天神地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

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如字一曰子

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郭子玄

則任其自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

故氣色全也。

不可受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姓倚名有聖人之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命才

于氣聖之大緒業道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

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可得而學

必可得而教果教之可以作聖而以吾之道成彼之才因聖牖聖告之宜易矣胡必積久而後乃

能乎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

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古今

彼是莫得其耦彼是莫得其耦。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今若至古古應有

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死之所死者亡矣而死死者未嘗亡生

生亡不以死亡獨來獨往於上下古今之間者聖

人之道也諸說從忘生者不死心死神活營生者

不生益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

也。至哉道之為物乎無往來而無不往來無生滅

而無不生滅將迎成毀與接為構與構俱寧奈

何世人遊心其間憧憧往來其有惡此者又欲撥

生不死之鄉哉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則於世

與斷滅種性以求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書也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包

而誦之孫子孫謂道之所生依洛誦之孫聞之瞻

明見徹瞻明聞之聶許耳聽而聶許聞之需役足行

待以需役聞之於音謳歌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

之參寥音餐參寥聞之疑始玄冥者有名之始疑始

者無始之始疑其有始而未始有夫始者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者道之無為無形而自本自根者乎

初以道在言語文字而領之以聞見會之于語默

作止追朝徹於冥冥而獨見夫空空至悟入於無

始無終而聞無所聞見無所見斯為至矣郭子玄

云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夫階名以至無者必

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

亦玄之又玄也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

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子祀淮南子

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子祀作子水

年五十四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而病偃僂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音考平孰知死生存

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生死自為首尾而道無

死者乃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

可聞道予為此拘拘也造物大矣我與造化原同曲僂

發背身曲上有五管頤隱於齊音肩高於頂句音

贅指天頂椎陰陽之氣有沴音其心間音而無事

言形之拘攣似可惡然此特陵蹠蹠音駢仙扶而

亂于陰陽之氣耳心則無事

南華經卷一

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曩既拘我以形今又拘我以病俱子與辭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曰亡句

予何惡浸。漸假借也猶云假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

因以求時夜。雞司晨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

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庚音庚駕哉。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當且

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人於宇宙之中生之時少未生之時多未生之時無待於物則無所懸而常解既生之後而不以生爲難待於物而不著於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

物則有所懸而自解

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生死物不神於天天常勝乎物依之爲宗順其所化潘佑

云得者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以至於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失之

者亦如一歲二歲以至於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去之年不可留

也天下之事皆然也達人知我無柰物何物亦無可柰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

自然俄而子來有病喘音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犁往問之曰叱赤音赤避無怛音怛化。死生猶寤寐耳將寐時不

願人驚之故將化而叱之無怛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有物

物者故曰造物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之肝蟲之臂取微蔑至賤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

翅音於父母。郭子玄云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者

也。彼近吾死。詩曰大命近止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

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音莫耶。吳王雖劍干大冶

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惟願為人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

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所係之情

所不解則無所而解成。安。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生死無干

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

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

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黃檗禪師云凡人臨終

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

湛然圓寂心境一如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

去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怖畏但自忘心子桑戶。

同於法界使得自在不為三世所拘繫矣。

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為於無相為。郭子玄云夫體天地冥變化者

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曾相為而

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以恤

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孰

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能登天遊霧。撓挑。音擾兆宛轉無極。相忘以生。無

相與為友

若此者豈友哉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相與於無相與也

莫然

有間

頃之無何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

王弼州云即喪家織薄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

生出入無生為

假死為真而我猶為人猗

同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

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烏知禮意

禮生於道道出

於天人各有相生相愛之情故死而有號踊哭泣弔唁耐奠之禮乃邇其始而本無生無生則本無愛天不以秋落為殺物不以霜雪為厲蓋有形則有敝有新則有故萬代相遞一息不停斯天人之際性命之初也故喪不過三年毀不必滅性降殺其服各有差等此可以觀禮義矣郭子玄云夫知禮意者必游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

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真意哉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

者邪修行

去聲

無有

不見其所修之行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

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

不得其所命之名

彼何人者邪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方之內者

法方之外出世法也郭子玄云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澹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故夫觀其體化而應務則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

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

天地之一氣

人雖七尺之軀而天地備矣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竅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呼吸不異風雲通天地於一氣故能合造物為一人而

彼遊方之外乃彼以生為附贅縣疣音尤氣之時聚非所欣也

以死為決疣音換潰癰於恭反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

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於此為死於彼為生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

體如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

實同幻化四大假合故異和一相故同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福音

終始不知端倪可遺玄同於反覆之波總異物而孰先孰後

芒然無彷徨游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

業彼又惡能憤反土內憤然亂為世俗之禮以觀音貫

示眾人之耳目哉塵垢之外非方內而方外也無為之業相為而無相為也彷徨

乎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遊則無常曰丘天

之戮民也郭子玄云以方內為極皓明所貴在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一說雖然

吾與汝共之天刑之不可解子貢曰敢問其方分

內外而均謂之方道雖殊途必有統合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

乎道魚以水為歸人以道為宗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自方外以

共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由曠遊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

南華經卷一

若相忘于道術蓋彼猶有方此子貢曰敢問畸音

為無方彼以人遊此以天遊荀子天論篇云墨子有見於人曰畸人者畸於人

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順俗則違真順真則邁俗於人不齊而

所取於天者奢為天之盜賊故曰小人循世俗之

禮快耳目之觀所範於世者遠為人之規矩故曰

君子在天則私在人則公人之所貴天之所理顏回

問仲尼曰孟孫後三桓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

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冠魯國固有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常怪之上言游方之

樂此引孟孫才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道盡於斯矣幾於知天之所為非知之匹

簡返於太樸而人情好飾每有求簡而不得者彼

既已簡矣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

簡而至於無感無喪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

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而其進於知者以其不

知也一說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進於知生死

者矣簡擇生死而不得其異猶春夏秋冬四時行

耳然已庸心于簡擇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反覆終始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順造化而為萬物為雞為

知死生先後之所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化與不

夢覺已非特覺何以怪人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句且

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

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而心無

而非真實知其母實不死此孟氏為特覺也常覺

者與人無逆故人哭亦哭欲簡而不得簡乃其所

以如此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又安知

吾之為吾哉且汝既以未覺而所夢者亦未定也

隨其所遇無往非夢夢無往而不自得安知其為

夢也而吾今所言者亦安見其覺與不覺也佛告

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

皮肉雖皺見精不皺可見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在

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是文元問劉海蟾造適不

不死之道。海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求生乎。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適

則笑所詣皆適則忘適而不暇於笑矣因物可笑

適然而笑物自獻笑於我而笑亦不暇於排矣不

及安排以安排之非我也自然所為也雖有安排

而與化俱徂惡知已化哉斯遊於方外而侔於天

者乃入於寥闊而與天為一也寥天一者大宗師

也造物也自然而不知其然者也郭子玄云禮哭

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

移矣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益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辨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

軹。音上語助詞夫堯既已黥。音鯨刺面汝以仁義而剝

音義汝以是非矣。毀道德以為仁義汝將何以遊

割鼻南華經卷之八

卷一

六

一一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音灰

枝體黜聰明離形去

上聲知

同於大通

淮南子作洞於化通離形者墮枝體去

不此謂坐忘

李士表云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

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身無心而萬象皆吾身則枝

體鳥用墮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

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

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知

身本於不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

於身見也知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

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

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

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于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

乃坐忘乎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曰同

於大通同於化也同則物視其所一而

何好何惡化則未始有極何暫何常

而果其賢

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李士表云即妙而觀人之忘

麤而觀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江湖亦忘也即

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

桑友而淋雨十日

左傳云雨三日

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

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舉其詩焉詞感而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無音曲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此以造物無心作結，父母不欲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弗得，乃為自然。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謂之曰命，則莫之為而為，非天非地，非父母非母非已，所與知也。養所不知，以至於命，可以命物之化而守其宗矣。

應帝王

古之帝王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無心而任化者，德如淵而心若鏡，立於不測，游於無有，不斲為帝王而默應，帝王之道者也。不則為者，敗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群詐之所逃，用先識以華耳目者，渾沌之所鑿。知之為愚，可勝道哉？故問窮于

所知知窮而始悟。

行以告蒲衣子。

尸子云：蒲衣子，歲舜讓以天下。蒲衣子

曰：而乃今知之乎？

汝今始悟。有虞氏

不及泰氏。

三皇紀有。

泰皇氏循蜚紀有泰逢氏，泰壹氏皆上古帝王。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音腰。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非人，即天也。懷仁心以結人之心，則

求人而人得矣，非無為自然而出於天道。

泰氏其臥徐徐。

安穩。其覺于于。

自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從人所呼，不生分別。

其知情信。

其知道者乎？

其德甚真。

非欺德矣。

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

之於天道不期合而合，非有心入也。若知有所入，便非自然。

肩吾見狂接輿，狂

接輿曰：日中始。

人名。

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

以已出。

創經式。

義度人。

議道自己，表正於民。

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已制物離性已遠其非實德不可以治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功莫就而使蚤文音負山也

勝任不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曾弋繳之害懸

奚鼠深穴乎神丘皐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音

二蟲之無知聖人之治天下以治內也治內者治之以不治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也

若徒治其外制為經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後行膠膠乎以盡已之職任而已約束雖嚴人必有出

於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後以律令繩之則有矰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多

矣夫鳥鼠尚有此知百姓而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也聖人之治惟

因其自知則寓當於萬物無事而自成何必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天根遊於

殷陽殷山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非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為天下則非起於玄冥也無名人曰去汝鄙

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輕虛之鳥鳥排虛而飛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壘音浪之野無以

而求為天下於天下則後矣予之為人將與陰陽通氣與天地並行人貌而天也順其自足則又乘

虛無之氣凌空履妙超出陰陽之上行而無迹處而無滯人非其人物無所物以登道之極而出世

之外汝又何帛音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我將

也又復問無名三界以放予心汝何乃以治天下之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芒無形嘗無味而心返於太素母

返歸氣氣返循空順造物之自性而不陽子居字

朱戰國時人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如嚮應聲之疾彊

梁乎能勝物徹疏明無物學道不勸同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去聲技係勞形怵

出音心者也。百工以有無短長相易而為藝所縛束

何足擬聖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皮獵狻狙之便

執釐音釐之狗來藉繩繫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

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陽子居蹇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天下皆得自任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人

就足而莫知有莫舉名蕩蕩使物自喜皞皞立乎不測

存而遊於無有過者也之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

物自得其所樂者無功可見莫之能名所居者變所

遊者虛下引壺子見聖人之不可測者無有故也

鄭有神巫齊周禮女男巫職巫如國語謂民之精爽

曰現現亦通稱曰季咸名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時之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

走。畏其列子見之而心醉。向子期曰歸以告壺子

名林鄭人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妄名立矣名既已安

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列子見之而心醉壺

子曰吾與汝既作列子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淮南子曰衆雌而無雄

又何化之能造乎關尹子曰雌卵相生不知其幾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道以文

實爲根徒文非道吾所與汝者尚未盡其實也而

固謂已得吾之道乎有文無實猶有雌無雄根茲

不存孕毓何自且汝乃亢其一方以示信於世勝

其心感入之心若無心則彼所嘗試與來以予示

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季咸有心而感故每入

故每至皆曰示者猶禪家修觀絕待以照本立

大車以御正如懸鏡通川昏動不能乘耳地文即

空觀泯一切法天壤即假觀立一切法大冲莫勝

即中觀統一切法究竟一切性修之爲三觀成之

爲三德斯至人極深研幾之學而大定之門也大

定則心如虛空不着空見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示

之以未始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塊然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音向吾示之以地文

萌列子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地文者

木也萌乎似生而不動似死不正似邪無應無感

列子作矣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所以應用者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顯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不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音家是殆見吾善者機也。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功有也天與壤合發生之功

見矣視地文之孤陰不生者有間矣陰陽玄會而名無實實無名兩在俱遣不開其入將嗜欲淺而

天機深其自踵而發者如重陰之下一陽初動冬

春之際一氣潛回此生生化之機故曰善者機也

也有此生意季咸得不謂之生乎踵者人之大中極也機發而善常在極上起故云真人之息以踵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

之先生。列子多不齊。一作吾無得而相焉。應變者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調莫勝。是殆見吾衡。

氣機也。鯢。音倪桓。音盤之審。音盤為淵。止水之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列子有濫水等

九旋此處三焉。至人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地

則一陰一陽參和不偏大虛無朕天地之平也氣

機之動準若衡平萬法一致無有高下無有勝負

彼見不一故謂不齊耳淵者靜默之謂也水常無

心委順外物雖鯢之在桓流之與止未嘗失其靜

默也波流九變而此畧示以三矣歷三而九即九

即三陽數極於九而成于三耳大冲莫勝是鯢桓

淵也不震不正是止水淵也。機發於踵。是流水淵也。雖名實紛紜而獨居其極常泊乎無為而淵然也。若也。郭子玄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巫咸始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歿。見其天動而神隨便。謂之有生。

苟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則與變化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畏移後同不

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音類列子作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宗大宗師也變化無常而不離于深根寧極也無心而委物汎汎然無所知而世變事化為之非我類靡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因以為弟靡莫知其為靡也因以為波流莫知其為流也若類靡若莽蕩若有物若無物孰知其如何而無方以應不

可名狀相術既窮能不自失以前三者皆謂之機動之微而見之先故猶得而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

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矣且曰見吾社

德機見吾善者機見吾衡氣機皆曰吾猶立我也至曰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矣

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無可措目無可寄心此其所以逃也夫帝王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

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應一出其宗而弊弊然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物色之矣古帝堯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其狀之多變而蕩蕩難名者以此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音寬不

食音嗣豕如食人有物於事無與親不知其雕琢復

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列子作戎一以是終去

而存實廢心而任形雖處芸芸之中而其真不無散卒莫之變下悉無為而為之神以應帝王

為名尸祭主也有無為謀府聚藏也何思何慮無為事任

為而無為知音主明而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為

不恃盡一體而無所有馳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

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

盡其所受雖各有得而我見在實無所得如心經

云無智亦無得金剛經云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

無所得如是則離名絕相心源淨盡渾不將送不

然一太虛而已至虛體用如鏡照物

迎應而不藏高誘注淮南子曰應隨也故能勝物

而不傷可得應而過去心不可得則現在心不可得則未來心不

鑒鑒不以心能任萬感而不損本體所云大圓鏡

智也關尹子曰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張處

度云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南海之帝為儵叔音北海

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音混沌音沍儵與忽時相

與遇於渾沌之地儵然而有忽然而無不有不無

北帝情君水德也中央黃庭正位居體土德也梁

簡文帝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和合為貌神

速譬有為和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水能流火能燄土為冲氣五行四象全入中宮

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能收聽反視

以入虛無混融和合打成一片方是報德奈何以

聲色香味亂吾視聽食息之主緣六根而染六塵

因六塵而起六識煩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

永失真性一息快意萬劫難為七竅之鑿不可支

也七日之期曰人皆有七竅反苦叫以視聽食息視

亦何迅也食為三官又為三關二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不自然

日二耳鼻口為七竅強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即元氣也人

耳目之生耳目口鼻雖具而未有知識渾沌之全也知

識少萌好惡橫生客塵入而元氣喪矣故修渾沌

有佳徑至系

卷二

三

之術者視而不視聽而不聽食食求母息息歸根
萬有無有無有一無有得此者生天生地神帝神
王無南而陽無北而藏柴立乎其中中央周赤城曰
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儻忽渾沌者言水火
之用蓋儻言火中之水而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
之土則火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
不稱海而獨言渾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
胎生丹於渾沌渾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
火金木生成之氣儻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
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行盡得丹名由是
觀之則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撓敗之物一
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口鼻皆是
有形有質之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
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
而不知聖人能究其本源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
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
萬成一得其一萬事畢矣向在於面壁打坐行氣
導引乎楊慎曰儻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
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內篇總見始於逍遙終於應
帝王者言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
足也

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
之主得矣可以善已可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
則萬物契符而太宗師之本立矣措之治道而帝
王之治應矣此道歟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
不爲不足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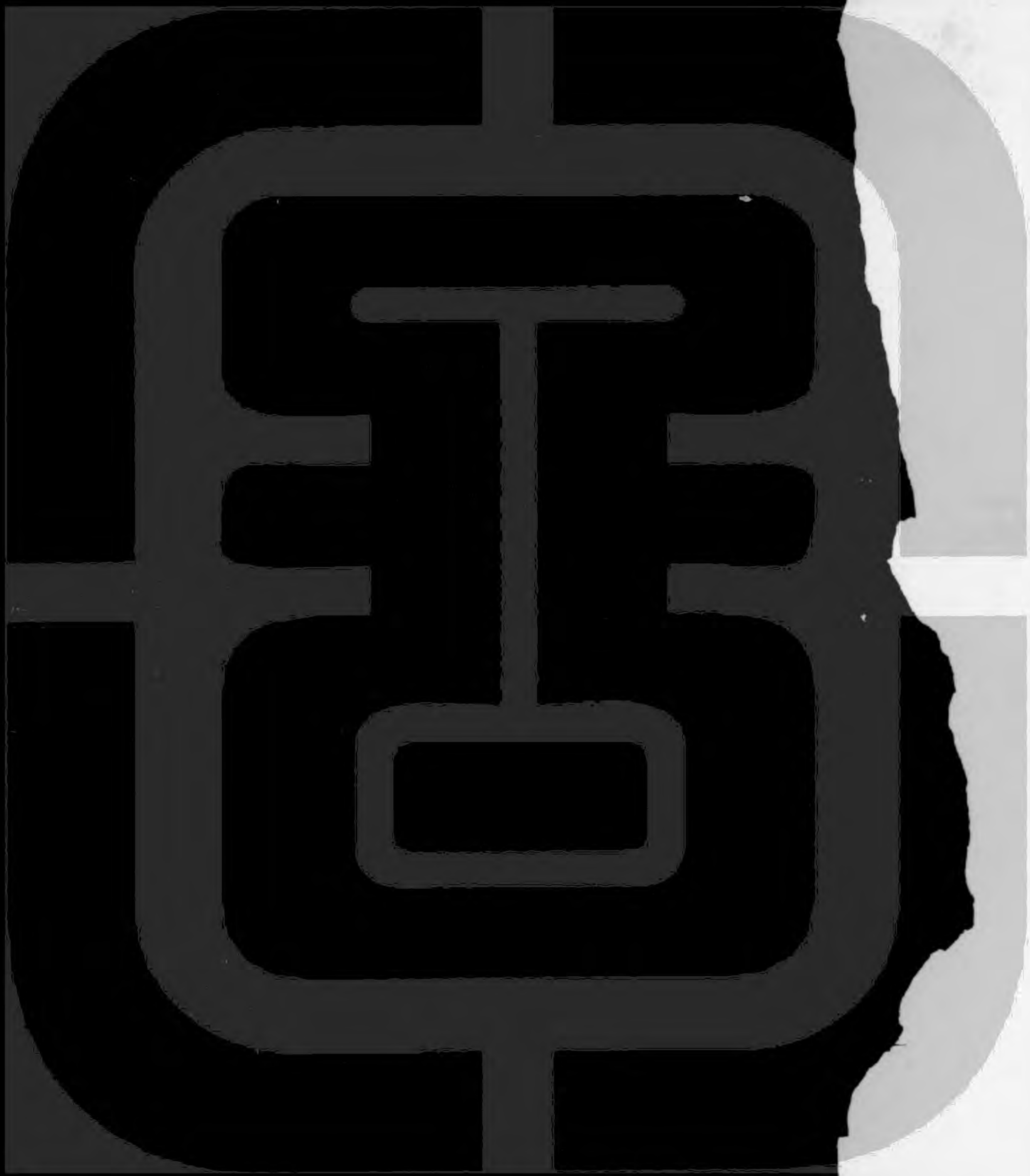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不為也



書名			
版別	冊數	3	紙
定價	30元		
編號	字第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南華經外篇臺縣卷二

延陵吳伯敬長輿會解

駢拇

內篇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二字命名以發內篇未盡之韞

然也苟能任之而不虧則駢枝贅疣與形相忘而君子小人均於自得凡有所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以物易其性而失其常也通章以道德為正宗以仁義為駢附未結淫僻與仁義之行而一不敢為則得失兩遺彼我各得恬澹無為以遊於道德斯不失其正而為天下之至正矣彼其正正者哉

駢拇

音母連合

枝指

旁生一指

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

贅

音餘縣疣音尤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

南華經外篇臺縣卷二

延陵吳伯敬長輿會解

駢拇

內篇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二字命名以發內篇未盡之韞

然也苟能任之而不虧則駢枝贅疣與形相忘而君子小人均於自得凡有所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以物易其性而失其常也通章以道德為正宗以仁義為駢附末結淫僻與仁義之行而一不敢為則得失兩遺彼我各得恬澹無為以遊於道德斯不失其正而為天下之至正矣彼其正正者哉

駢拇

音母連合

枝指

旁生一指

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

贅

肉餘

縣疣

音尤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

之本性有覺而德無為駢指雖無運動猶有覺性
 而無與於德贅疣又無知覺惟是委形而無與于
 性一說駢指受生而有非人所同得贅疣形後而
 生非生所本有侈之言多也皆無用之物而非吾
 人之受**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與物冥者無多也多
 其**列於五藏**去聲**哉**仁義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
 用**而非道德之正也**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
 失仁而**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
 後義**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去聲**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設仁義之教
 情自多於本用而橫生好尚**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色**五方之色青赤白黑黃
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

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鋒於百步外

多於聰者亂五聲

五行

之聲宮商角徵羽

淫六律

六氣之律黃鐘夷則大簇姑洗蕤賓無射

金石絲竹

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道德之極實冥昏默何音可審

何色可辯惟五藏情分而聰明用起滑亂於聲色

之塗支離於仁義之實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

盲自困也所困在於希離慕曠則枝於仁者擢

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德音濯

拔其卓然之節塞性然其自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動以奉不及之法非乎於人愧嘆而曾史是已

陸德明云曾參駢於辯者累瓦結繩滑稽不定如

行仁史鮪行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援以為同遊

不理如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句於古而

心於古而而敝跬音別譽無用之言非乎於此又

躡趾於彼疲精勞形而而楊墨是已。楊朱辯義墨翟辯仁郭子

玄云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策

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

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構杙之口而必競辯。故此皆

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至正則道彼正

正者。能正生以正衆生不失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天然各正異方同體

萬用俱全無所謂合無所謂短故合者不爲駢。附而枝

者不爲跂。音岐離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是故鳧。音符脰。音幸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

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以此損益皆憂知其性分任其自爾無憂可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斷。音効齒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

數其於憂一也。駢枝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仁義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

性不可治也。苟以爲非性而欲去之猶決駢拇斷

枝指也。既傷自然又益其疾則曷若兩忘而化其

道故存此駢枝之有餘與決斷駢枝之不足其不

得安性命之情一也。下申言仁義有無之胥憂

今世之仁人蒿。音好目。其心有憂勞不欲瞠視半閉而

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音滔左傳

貴富。音我之神而遠拯其難竭內之精而外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也。信仁義之非人情而棄情逐迹不以爲憂而以爲得此今古之大迷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修於性而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漸其德也修於德而待膠漆

樂响音俞聲仁義以慰安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多方為用情乃失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

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

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

欣生治生自不可已若為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不

常同不虧常得是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棄情逐迹

屬其性於仁義易其性於道德雖遊於夫小惑易

方大惑易性惑則亂道德之常失天地之性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獨舉虞舜者成聚成邑成招仁

義以撓天下也藏仁以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

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棄我狗彼以失其常然雖虞

以異矣則仁義乃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三代之流誰能不波外物

知道小人則以身殉音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

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臧

男而壻婢又亡奴並名

與穀

子孺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問臧奚

亦云奴周禮曰奚三百人

事則挾

音協

策

策同竹簡

讀書問

穀奚事則博

投壘

塞

與賽同不投壘

以遊

二人者事業不同

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

山名在河東蒲坂

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

今東平陵

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

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

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金屑雖貴著之眼中何殊砂土景星慶雲世所

上瑞太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淮南子作史兒尸子

云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

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

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於彼而我已喪

矣吾所謂臧

善其理也謂所得

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

德則至正不二不虧

吾所謂臧者

善其人也謂能得

非所謂

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性命之情是為常然任之

則不失不以物易不以身殉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萬方之耳目不係於離曠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則與性無多而聰明乃全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舍已效人雖若人而
先亡已蓋徇彼則與
 彼無窮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
 又生幻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郭子
玄云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
 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郭子玄
云愧道
 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
 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王雱雜說云率性者
 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
 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
 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
 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所謂淫僻也

馬蹄

御其真知乘其自能則萬里之路可至而
群馬之性不失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

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
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莊子之旨矣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

而陸

馬立于陸其足
必有跂起者

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為義

臺路寢

正室無所用之
榮華

及至伯樂天星名士
典天馬秦

穆公時孫陽善
馭故取以名

曰我善治馬燒之熾

剔之治其刻

之

削其
甲

雜音洛

籠

連之以羈絡其
首

鬛音的
其足

編之

以阜

音曹上
有內外

棧

音湛以板禦
濕而承馬足

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排列

前有櫪

音掘

馬
銜

飾纓之患而後有鞭

帶皮
皮

策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

始以撓其形而不免死既乃撓其性故

之為善斯不善也

陶者曰我善治埴

尚書傳云土黏曰埴

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

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以不治治之

彼民有常

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

織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以得同此德者即為至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音田

其視顛顛

專一

當是時也山無蹊

音芳徑

隧澤

無舟梁

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近而足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混芒

得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家殊而俗異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闖

窺同與物無害故物馴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尚不知孰與異類孰

為同類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

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

素樸而民性得

矣

何以知欲為

及至聖人

聖跡既彰而仁義禮樂已離真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

即有斯弊也

蹇蹇

音別薛用力貌

為仁蹠蹠

音提支矜持

為義而天

下始疑矣

信貌難

澶漫

音但曼縱衍

為樂摘僻

多節

天下始分矣

心與迹判有疑有分而大朴散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

犧樽酒器畫犧牛像以飾樽白玉不毀孰為珪上方銳珪下方瑋半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

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摘樸為華天素殘廢夫殘樸

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

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大計反喜怒之常情馬知已止此矣真夫加

之以衡轅前橫木音厄扼音厄齊之以月題施馬額鏡而馬知

介倪獨出睥睨闐扼驚曼曲頸於扼以抵突也詭吐銜竊齧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則有力

竭而能作者作態則多變力竭則思逃此盜賊夫之謀而馬知窮以入也非其罪也窮之者罪也

赫胥氏其為治也尊民而重事禪通紀敘在葛天氏之先之時民居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

矣真能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天下之形縣跂

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不自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

安不自好知並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

過也知且好矣馬能同于無知利且爭矣馬能同于無欲不可止者勢則然也非聖人之心然

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而見素抱樸真性乃足

胠篋聖人之治常欲使民無知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

之所出故終始以去知為治好知為亂蓋至聖至智反為盜資至德至治絕聖棄知

將為胠音區從篋探聲平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

必攝結絨滕音供固局音恭鑄音決此世俗之所

謂知音智下同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走唯恐絨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音向之所謂知

者不乃為去聲下同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

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聖知為可尚之迹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音古之所布

漁于水耒犁耨耨之所刺耕于方二千餘里闔四境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夫三

五黨為州五比為閭五州為鄉曷嘗不法聖人哉齊自太公經制立法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迹者已去然而田成子齊大夫名常敬

於田故以陳氏為田氏一旦殺音弑齊君而盜其國弑簡公事在哀公十

年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不盜其法無以盜其國故田成子行陰德於民以

大斗出貸以小斗收是借聖人之法以行其盜賊

之私操莽之金滕惠卿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

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

世有齊國自敬仲至田莊子九世知齊政則是不

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聖知愈至而大盜之資愈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紂剖其心

萇音弘弘音肥脰周敬王大夫放蜀而子胥靡楚人

吳為夫差所戮裹以鴟夷之皮沉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暴亂之君得竊聖法而據斯位以放其毒故跖之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

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

未之有也世俗所謂聖知者以聖知之法所謂至

此而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此為由是觀之

盜則是以禁盜者而反為盜之用矣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郭子玄云聖人雖不立尚於物

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故曰

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音寒丹圍楚會諸侯

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

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酒易魯酒進之楚王以趙

邯鄲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

天下始治矣脣齒以况相因魯酒以况非相因聖

不相為用則聖人之生大盜之因也盜不足責而

聖人深可責矣掊擊聖人而我朴自全縱舍盜賤

而彼姦夫川竭而谷虛水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

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平丘非以實

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

天下平而無故

事

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所謂死者，非死

其質惟不生其心而已。向子期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已死者，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郭子玄云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

稱衡稱

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音徒印也以信

之。天子諸侯至有司皆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竊鉤

帶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

存焉。

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一法立則一奸生，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有司得按法而加

誅竊之大者陰施而陽設鬼隱而龍匿，人不及覺，反為其招而侯王得國，鋪張仁義非其心也。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

趨

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

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郭子玄云：「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

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乎？以權衡

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

者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故曰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利，不在重聖。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本一

知作聖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重聖尊

天下人得而竊之。是與天下共此器也。此逐彼揭。決裂必多。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擿高誘注曰開玉毀珠。小盜不起。去其所資則未

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音丹殘音盡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得

稱引古昔而擢亂六律。抽其長短鑠音藥絕音焚竽瑟。

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聲音離曠

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

折音力工倕音垂之指。倕堯工人周鑄鼎鏤倕身於鼎

大巧也。夫以蜘蛛蝂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

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

棄。而妙匠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削。曾史之行。鉗閉楊墨之

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效彼則失我

彼為亂主矣。同乎無知。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消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壅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互相誑誕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淫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音藥火光銷也。三蒼云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事不

所能。則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則羣性無不

適德。不過於所得。則羣德無不當。此法之所用也。

南華經卷之八 卷三

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子獨不知至德之天下奔馳潰散而不能自反耶

世乎昔者容成氏亦曰庸成守羣玉之山先王之冊府大庭氏姜姓

曲阜故魯有伯皇氏姓栢名芝居中央氏亦曰中

大庭氏之庫栗陸氏民始叛其臣東驪畜氏或即軒轅氏作

帝帝里子諫而被殺赫胥氏又為赫蘇氏其尊盧氏居

空桑之北見轉蓬而制乘車臺之陽是祝融氏聽弁州之鳥為伏戲同義氏大昊

為宗盧神農氏炎帝教民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書契足以紀甘其食美其服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

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若此之時則至治已至德至

同玄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盈

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不終足

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

知之過也知而好之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則非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柄弋繳

機弩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魚網罟音

笥音苟取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格所以施

註云格羅落鳥罝音嗟罾音浮之知多則獸亂於

澤矣猶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知詐漸音毒

計深頡音滑亢屈堅白解垢散亂同異之變多堅

同異辯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

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

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者所本無已知者所固有不善者眾所捐

已善者眾所尚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復於無為則美與善皆非性命之情也是以

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毀四時之施。喘矣。音軟之蟲。微息而動附地肖。音消

翹。音喬之物。飛天者蜂蝶之類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

之亂天下也。吉凶悔吝生於動也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滑亂羣生則胡可不忘其

哉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上聲種。厚之民。而悅

夫役役。事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哼哼。音諄

之意。哼哼已亂天下矣。哼哼者迎人以意逢世以

於多言也若悅佞而惑于其意必且好知而不能已

在宥。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存民宥眾非

乎非物者大同乎物矣處無為而物自化其

乃為天道乎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為

而實無為也首言在宥天下者欲安性命之

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莫若無為而三帝之

仁義三代之賞罰皆足以櫻人心而賈大亂

故廣成之謂天雲將之遇天皆以無知無為

為治身治國之要樞也末自無為中翻出不

可不為又自不可不為而歸之於為無所為

總之以天道設教而已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在者只以此身

寄於天下優游自在性相如如惟其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淮南子曰在上位者左右天下不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治也無庸昔堯之治

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靜也桀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樂也。治亂雖殊使物爭尚畏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人生而靜安有苦樂苦樂失其性斯遷其德矣無之。乃可長久人大喜邪。耶毗。助於陽。大怒邪。毗

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參同契云刑德

並會相見歡喜有生其反傷人之形乎。苦樂生喜起有殺伏和氣乃成

陰陽過喜則陽舒而有餘過怒則陰沉而有餘二氣沴於心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將節令爽其期舒慘乖其度既以亂人之性又且傷人之形非可長久者也夫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情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使人不得安其性命之情治天下之過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喜怒哀遂于一已之偏得失集乎百姓之懷令人情不當所形無定宅百慮昏亡萬事失落廢以半塗而不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鷺。喬者矯已而過於亢鷺者攻擊而過於猛而後有盜跖。惡曾史

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

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

善

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

南華經卷二

下者。匈凶音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

罰不能勝窮天下之大不足以給賞罰之用而三代以下遂尋其迹莫返其本終以所寄為事實罰

日勝於是懼斧鉞之誅而又慕軒冕之貴競貨利

以謀而一生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欲

安其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

也。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

聲也。性命之情不暇安者不特為賞罰所亂而遷

淫其性何者清淨中不着以一物入者有名有相

皆屬伎倆達天德者化為應迹過而不留既不安

其性於彼矣又且屬其性於此即此悅樂之心便

為情塵轉生意障蓋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

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

理也。德理自然仁義說禮邪。是相於技能也。說樂

邪。是相於淫也。禮樂為外悅則着相不助之而愈

淫已溢于聲色說聖邪。是相於藝也。多能說知邪。

是相於疵也。知詐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乃始嚮音卷卷音拳愴音囊而亂天下也。必存

者則不能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尊乃務其存

縱任自然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音齋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於此八者非特過

乃復尊之以為貴非齋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

進獻播之於詩歌侑舞而荐之於清廟明堂愛慕

不已豈不甚惑哉吾若是何哉付之不得已也故君子不得已而

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迫而後動任其自為斯恬愉之至也故貴其一作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愛其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則不輕

其身愛則不危其身以身為天下而非以徇之斯無為矣故君子苟能無解其

五藏無擢其聰明五藏不散而淫于仁義聰明不引而屬于聲色尸居

而龍見龍備文彩不見而章前所云示以地文也淵默而雷聲雷聲

雖不言而信禪家所云是神動而天隨應機以往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者氣薰而上蒸也累者微塵聚也消息以時

至若游塵之自動惟其所之而無定迹使有罪者自受罰而去物亦不苦我亦不覺有功者自應賞

而往物亦不樂我亦不知所謂在之宥之而已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無為而成

患不能無何暇於為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

人心不治何由而善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撓之則傷人心其自善

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音彫

琢而人心為人所排則抑鬱而下一或進之則希慕

怖也如殺將恬淡習為側媚以倭勝已之人能使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而已之廉隅盡喪蓋懼排希

進之人其用心如此其熱焦火急燥其寒凝冰戰兢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潛於方寸游於千里纔一屈伸而更歷周巡神行之速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音僨僨音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百為退聽潛於九地之上憤起無時驕亢起出于九天之上憤起無時驕亢

難御不可禁制者莫如人心也故金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此皆喜怒哀樂并積之所生人之妄心也而恬淡素朴人之真心也然心豈有二乎曰妄本無體由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波息還歸水妄滅即現真圓覺經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菩提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人心不可櫻而此

於為而仁義之迹見後世之心必且始以櫻者不能冥

股無胈音跋白肉一脛幸無毛以養天下之形已役

以康愁其五藏以為仁義仁義百出五藏決矜其

血氣以規法度履仁蹈義初度立法然猶有不勝

也無如天堯於是放驩兜平聲高誘於崇山南極

投三苗饕餮於三峽音危西流共工官名即於幽

都北極誘曰此不勝天下也德化之不能夫施音

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仁

之端一開則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而儒墨

卑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

相譏而天下衰矣彼此是非莫大德不同而性命

爛熳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

矣知無涯而於是乎鉞音斤鑕音鐫制焉繩束墨

殺焉椎音槌鑿決焉刑也天下脊脊音籍大亂

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音堪巖之下而萬

乘之君憂慄乎廟廊之上今世殊死者死法不同

欲以生殊死相枕也。析音杭楊音械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音利跂音離者相推也。刑

舉其臂也。乎桎梏之間意平聲甚矣哉其無愧而

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榘音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音芮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

也。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使

之徒乃欲抱其仁義聖知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

知之所致乎蓋析楊以接榘為管而桎梏以枘鑿

也。曾史之不為桎梏跂音矢音切也。曾史之不為桎梏跂

也。曾史之行桀音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聲

也。治而大治去音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已

能朝令音聞廣成子在於空同音山在梁國虞城東三

斗極為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

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音天地之精先天之祖

為五行之佐使之各得其職則二氣順軌而庶類

熙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音道為無名之樸故質散自而

治平聲天下音雲氣不待族聚而雨音陰陽之

和音至也草木不待黃而落音隕落不必霜雪日月之

光益以荒矣音天地之精不能供有心之耗故荒亡

先受而佞人之心翦翦淺短貌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音閑居三月外天下外物矣黃

風釋累離羣乃可反質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其真以治身其餘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音掘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窈冥冥遠而不

以形容道妙總一無字蓋無形無質其中有精極

之而昏不可知默不可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凡可知可言非其至也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吾人若何而體

自見忘聽而自聞如沒有視聽一般令神不散亂

退守其舍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夫人神好靜

而欲牽之神好清而心擾之欲非能動人心先自

濁也誠抱之而必欲其靜必得其清令纖塵不止

萬誘乃寂則在無勞汝形勞則不能靜矣無搖汝

精搖則不能清矣不清不靜豈深根固蒂之道哉

動多知多敗害不貲矣其何我為汝遂於大明之

上矣赫赫至陽至彼至陽之原也赫赫發為汝入於窈

冥之門矣至陰至彼至陰之原也肅肅發天地有

官陰主乎靜陽主乎動各司其職陰陽有藏陰中含陽陽中含陰互藏其宅慎守

汝身物將自壯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直探天地之

根而上下自如彼我同證直相與窮無窮而極無

極矣且汝曰養民人遂羣生者將必有役使之官

葆孕之藏以求其壯盛也不知天地官陰陽又有

官天地者陰陽府萬物又有府陰陽者是窈冥昏

默而至陰至陽之原也即此互藏之宅為吾身歸

復之根而慎守之內不令出外不令入則命物之

宗而守其化不求其遂而物自遂矣蓋我守其一

我不失一而物無乖和自然之理也

以處其和何謂一先天真一之炁所謂天地之精

虛靜天師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

自回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候候加

謹密審察調寒溫一後之所言獨有也和後之所

言大同也一即丹家所謂火候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物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矣吾形未嘗衰神守形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

之謂天矣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

而人皆以為終窈冥不可窮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

極昏默不可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

上見光而下為土道無不胃而見有所止皇者上

事隨世上下以應無窮失無窮之道則自囿於一

隅上見光耳安得與日月參光下為土矣安得與

天地為常今夫百昌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土以成物

南華經卷二

葉落歸根臭腐神奇轉相化也下為土則反於土矣人未有不死者汝何以獨存去此入彼是在得者吾道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無窮而獨往故去汝而至彼人有窮而我無窮人有極而我無極人盡死而我獨存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泯乎遠音去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我與天地為常綿綿若存近

燭在前遠我則昏矣凡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

真我也我之為我以死生雲將也東遊過扶搖風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或云東海神木之枝而適遭鴻蒙元氣也鴻蒙方將拊音甫髀音髀

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音敞然止自失貌贅然立拱立

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止

對雲將曰遊遊門一字偈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陰陽風雨晦明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為之柰何與黃帝問同鴻蒙拊髀爵躍掉音搖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渾沌死於竅鑿大樸散於雕

遇再問猶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我

邪天忘朕邪天以稱之恐其遺已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游周流不知所求無所求也猖狂軼蕩不知所往無所往也

也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所求所往不知而自得是也天遊者矣無妄真也天真

遊衍萬境縱橫真有不力與其間者然容絲以覓天真何

惟無心始見若欲于紛紜不可試也

所庸吾觀何所得吾知易曰无朱子註云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

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迹而迹自

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天示朕以默故曰玄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羣然

及昆初無彼我解別其類便生嫌忌機心災及草木禍

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治人之過甚難

難僊僊乎歸矣為遊也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體去其贅躋踈之吐爾聰明變以息天下之辨

倫與物忘不生分別大同乎滓溟音幸泯帝系譜

心釋神莫然無魂此心全同乎法界則心且解而

然以其形立而巳豈非處無為之至者乎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物且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難

僊僊乎歸矣

一言鴻蒙曰意

體

倫與物忘

心釋神莫然無魂

然以其形立而巳

物故自生

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是惟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若知而

復之便與復垂蓋物本無名不生分別物本無情順其常然若曰此名無知則問其名此果無知則

闕其情如物之方生別其根而視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矣幾何不以其根而視之則失其自生

觀無爲之不可也故無問無闕乃處無爲自生自化咸得其養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四句乃悟後偈始苦於天忘天

難而孰知有天降天示乎玄天不遠近再拜稽首

起辭而行寂爾有歸恬然無問世俗之人皆喜人

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

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

心者曷嘗出乎衆哉衆皆以相出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

大殊於衆而爲衆主矣若亦欲出因衆以寧所聞

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取乎三王

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一人有限衆人無窮因衆人之聞見以安穩自己之

聞見則已之不如衆多矣而欲以已爲人之國者不自寧而擾亂之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是徒求

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其有爲之患也一說欲人同已而不欲其異已以已出於衆人之上也夫衆

人既與已同矣則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且以已之所聞必欲人人歸向而後安則一不勝衆矣以

此而謀人國者欲得其利不備其患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此當時歷騁遊說之士也此以人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爲人之國以倖

已之成以倖而階喪已與人俱無成也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

者也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悲夫有
豈通哉故一已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

土國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夫一作物物者

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

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有大物者心乎出衆

與物羣者也有物則有有則耦非物則無無則獨

蓋物不可以有御而可以無宰明乎無物者豈直

樞紐治功亦且縱橫造化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

二之而六合九州之間一出入倏往倏來惟見

其獨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昔長慶坐破七箇蒲

團一日捲簾大悟曰萬象之身獨露身爲人自肯

始方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人皆自異而我獨玄

不得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

不貴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形必有影聲必有響隨予

不以我教之而隨其所有以應所云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使物各得所願而我不先之此叩彼應有

配合之義非能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

自立於獨者也捷捷音捷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若獨有至

處於無聲矣安得其響且行於無形矣安見其方

而提挈萬有即於芸芸捷動之際適歸其自復之

入六合誰爲其依獨往獨來與日俱新誰爲其緒出

蓋既無端矣豈有旁耶既無旁矣豈有始頌論形

耶此爲游無極之野而大同乎溟濔者矣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形軀

有其孰有之觀有者昔之君子行仁義禮樂之教而不

之立隆於古也觀無者天地之友乘道德之正而逍遙於

大同也然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

是無中之有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

遺物若觀有觀無分作兩段則所謂無為者一切

淪於幻空而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故下歷舉

不可不為者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萬物雖賤無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

又云任賤者貴因卑者尊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事藏於彼麤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雖麤迹遠而不可不居者

義也當乃居之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節而

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嚴一節崇禮則周以上具言

行之則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

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中者不過而高者崇

者變易也天之所為人不可知不可不為追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壘音出於道而不

謀天至而不容不為助則不神德積而不能會於

仁而不恃則同於仁而不居於仁恃薄於義而不積

近於義而不集於義率應於禮而不諱自然符會

性居當非事事求合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直前勇往

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更恃於民而不輕因無因於物而不去上聲任物

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道為貴則物為賤然能

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物物者非能絕物此無

為而為者必循其器以反其宗。不明於天者不純也。賤不可不為。況其貴焉者乎。不明於道者悲夫。

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然可不為者非有心之為也。明乎自然任其天而不助斯不累而純於德矣。不謀而通於道矣。載道而行何所不可。而仁義禮法一以貫之。彼不明於道者悲其不察道之所謂天所謂人也。何謂

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自然有為

而累者人道也。有為則累。主者天道也。一無所為

臣者人道也。不可不為。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此君臣不在朝廷貴無為而賤有為也。不以無為為尊而以有為為

累乎在

天地。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天地明君德者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

也。玄古之君人見其應物多方。不知其剗心無為之所致也。立本原而知通于神有沛乎

為萬物逝者則為王德之人而德不衰矣。德同於初入於天。是謂玄德。而欲與德同性與

神一何是非。何美惡。即堯舜之治。武王之師。同。一道矣。至哉渾沌氏之術乎。可與均治可

與上神大愚大惑。與之皆存。釋之。不推。照曠。混冥寂感。為一異哉。象罔可以得之。而自以

為得者必不得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君

原於德。而成於天。非德無以出治。故曰玄。古之

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一有作為則為人道

不散為器。故下文有名有。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

正無為言之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卑高以陳

君有為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事非一人之能

其職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有唱則從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一本作通於天者道也行於萬物者道一作

義也道與萬物俱上治平聲人者事也事有大義上

能有所藝者技也技乃曲藝下技兼於事事兼於

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精者也事

無粗皆出於自然故觀天下者統於一道而君天

下者不離乎天德焉兼者合二為一之意分而兩

則道器故曰古之畜音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

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老子曰通於一而

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道兼於天故善養天下

道而已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夫子曰下云夫

老聃此夫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音枯字義云心焉有心則累故當

斯道無為為之之謂天天道自然無為言之之

謂德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

同之之謂大無所不同亦同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

相包有萬不同之謂富萬類滋茂故執德之謂紀德

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乘

真而為綱循至理而善建順君子明於此十者則

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

南華經卷二

韜載乎其事心之大也不剗則不能韜有物實之也也條除若事空曠無垠乃

載洋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往乃侔覆載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高誘注云舜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

以塞貪不利貨財乃能忘我不近貴富自來寄耳

淫之欲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天壽不二不拘一

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利公

淡然不謀財之豐已貴為天子忽然不覺位之華

身夫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

顯情病也一有係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若

於心則不大矣所顯則有之明乎萬物之皆備於我而韜無盡之

藏死生之往來于前而洞一致之觀將內重外輕

而以此為顯王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寂然謬

天下不為顯也

溜音乎其清也湛兮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故金石

有聲不考不鳴後感而萬物孰能定之以為無耶金

鳴以為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即一金石夫王去

而萬物之所以然所以不然孰能定之

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音智通

於神易曰素履往蓋素則無所於雜矣任素而往

自生立天下之大故其德廣通於事者沉鬱而易

本知天地之化育外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所謂通者不將不迎感之

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知形所自生德所由明而務養形以盡其生守

德以燭乎道則有為有知不名為王德惟德廣而任其所出聽有物之自採則事心之大沛乎為萬物逝矣此其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人廼為王德

曉明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答

焉。本原者道道可視乎冥然無形道可

聽乎泯然無聲然不見而中有真見者自見非見彼也不聞而中有真聞者自聞非聞彼也獨往獨來不昧不逆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神所通也

能精

氣焉

此獨見獨聞者超于聞見之外行于聞見之中不以有聞見而有不以無聞見

而無極深于無物而能物物極神于無形而能形形玄之又玄無而不無也

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

高誘註云天時自騁

道要其宿會

大小長短修遠

至無而至有隨所採而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時行而

時止恣所往而必逢其原各歸其根能大而不能小能長而能短非修而若修非遠而若遠應接無方神妙不測體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

崙之丘而南望還

旋

歸遺其玄珠

李士表云赤水之北源含陽而

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擾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

明聰

索之而不得使喫

音乞

詬

音寇言辨

索之而

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

可以得之乎

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

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知窮於所欲知日窮於所欲見口費於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性本無知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性本無見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

性本無言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去知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得之也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互古互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為覺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披音衣直既以相師轉而相非

無祖而師可非也况于三王况于孔子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與天相配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為邀致許由

曰殆哉危音岌岌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

給數音朔以敏應事敏捷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有以

為而求合于無為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敏給

其禁過也必果然過生于聰明而又役智以禁之烏知即智之所為乎與之配天乎

彼且乘人而無天與之配天則以人擬天矣夫以

之大必且竭人之用而因以乘人必且鑿天之真而遂至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

支離方且尊知而火馳紛逐其慮郭子玄云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

方且為緒使不知其本為方且為物絃音核不能

物所凝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

而未始有恒四顧而物羣然應之物未能忘我也

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

為眾父父治亂之率大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

也族同居之眾也祖眾父之父也眾父者出于眾

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

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不欲之心便有

孰若因物而付順。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其至而我不累乎。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害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

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藏富於天。

下
夫聖人鶉居而鷡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鷡仰母食鳥飛

空而無迹皆無心之至聖人無意而
安仰物而足行無轍迹自蹈大方
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時隆而隆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間同郭子玄云雖湯

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聞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

至於帝鄉生而抱神沒亦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沒亦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貌

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老病。莫至。身常無殃。動則。

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

功成身退言盡辨已可堯治天下伯成子高變通

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蓋行邪。無落廢吾事。俚音俚乎勇壯貌耕而不顧。郭子玄云。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何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苟遠迹於子高。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

知而寧極耳。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此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

復之要。初者。化之始也。泰初者。又造化之始也。泰初所有者。無亦未有。無之名也。無名。天地之始也。泰之所起也。既有一矣。且得謂之無乎。既以一矣。又孰見其形乎。物得以生。則有有矣。物各有其有。則皆得矣。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於穆不已。若

有分。如君之命。臣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正在授受之際。出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也。動以鼓萬物之出。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也。動陽也。留動靜也。陰也。陰陽交會。生理遂成。隨物而各足。一而成。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者。

不易形。乃見矣。形體既具。保合元神。則視聽言動。各有自然之儀。則詩云。有物有則。張子云。合虛與氣。

有性性脩反德然物得以生之理全依德至同於初

一所起而反於同乃虛萬有虛乃大萬有合

喙音鳴音喙音鳴音合音與天地為合言也鳴者言也合者不

無有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惟

不言者合喙以鳴則不言而言喙鳴以合則言而

一乃同天地之玄默其合緝緝若愚若昏謂其所

者非以此配彼之謂也當我緝乎不知我之為天

地察天地之為我而渾無痕迹故眾人智我獨愚眾

人察察我獨悶悶不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不可

知其所以合而合也玄妙斯乃同乎初而沛乎其為夫子問於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若循古而行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音宇分析是非昭昭

天若是則可謂聖人乎是非不惑而老聃曰是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解見應執狸一作之狗成

思繫而猿狙之便自山林來捕捷見丘予告若而所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

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

臭之至也蓋有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知無聞

禪如動與止對死與生對廢與起對此又非所謂
並存也惟形無其形治無其治而人以人治人治在
人之自治耳苟不忘所以治之心則為有已者安
能治人必忘乎物并忘物所從出則無心而無我
之至矣我與天一又何相倣乎聖人忘於天而入
於天者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

蔣閭姓勉音見季徹蓋季氏曰魯君謂勉也曰請

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陳

之吾謂吾君曰必服恭儉恭儉非忘拔出公忠之屬舉

而無阿私非忘公忠民孰敢不輯設迹以束民非季徹

局局大笑貌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

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轍音則必不勝任矣以有為而

焉求舉必不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

將往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投迹者眾亢

投迹不安蔣閭勉覲覲音覲易曰震來虩虩謂然驚

曰勉也汙同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言其風也帝王往矣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

蕩民心挈汝適復之撓撓而鼓之舞之以盡神使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教成於

易於無形各剪其知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孰知使之為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

滓大然弟之哉不肯多謝堯舜欲同乎德而心居

矣同乎無知同乎無欲其德玄同也欲同於德而

帝王之德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高誘曰。老而杖於人者。方將為圃畦。菜蔬曰圃。畦。十畝曰畦。鑿隧。音遂。地道。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音勞。貌。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器。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一作仰。而視之曰。

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

決音逸。湯疾速如湯沸溢。其名為榦音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

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械器也。用之為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純白。備之本。來性之初也。神之會也。

染以不。染故。白心。倏動于機。則神已受其擾。而純白之體。傷點染之緣。重猶風生。無靜浪。疊浪無行。

舟也。道曷載焉。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音蠻。上字。林云。目皆。

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

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比。聖。於

于誇誕貌。以蓋眾。獨弦哀歌。人不已。知而。絃歌自嘆。以賣沽。名。

聲於天下者乎。譏孔也。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斲喪汝精勞棄汝形以求及焉。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廢。吾事。子貢卑陬音鄒。卑。

自處於一隅。失色。項項音旭。自失貌。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

南華經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不能復其常曰始吾以爲天

下一人耳子孔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

可必中理功求成必底績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獨不然執道者德全乘乎其本德全者形

全內外不離形全者神全無勞汝形者神全者聖人之

道也神定而可載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同行

而不同知汙乎淳備哉芒白以備功利機巧必忘同亡

夫人之心心不兩載既有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爲獨任心志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言售警

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言違儻然不受天下

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

之民易以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託

修渾沌氏之術者也渾沌氏見因提紀是爲識其

一不知其二治聲平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

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

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非真修

也背今向古羞爲世事知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

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識一而不知二也知忘

神黜形以蘄道德之全不知行于萬物者無非道

因時任物之妙故知爲假修者也若真渾沌者都

以不知純乎返朴而為以不為順性自然抱神以靜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民然無迹豈必使汝驚乎渾沌玄同孰能識之所識者常識其迹耳此論無為恐或如漢陰丈人又不可以經世一云霧氣望之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

風一云扶搖大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

之民乎五行之內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

而不失其宜無曠職拔舉而不失其能無伏賢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為無浮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

因而任之聽其自為手撓顧一作指指四方之民莫

不俱至隨其指麾顧盼而悉皆嚮此之謂聖治願

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

動靜無所容心不思善不思惡是亦四海之內共

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恬音超乎若嬰兒之

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

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盡天下有

而日被其愛實無所依日遵其道實無所往循此

謂德人之容容者神人之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

光與形滅亡神者陽也與陽俱開遂於大明之上

關尹子曰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

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郭子玄云乘光者乃無光

此謂照曠

昭然其不昧曠乎其無所不受物障無復形拘道家所云入金石無礙步日月

無影郭子玄云空虚無所壞者非闇塞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

命者天之賦情者

性之所動性命無虧天地委順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

高誘云混冥人心中也約其情使還復其性而一絲不掛萬有歸根混則合而為一矣冥則雖

照亦忘矣曰盡情者過而不有曰復情者寂然不動至歸於混冥則無情之至昏昏默默與溟滓者

等渾沌氏之術也

門姓

無鬼

字一作無畏

與赤張

姓

滿稽

名觀

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

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

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遜之與用師未有勝負其間也先言征伐不及

揖遜後則併有虞之治非之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

何計以有虞氏為

均治則願足矣復何羨於有虞而尊以為君分明是亂而治之

也有虞氏之藥瘍

音羊

也秃

吐水

而施髡

音替

病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

進

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

之患瘍而用藥髮禿而施髡病篤而求醫進藥而憂病皆亂而求治也孰若無庸於治與天下相

忘於無事而同游乎渾沌氏之術哉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未有賢能

亦無上如標枝

處高而無枝葉疏云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民如野鹿

放而自得

端正而不知

平聲下同

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

去聲

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為賜

用其自動而不謝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

行無畔岸故無迹事無歆羨故無傳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亦何求於治哉

孝子

不諛俞音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家有諍子國有

諫臣忠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臣違俗而從君親而未知此其必然邪然而然善

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尊嚴不足以服物謂已導郭本作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受諛諂之名而有諛諂合譬飾辭聚眾也比物

之實期於相善莫能自返辭使人易聽皆言有枝葉而招致乎人者是終

始本末不相坐不為導諛而導諛是一人之身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既飾辭以為巧又

之具而不自謂導諛恥媚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

立矣而不自謂眾恥與庸愚之至

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

者終身不解導諛苟同大愚者終身不靈曉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天下大惑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

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

有所嚮求向至道不可得也不亦悲乎所行而善

可惑行不大聲古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音夫里則

可解也西華經卷八

嗑

音呷笑聲

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不以存懷

卑不受高也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俗能絨雅此天下未曾用聖而常自用

以二缶

一作垂

鍾惑

能與鍾不別其二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所言而然如歌聲之

惑耳不知可解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去聲

之又一惑也故莫

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婢音

憂既知解之不可得而強之使解

愈重其惑莫若即而同之順其所適則相與於無相與舉一世而就與憂鄰不尚同亦不獨異斯與

世混冥矣

厲

音賴惡貌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

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自知其惡而恐其子之似故人莫不自知而強以推俗者

惑矣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

采色飾樽

其斷

爲樽之餘者

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

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

性均也

道以全真爲貴真性失則餘無足論矣下又枚舉失性之由

且夫失性

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曰五臭

羶薰香腥腐

薰鼻困憊

音

中顙

衝逆乎人

自鼻而通於顙

四曰五味

酸辛甘苦鹹

濁口使口厲

垂

爽五

曰趣

取

舍滑

亂

心使性飛揚

往來不定

此五者皆生之

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物之亂性者聲色爲最楊墨雖於窮欲者有間然離析人我跂跂仁義其爲取舍滑心者害性多矣

使天下歸楊歸墨而大惑不解凡自以爲得而以天下惑也

夫得者困可以爲

得乎。則鴻鵠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外亂于聲色內

滑于取舍不以為失反以為得自我觀之直困而已可以為得乎苟以為得則鳥困於籠中亦為自得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有三義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

皮弁。弁攀持髮也以鹿皮為之爵冠也鷩冠。冠以貫鞞髮也左傳云鄭子臧好聚

冠。簪。紒。紒。音晉。紒玉佩紳脩長以約束其外。內支。枝。盈。塞。

於柴柵。策音外重纏音墨三繳音灼兩眈眈。音緩眈而視

然在繆繆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反縛其手而指可數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子邵

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非知其惑者終身不靈有不可以困為得者乎

天道。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本在于上未在于下而德教禮樂

仁義分守形名賞罰一切治世之具皆糟粕也明乎本末先後之序而能守其本夫何為哉天地而已天德出寧而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吾前而不知

其所萌變化之至也吾不能因時變易與世推移而有所凝滯去道遠矣故無為非一無所運也運而不積之謂也佛氏所云不著亦云無住

帝道。帝王天子之德。聖道。玄聖素王之道。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音關於帝王之德者。通於聖而南

處上而處下而退居而撫世廓爾大順之謂六通明於天而極天之南極天之北極天之西極天之

東夷然四解之謂四辟總云明白暢曉於帝王之德也釋經三乘功德亦云六通曰天眼通見遠方

之色天耳通聞障外之聲身通飛行隱顯它心通水鏡萬慮宿命通神知已往漏盡通慧解累世又

云道六通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則雖六通

也其極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非以靜為

於靜善之乃靜則靜從外萬物無足以鏡音心者

故靜也萬物自有本體自無以無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周禮曰匠人水地以縣准

視高下不差尺寸明王弗任而求水靜猶明而況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故

能明六通四辟明之至也玄覺禪師云澄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

曰平百慮莫加故曰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

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休

止於此也書之安厥止也禮之止至善也恬淡寂

寞之極也虛靜得之恬淡寂寞靜於無為惟虛則

真空而後真有一實萬分川流有序也虛則常靜

已而事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寂寞者

為也則無不為而萬品羣無為則俞俞從容自得之貌

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寂寞無為者恬愉自得雖有悲哀不能入

其中歷乎年歲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

本也推原虛靜之理出於未有萬物之明此以南

鄉去聲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無爵自貴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此履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可均

靜而聖。內聖動而王。外王無為也而尊。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

法智者大師疏云理無生滅謂之無為無為之理

眾聖同解解會無為結盡道成郭子玄云無為之

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

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

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

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

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下及昆

虫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無為者抱樸守素夫明白

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天地之德以無為為本

素與天地為徒矣順天所以與人和者。謂之人樂。

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莊子曰。吾師乎。吾

師乎。大本鑒音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無愛故無長於上古而不為壽。無期

所稱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皆自耳非此

之謂天樂。忘樂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雲

雨其死也物化。薪盡靜而與陰同德。其止動而與

陽同波。波行也如水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與天

無人非。與人無物累。化故無鬼責。德故故曰。其動

無累。無責

南華經卷之二

也天之至陽其靜也地之至陰一心定而王去聲天下萬

靡一常無其鬼不崇其魂不疲鬼以該神藏而不露魄以該魄載而不

倦一心定而萬物服心服乃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一虛靜無為而天地此之謂天樂知天

樂其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心有此

調天下天下人所待命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

主以無為為常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也法天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是下與上同德玄德不貸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臣乘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大道有序上與下

同道則不主主代臣司淮南子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

為對舉君主其要臣主其詳也然雖曰有為而其心固虛靜恬淡任事而不生事明此以北面舜之

為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音雖落包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析巧萬物不自說也不以我言能雖窮海內不

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天地之無為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

於下。無為為本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諸侯五

兵弓矢矛戟之運。德之末也。威武文德之餘賞罰利害。五刑

之辟。教之末也。刑賞教化之餘禮法度數。等差刑名比類。詳

悉治之末也。不以聲容為樂哭泣衰經。音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口悲

也。身服為哀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五者皆世法之末。從有為而生而精神心術

知未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

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夫音扶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

聖人取象焉。聖所不能違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天地尊卑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天地先後萬物化作

萌。直出區。屈生有狀。始化而萌盛衰之殺。等變化之流

也。天地之行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

道乎。宗廟尚親。昭穆世次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

賢。賢者任事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循於道則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不知其序是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次第只本

未先後自然之序。天自然也。先明於天。則道德已

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仁義已明。

而分去聲守次之朴散爲器用之爲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有分有守而形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而

不可不任卑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亮其情原

省已明而是非次之省其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賞從是罰從非本在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

其貴賤履位各當仁賢不肖襲情各行必分平聲其

能必由其名官能其事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平聲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各安其自

不識不知以同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本舉而未

順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古之語大道者明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

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驟

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音悟逆道而說者當後而先人之所治

平聲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

具具雖非知治之道道乃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治人而不爲人之所治用天下而不此之謂

辯士一曲之人也所語者非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事上者從未具畜下者先明天古人昔者舜問於

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音傲無告不

驕不廢窮民澤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死國

恤其妻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有心用恩情猶未普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與天合德者為而無為動不離日月照而四

時行若晝夜之有經常雲行而雨施試音矣神明之

子天之合也與天我人之合也與人夫天地者古

之所大也不為大而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不

美而帝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地天

取之至近作為泯於自然非有崇效非有卑法

子西藏書於周室藏其所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去聲史官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免官夫子欲藏

書則試往因焉因而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

不許於是繙音盤反十二經六經以說音老聃中

其說言方曰大謾汗願聞其要老聃以道德為宗

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論性則湛

物不著箇裏本來無字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

成成已不義則不生集義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

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

與物同春兼愛仁義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音噫。

下同幾乎後言。未說也佛云第二義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乃私也。物生不齊何得兼愛有意無私此乃甚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以自足

不待於愛各遂其私不待於公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

矣。又何偈偈音結用力貌乎？揭音傑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逃子焉。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郭子玄云：事至而愛當義而止

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

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三十五里為一

舍重趼音蘭足根皮厚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

壤有餘蔬，有餘而棄妹，不仁也。至仁無親也又釋名云：妹，末也。棄，未

學不教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物之生者熟者用尚有餘而復

事積歛老子漠然不應。言不屑意默為導也士成綺明日復見

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譏刺之心盡息何故

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失焉。自見

其巧智神聖則強受名矣自以為不及任其名之去留昔者子呼我牛也，而

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實辭名惡影逃形安可得乎吾服也，恒

有

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行也前云江湖山林之士服吾行常是如此非見以為當行

而行也一說常足

士成綺鴈行。

杭音避影。

雖偶其形而不取侶

其迹淮南子云道路鴈行列處

履行。

足遂進而問

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

特異

而目衝然。

直視而頽

頽。

音然。露高

而口闕。

罕音然。聲如虎

而狀義然。

自是似繫

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

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

凡以為不信。

凡機警之人意在馳騁如止奔馬躁括伺察而果行也自持其智巧而驕泰可觀

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不誠所為

邊竟

有人焉。

云北遊篇云中國有人焉此其名為竊信

則竊名之曰穿窬一說其

旁有人指而號之以竊

老子曰：夫道

有物混成

名曰道無在而不在名曰神無假名曰真

該未名曰本舉一即其三言三體則一

於大不

終。窮於小不遺。

無餘故萬物備。

不能廣廣乎其無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如是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德有其形故墮名相神之

非至人孰能定之。

定其

定則不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出世故不

天下奮楸。

音柄爭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

假而不與利遷。

有大物而不為累世競趨而不極與偕果其極真非利所能動也

窮物之真能守其本。

真至無假故外天地遺萬物

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

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後

而非其

賓禮樂。

以情性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神之所應

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世之所貴道者書所定定於無為與道德一矣

也書以載道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

有所隨從心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

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貴道而貴書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夫書之言皆形色與名聲也故視而

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

不足以得彼之情彼之情恒寄意言之表得之則而隨以意惟忘言絕書者耳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妙相絕名真言無字窮理

體極言桓公齊君名讀書於堂上輪扁音辯斲音琢

輪於堂下釋椎音鎚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

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酒滓

曰糟潰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緩易入而不堅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寸分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

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不古

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皆至焉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

天運

至治無事至仁無親至樂非聲古今為芻狗仁義為蘧廬而三皇非治六經皆迹惟乘無方之傳乃獲采真之遊而循大變無所湮者與化為人無自而不可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不運而自行不處而自

自止不爭所而自代謝

孰主張是？

屈原天問篇云何本何化

孰維綱是？

問天

篇云幹維焉係言天晝夜轉旋安所維綱繫綴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

邪？

闔闔轉徙日引日長若有所稟不得自由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孰隆

厚

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陰陽相和如有淫樂雲雨

相代如風起北方。

北方地高陽亢而有勸成

一西一東有

作

在上彷徨。

飄揚不定

孰噓吸是？

天對云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孰居無

事而披拂是？

鼓動貌

敢問何故？

居無事三字三用蓋機緘運動隆施噓吸

猶涉有為無事則漠然而無所為矣不為為之孰知其然重重微問要求一箇主張綱維者以現造化之精立

巫咸

古神巫也在殷中宗之時

招

音超名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

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謂上皇。

六極五常

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雨露雷自

滋自潤而常居無事所以不測而神也順之則為帝王之治而一履其極不失其常不敢逆也求無

事也唯上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雷雨噓吸風氣治德淳備功兼覆載雖有九疇之事而恒居無事

之地者順之至也。一云六商商宋國宋都大宰官名

蕩字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也。仁天之元氣

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曰：何謂也？莊子曰：父

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仁之至者統天下于太和元氣之中太宰曰：蕩聞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楚都

北面而不見冥山，海山在北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至仁

地而孝猶方隅也。孝者仁中一節之名也。無親非薄惡之謂也。無不親則無親，無不孝則無孝。有親

有孝之名而仁分矣。從殘忍悖逆仰而觀之，則孝

及吾之言非高視孝之言，乃卑視孝之言也。冥山

非卑從郢而望去之遠，則卑之矣。孝非小從仁而

論去之遠矣。故曰：以敬孝易，音異以愛孝難，以愛孝

易而忘親難。敬禮也。愛情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心親亦無心。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天下一家兼忘

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物我兩忘夫德遺堯舜

而不為也。為堯舜而不至堯舜遺堯之仁利澤施

於萬世，天下莫知也。仁天下而豈直太息而

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

皆自勉以役勞其德者也，不足多也。矜一節之行而傷百體之

和勞為德而德不足多惟放故曰至貴國爵并丙音

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有

貴而國爵非貴有至富而國財非富有至願而名譽非願俱可屏棄於不有矣況有乎至仁則孝弟

入者豈不可遺乎蓋凡可屏去者皆有變滅而道則未嘗變也所云常然也彼以有為自役而道常

無為北門北姓如西門成名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於民故名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

怠卒聞之而惑凡三變蕩蕩神默默口乃不自得無

能帝曰女殆其然哉驚其已解吾奏之以人微一本之

以天樂有五音六律人則聲之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太清

取節焉四句已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四句申上奏以人

而心和氣和則形化形化而天地之和應之矣然

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四時

而春夏秋冬更迭以起太和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萬物而根着蠕動循序而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濟舒慘

發生文也肅殺武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濟舒慘

應流光其聲蟄直音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聲布

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雷霆所以啓蟄始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隨之不見其終迎之不見

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

也。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債則一起繼之以變化為常豈有終窮而變化于一豈有等待初聞無窮之變如雷霆之聲莫知起債故懼。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調暢燭

之以日月之明。流光也所謂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為能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無窮為常豈有常邪異聲

同源愈在谷滿谷。在阬。音鏗爾雅云虛也滿阬。其聲流布無在不周

塗卻。同隙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奏樂者不

開聰明固守其神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是故。

鬼神守其幽。不離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吾止之

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止者常在極上住也流者隨變化而往也止乎其所得

不止行乎其所得不得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非

行若有止而又若無止

識可望之而不能見也。無聲色逐之而不能及也。

無形質儻然立於四虛之道。東西南北倚於槁梧

而吟。無所目知窮乎所欲見。目之知力屈乎所欲

逐。力之馳吾既不及已夫。不能形充空虛。乃至委

蛇。女委蛇故怠。無形之形遍虛空界此心遂放弛而委蛇矣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

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意既怠矣乃復奏之以無

怠起其天也天命出於自然順之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無不散發

無有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

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南華經臺縣八卷二

聲。昏昏默默而天籟自鳴雖聲而未嘗有聲也千變萬化而其動也不可方所其靜也不可窺測故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徙日新其變不主故常豈世俗之聲而稱謂之有定乎

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非世之習聞故為舉世所疑而考衷於聖人聖人者達樂

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自然之謂天機天理不逆而五德隨行豈待于揮布而視聽言動眩而

存矣不知其所以樂而樂矣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正此意也此之謂天樂。

無言而心說。樂不容言故有焱音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聲滿阬谷而不得于聽形充空虚而不得于見

求其然而失其所以然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懼則精神森爽若有怪徵怠則棄去不惜漸滅其迹惑而愚者

也應于自然而居於窈冥愚乃合道道不舍愚矣

懼則樂之德尊。怠則樂之德泯。惑則樂之德化。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

魯大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結芻為狗以解

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之未陳也。盛音成以篋衍。篋音司巾以文繡。

尸祝齋戒以將進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取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米厭也高誘

云芥入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更致他妖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

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火食死生相與隣。生去死無幾是非其昧邪夫水行

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吐回反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行周於魯是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古今之不相及也久矣必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直專反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

物有萬變環中以應而方所不立率是以且子獨

不見夫桔結音樞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居人之下惟人所用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

矜於治。三代不相襲期於合時宜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其猶粗查音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

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去聲以

周公之服彼必齟核音齟挽晚音裂盡去而後慊觀古

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

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先王典禮以適時用過時而不棄矯效必興不為民妖則

為世駭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

音貝

老子相人與沛近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

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道不出度數陰陽之中而不可求之度數

陰陽之中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

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

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

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道大變也中以外有主而止外以

得正而行真立於中不與物遷故內者不出器用

於外不為心質故外者不入有主於中而不出其

正於外者其惟聖人乎不出者立於不貸之圃不

外逐而取也不隱者循大變無所湮不內受而藏

也一說由中出者必得正而行而人不之受者有

止而中無所主者失其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道

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先王之遽音渠廬音舍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以久處。觀音構而多責音南。而多責音南。而多責音南。而多責音南。

然不可多取而仁義又不可以久處。久處則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若無迹然必假託焉者。

外不得正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平易不

貸。無出也。貸者損已以為物。君親不可獻進。誰其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真至無偽亦無為。以富為是

者。不能讓祿音夫。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音夫。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音夫。操之則慄。舍之則悲音夫。而得

則多恐患。失而失則自悲。郭子玄云。天下未有以

所非自累者。而各受命於所是。桓溫曰。貧賤日思

富貴。富貴又履危機。而一無所鑒。以闕視其所不休者。惛惛

不止。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教音君。莊子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八者。正之器也。於

顯融之途。則必任恩。任怨。有奪有與。諫上教下。生

善殺惡此。入者所以正人之具。不得不用者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音因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用所當用曰。正然

生死無亂於已。隨時變易。更無湮滯。乃不為境轉

而能用是器矣。是能用之者。中有主。外得正而行

真之遊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音嚙音音膚，則通昔夕不

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則夫仁義憊然受毒

狀自苦乃憤逆也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得吾子亦放風而動。如風之

摠德而立矣。德自立而乘之不失又奚傑然高若負建鼓高

註云樂之大者而求亡子者邪？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如鳴鼓捕逃無由得也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音鈴而黑。各已自得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朴其自然無容辯也名譽之觀示不足以爲

廣。忘名譽乃廣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

沫。未不若相忘於江湖。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必忘仁而仁忘義而義孔

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諫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渾然散而成章，然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御無

足予口張而不能噤。音音合也一本多予又何規

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飛龍在天雷奮于地天地自然之發動也時行物生

機至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寄見老聃。老

聃方將倨堂倨處堂上傲視乎物而應微問答之聲若寂曰：子年運

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老去求規發其言也子貢曰：夫三

年

南華經卷之二

南華經卷之二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聖人之名常存而

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

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治而湯

用兵。伐桀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一民有其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

譏而強哭哭以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

親殺。去聲其殺。民心尚親則不可與疎者而民不非

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欲民孕婦十月生子。應

地十千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始笑

誰者分別人之聲則人始有天矣。速成亦禹之治

天下，使民心變。故人有心得兵有順，殺盜非殺。多

而兵革與兵革與而順人自為種。音而天下耳。人

逆分故殺盜者無罪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

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其始分別離析猶

女德色諄語同冠裳於巾幘矣郭余語女：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悖日月之明，下睽乖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

知慤音於麤音蠱音之尾。螯鮮規之獸，逸莫得安

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

恥也子貢蹇蹇然立不安子貢初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

今且通毀五帝以及三王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古熟字知其故矣

以奸于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鉤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當然為履已然為迹相待而各不相知若

一泯於自然則迹象俱捐口夫白鵲鵲音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鵲以眸子相視而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

下風而風化蟲以鳴聲相應而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云

曹爰之山有獸如狸而有髮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雌雄而生風化者

機動於此神應於彼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性成于已命出于天時者天道不可壅道不可壅當順而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化則無失焉者無自而可

迹則鳥可孔子不出三月復主見曰丘得之矣烏

鵲孺孕乳魚傳音沫魚不交仰其所細要音者化

蜂屬取桑蟲祝使似已有弟而兄啼舍長而視幼

三類具胎卵濕化之義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人與造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人。

自非脫體造化何能提挈萬有常居無事之地乃成九洛之事

其化乎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無自不可得於道也

刻意

平易恬淡故德全而神不虧此純素為養神之道也惟神是守與神為一斯淡然而無

極而眾美隨之矣何以刻意為

刻意尚行

法聲工苦用離世異俗高論怨誹不遇

非世無道

為亢

已峻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

不可

枯槁

若鮑焦介推

赴淵

若申徒狄

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

信恭儉推讓為修

已潔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

先生

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為治

理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

之人致功并兼

地功而者之所好也

就數澤處閒曠

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

無所作為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

呼吸

吐故納新

出入

遠遊篇情氣入而麓穢除

熊經鳥申

若熊之攀息若鳥之嚙呻導氣令和引體令柔高誘

曰經動搖也申頻伸也

為壽而已矣

淮南子云食氣者神明而壽

此道

導音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樂山藪者往而

不返仕朝廷者入而不出恬教誨者屈而不伸耽養形者存而不忘是非真性之然刻削其意而然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無為而無

乎不為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澹然無極

無底止

而眾美

從之備萬善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聖人得天地之道故

曰夫恬惔音談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所好爲美衆美之從無不有也而本之澹然則無美之中至美悉具故曰平日質非

夫寂寞無爲則危故曰聖人休句休焉則平易矣

其平而喪其質也休於無爲則雖平易則恬淡矣履其平者平易恬素其質

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邪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邪患泯然與正理俱往故其德全而神不虧郭子玄云夫不平不淡者

豈惟傷其形哉神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健而其

死也物化無係然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靜動

無心付之陰陽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無所倡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常以隨去知與故去知無意必去故無固我

知者先事之謀循天之理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

無天災災生無物累累生無人非受陽無鬼責受陰

謹其生若浮寄而不有其死若休息而不減不思慮事心不

豫謀迎事光矣而不耀光之信矣而不期信之其

寢不夢晝無情念其覺無憂覺自常惺其神純粹

一無其魂不罷疲同多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德

恬和故悲樂爲邪道貴平淡故喜怒爲過得道者

德中局外閉有所好憎必有失漏夫悲樂喜怒好

惡出於性哉而更爲性累手足耳目口鼻出於形

哉而更爲形累妻孥子孫僕妾出於我哉而更爲

南華經系卷二

我累性之則無不為我用情之則無不為我故心累性之者虛無恬淡而不為事以擾天下也

不憂樂德之至也乃至德無心一作淮南子而不變靜

之至也心不憂樂則喜怒好惡悉以屏除無所於

連虛之至也於虛者無我不與物交淡之至也淡者無味

汨如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粹者無疵接之何逆故

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

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弊形竭精猶水

失其性固必不雜不動乃遂其清平矣然鬱閉而

不流亦不能清者蓋眾人失之於動聖人養之以

靜靜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能靜能應常應

常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乃合道妙正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之謂也彼形不動則精不流

精不流則氣鬱鬱閉而不流即默照枯禪所謂坐

下鬼窟裏者耳抑神而神生愈不定矣其何以養

乎必須象天道之行一日一週無須更停無一處

著無心而皆會則不雜不變無美無為乃合天德

焉此所謂神乃真元一氣合有無通隱顯而在在

具足箇箇圓成者也與神為一即與道為一然佛

祖却又罵破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

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谿越山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劍不輕用况精神之為用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為象精神會于無形若潛而昭若隱而流於近

南華經卷之八

人位天地育萬物皆精神之用而無所鬱閉也其名為同帝四達並流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高誘曰倫理也道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

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周子云太極之真二五

也真一而已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聽命於

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苟知存神之道能純

能素不雜不動守而靡間則精氣與神融而為一

氣朝元也然神必以精氣為附麗如水依於波精

亡則神與之俱亡如波流既竭水之濕性安存故

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不使喪失

於外亦不使鬱閉於中以善養而已神存則精固

而真常不壞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乃存神之道虛無恬淡之

全體有虧不純必精無所雜神乃不虧郭子玄云

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

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鳳能體純素謂之真

人當其體也惟神是守及其能體也與神為一

繕性是謂樂全是謂樂全是謂得志彼牽於俗學荒於時

繕性是謂樂全是謂樂全是謂得志彼牽於俗學荒於時

繕性是謂樂全是謂樂全是謂得志彼牽於俗學荒於時

繕性是謂樂全是謂樂全是謂得志彼牽於俗學荒於時

者莫之為而常自然也能恬則定自生慧日用之
間本體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矣纔認得性便屬
識神已不是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者
性便已不恬所謂神發無以知者常自混冥韜其光而弗耀知
也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則恬者常自恬矣

與恬交相養

恬即無知

而和理出其性

和無所于

與雜性之本體原非外

夫德和也道理也

和故無

故無德無不容仁也

無我

道無不理義也

有序倫

明而物親忠也

事得其序而物得

中純實而反乎

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憊本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

任容體之所行而周旋

禮樂偏

一作

行則天

下

郭子玄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

之天下則一方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

必失其性也

和理出其性則道德仁義忠禮樂一

性而外徇於禮樂之文則支離於俗學欲以正人

而已則蔽蒙其何德以被天下而強求其被斯物

失其性安

古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

已得其性不失物性與天下同游於

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

陰陽之靈

不擾四時得節

天地節而

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

至一

統于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恬則智為

理惟性一

逮德下衰

皆不恬而有

及燧

遂音

之至也

伏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一

世已失一

釋而不推

改火謂

之遂皇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其所安何能大同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

流。濠音驕醇散朴。不務其源而與其流尚治起化則非無為而自然者醇朴日薄知詐

漸毒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

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開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於我

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蓋性無為而心有別也以心覓心而識起且使彼我之

心競為先識而知不足以定之乃更為知以救之然後多文務博此所謂俗思俗學也文滅

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

初。文以藻績博以撫摺心識之附益非性情之本初也一沿其流必窮其變惑亂既始蔽蒙日增

俗之所漸世之所驚莫可返也祗以喪耳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

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世者羣生之傳舍道者無為之公器世不足以存道者世

為寄也道不足以存世者道為虛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凡有血氣者皆道之

人也道已喪世人無由使之興也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當世道交喪之時聖人存身正已雖不在山林而在朝市混迹和光其德亦不顯也隱

故不自隱。隱其德世隱之也聖人則不自隱也古之所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隱不自隱命不逢時值其

厄耳時不可止命不可易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有為而無為恬淡自然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易曰退藏於密寧極者書曰安

厥止待者無所不此存身之道也世可與古之行

反而能為可行也郭本身者身一也存之行不以辯飾知以恬養知

博博不以知窮天下外盡不以知窮德內鑿危然獨

貌貌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一行而反道固

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無為者

則為小行而害道不識不知者德有識則為小故

曰正已而已矣危然處其所而反樂全之謂得志

自得正已而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

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命之作非性物之儻來

適然寄也暫而寄之其來不可圉音雨其去不可

止去來在物故不為軒冕肆志快志之我不為窮

約趨俗滑欲於俗其樂彼與此同窮達故無憂

而已矣樂全則在窮在達無有加損而不見其樂

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以

約失志者必以軒冕肆志肆則荒荒則不全故曰喪已於物寄來寄去

失性於俗俗學俗思者謂之倒置之民以外易內

也蔽蒙故有倒置

秋水

喻細大精麤之理明物俗功趣之觀各本自然貴賤大小時適然耳惟達理明權者

期於無形約於無已化於無方本乎天而反其真以無形約於無已化於無方本乎天而反

憐哉企慕之情息分別之意消可與達命矣奈何越分而求不為曳尾於泥中而留情於

腐鼠乎循其本而會之以性則濠上之知游魚之樂無物我彼此一也彼學一先生之言

而媛妹自悅者何異河伯之自多於水哉李士表云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

域次之以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託鯀魚之

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所以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秋水時至

於秋水壯百川灌河河出崑崙崙所渠并涇

濁流之大

黃河之水大至而濁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

水之廣大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而視不見水端

不知所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若

神海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尚有千萬

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

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

家

後云大義之方司馬彪云方道也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

井中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困

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所生而安趣各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

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海東川名海泄音屑之，不知何時

已而不虛。楊慎云：水由氣生，亦由氣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

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音亮數。而吾未嘗以此

自多者，自以比音婢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川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

音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音蹄米

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在萬物之中

只為一物之數人卒衆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

處一焉。人生萬物之中，僅得一物之用。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於馬體乎？德山云：窮諸玄辯，如一滴投於巨壑。

五帝之所連，一作運，相續以治。三王之所爭，相競以功。仁人之

所憂，任能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於一域。伯夷辭之以

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有至知，不能出焉。故自首至此，起小大之差，將明至理之無

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量者質之大小。時無止。時者遇之先後。分音去無

常。分者生之得失。終始無故。終始者存亡之變。是故大知音智有

人而後有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

無窮亦近則此近而彼遠在彼則彼近而此遠遠

亦無餘小大之證音向今故遙而不悶音拙掇

而不跂跂者如云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知時

無止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即見在之過去今即

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從後綴前追而弗

及則跂苟知相尋無已則萬古即一日不必厭其

久活一日即萬古不必慕乎長生而羣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天運有盈虛故人事有得

常於得失者亦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無平而不陂無往而不復故

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計

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驚死生之化若一計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有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有涯未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所不知者作何指擬未生

之身而不安於小欲以求多將上下由此觀之又

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端又何以知天

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

之定細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

不可圍是信情乎毫末不足以倪至細則世謂至

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如蠡測海視不盡

不可圍也如鵬視下視不明故謂其無形非無形也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夫精又小巧郭本之微也音哀一音孚大之殷

盛也故異便宜此勢之有也大小異勢而可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道無精粗論精論粗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能以數分曰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不能以數盡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推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

所不能察致者窮其不期精粗焉大小雖異便皆

精粗矣則不得無形若夫無形則何精何粗而言

意所不可容也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

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于是故大人之行大人

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意而任天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

門隸賤役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

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

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大人知

在在即非道故應迹無常而不離於宗其行也不

害物而亦不以愛物者為能不求利而亦不以求

利者為非不爭亦不多讓無資藉於人亦不盡用

其力不鄙乎流俗亦不苟同於眾不務立異而和

光同塵不羞諛幸而寵辱不驚如此其不分是非

不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聞曰微之

道人不聞

聲聞非道人也。關尹子曰：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

至德不

得

有得非德也。得，無所得，乃為至。

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已且無矣。孰為

所為，孰為所得，約分而極乎其至，故無不冥。

河伯

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

緒之分，兩頭者。

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

大人無已，亦無物。一味玄同，然物有精則有內，有粗則有外。既有內外，必

有貴賤，大小何以分別？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道中不見有物，又安見有物之貴賤？貴賤懸于物情，每執之以相輕貴賤，因乎俗尚為之，則不由已。

以差

等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

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

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

等大於丘山，因其無餘，以名小則天地等小於稊米。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

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

矣。

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功無不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功無不有。農工商賈隨分以致

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

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物皆自然，故無不

不非。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各以操趣不同而分是非。

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

燕王

音快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

名勝楚平

王孫太子建子殺子西死於浴室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

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貴讓而反以絕

安見爭讓之不更為禮也堯舜之不更為行也當其時則無賤也非其時則無貴也未可為常無貴

無賤也此貴賤之不可倪也梁麗音禮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塞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皆駿馬一日而馳千里捕

鼠不如狸狌音生言殊技也鴟鵂音梟鳥夜撮蚤音早跳蚤

云鴟夜聚食蚤蟲不失也目夜則明見日則暗察毫末晝出瞋音瞋張目而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或廢於彼猶天下無常是之

理此然而彼非古今無常治之理一治而一亂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付之天均

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矣帝王殊禪三代殊繼順物之迹不得殊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篡義惟時而逆順靡定默默乎河伯舍所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一門大小一家不可分也河伯曰然則

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取舍吾終奈何為與

不為然莫識所終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

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貴賤何常反覆無窮何少

何多是謂謝代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多少無常隨分

為用若執一而行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矣謝嚴施一說屏絕世緣而不布施蓋施則有多有少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由音繇繇乎若祭之有社

其無私福制命在君寧乎共主錫福在社熙然同求而君社無心也以道為主曾無所私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載道而往郭爾無在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私德私福則有承接而扶翼之者惟併包則平往是

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均於自足道

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成與毀對立孰居其成功虛與盈迭進孰守其定位年不

可舉無古今時不可止自古自今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

日新未嘗守故有消息盈虛故有生有死終則復始故無終始是所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無方者權有方者理無方之方道也物之生也若

驟若馳行莫止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造化密移機至自變若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則敗其自化

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又何貴

於道孰知惟知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理者萬物之理也權

者消息盈虛於無方者也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

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化故不以外傷內

滅天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

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至德非物所能害然非謂其不能我害而忽意

也于彼言察乎安危知不可逃寧於禍福安於遇謹於去就

審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若物之內天其宰也若物之外知

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

者無時而不移也不位乎其形而位乎得蹢躅。音

濁迫不而屈伸。變不反要而語極。論萬物之理而

得已義之方而究乎其極本乎天以為位也。曰何謂天。

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同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牛馬四足得於天然然不落不穿將

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于天

不害乎自然也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所滅多矣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為之者非自

無以得殉名。貪得驚名失之在內謹守而勿失。位乎是謂反

其真。真之為要也極夔。一足憐蛇。音賢百蛇憐蛇。

足無蛇憐風。無風憐目。以行企目憐心。以形用夔謂

蛇曰吾以一足踰。音卓而行予無如矣。無

我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

者者乎。噴。音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無心於大小而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

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

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動吾天機

者天機之由我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于形似也。今子蓬蓬風貌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有似于無何也。風曰然。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手指我

則勝我。踏音促足我亦勝我。無所與爭雖然。夫折

大木。蜚同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風尚有待於行。目則形綴於此。明流於彼。

舉睫而千里矣。然物有所隔。視有所蔽。孰如心則俯仰之間。而并撫四海之外。乎目寓境內。神遊方

外。以足從目。以目從心。何所不之。何所不勝。然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儼然

而自得矣。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聖人知天機之不可易。故捐

聰明。棄智慮。塊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使羣才各自爲萬物。各自得故。無動而不逍遙。所以爲大勝。

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音札陽虎嘗暴于匡孔子弟子顏

與虎俱時尅爲孔子御至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

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

下無窮人。非知音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

者。漁父音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人情

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止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

所用其心也。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抱一子曰：使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知其莫可如何而安之。若命雖匡陳，美里無異於堂。無幾何，將持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武勇自息公孫龍。趙人有堅

白辨十問於魏牟。魏公子卽中曰：龍少。去聲學先王

之道長。上聲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堅石白

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史記傳註又曰：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

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利。

不然，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

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音茫焉異之，不知

論之不及與。余音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東西南北何方之適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埴。音埴井。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

樂與吾跳。音條梁乎井幹。音井之上，入休乎缺甃。音絢

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蛙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而捧其口蹶

泥則沒足滅跖。音旋趺。音旋還。音旋軒。音寒蟹與科斗。音寒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明小之東海

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音拘矣。明大不於是遂

巡而却，告之海曰。音舉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

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

老音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晚早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

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

然自失也。以小企大故失且夫知音不知。是非之竟。極妙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音文負山。商鉅音

即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難相希企且夫知不知。論

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

且彼音方趾。音此列子云。蹠步音黃泉。地也極深而登大

音皇。天也窮高無南無北。奭音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南北子午之正位東西震兌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玄冥之北天地之根胎陽而復之故曰始南

不測之根會於四解之途無上下無四旁無終始

及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

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遊無窮者非子往矣。

非其任者去之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音餘子。夫丁之學行

於邯鄲。趙國都善步與未得國能。能擅又失其故行。步

矣。直匍匐音而歸耳。以此効彼今子不去。將亡

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音而音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合喙鳴守故行返其自性莊子釣於濮。音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孟子云陽貨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煩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巾笥藏之以以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

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謹於去就審乎安危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

鵩音寬雛之屬，子知之乎？夫鵩雛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實竹不食，非醴音禮泉音泉如醴

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恐其奪已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彼矜其所有莊子曰：鯀音條左魚似雞赤尾六足四目高誘注淮南子曰小魚也在水中可

莊子曰：鯀音條左魚似雞赤尾六足四目高誘注淮南子曰小魚也在水中可

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萬物各得

相和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言本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惠子本意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

南華經臺縣八卷二

卷二

不待是我然後知我則不待是魚然後知魚我今日正知之于濠上耳豈待入水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有不期知而知矣李士表云出而揚遊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于一水之中者以是為魚之樂乎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惠之問周之言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耳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邪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遊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鯁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邵子觀物外篇曰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至樂

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忘生忘死順變化而樂無窮先言至樂活身以無為而存又將箇無字推到本始察其始而本無生其有生老病死如四時晝夜行也達命者不哀觀化者無惡自適已得而已蓋一機出入終則復始何嘗有生死邪

天下有至樂

皆音洛下同

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

哉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人知有之為樂而不知無有之為至樂也人知有之可活身而不知無有之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

樂奚惡

無有故無擇而任所遇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

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

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

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

去聲

形也亦愚哉

服味聲色有之有損於性無之無傷於形

而愚者反以不得為憂懼焉

夫富者苦身疾

勤

作多積財而不

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內其形者知足

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

以求安身固位

其為形也亦疏矣

親其形者自得

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

音官年長慮短

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近其形者遺生而忘憂

烈士為天

下見善矣

顯已之善養世之安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

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

音存

循

逡勿爭則勿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

善無有哉

成其名而殘其形人雖聞香已則燼矣

而同於無有也為形而愚而疏而遠而至

今俗之

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未見俗所為之果樂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

舉世尚之

者誣

誣然

必取之意

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

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未見樂之所存

吾

以無為誠樂矣

未之樂亦未之不樂無懷而

又俗

之所大苦也

俗執有故厭無此

故曰至樂無樂

世俗

所樂非真樂也淮南子曰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

至譽無譽

所爭非真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

我以無為為樂人以無為為苦我以無樂為樂我以樂無樂為至是非未可定也然欲其

定豈可更於有中求之

惟我無為至樂活身唯無

為幾存

唯無為則樂無樂譽無譽不滯有不落無

至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寧耳非為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之所得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也

乎而無有象乎

乎

萬物職職

皆從無為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

活身以存矣

據

鼓盆而歌

云學老身長子謂身

死亦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槩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

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

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至樂活身之道皆以無為

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今日無來今亦

無去亘古不遷萬物莫貸其有生死幻妄不常出

入于一機耳如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情而
 妄生悲喜是惟達命者虛無恬澹順其自然然後
 入風五欲煎炒不動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莊生
 於生死開頭說箇無生法忍直須論到父母未生
 以前我尚無我涕何從出此處是以大父母之命
 壓人兒女子之心所云大義滅親道理直當如此
 然曰其始死也何獨能無槩此又天理人情之至
 必不容已者孟子命夷之正在此處轉機雖方外
 之士亦云仙人是忠孝人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
 慧以為不能忘情恐不合道大慧云子死而不哭是
 豺狼也所以儒者道貴時中莊子道貴變化不直
 死煞一味無情惡稱大道如有人臨生死握兒女
 手悲咽不已人必以為不達彼其為兒女者漠然
 無傍徨悲踊之意人又以為非人此處看得道理
 正在天理人情之間差分毫不得
 支離叔忘與滑介叔忘知言二
 也觀於冥伯之丘喻杳冥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止
 息于俄而柳傷生其左肘如柳將死之徵意蹙蹙

言貴動也

然惡之

先示有情後尋至理以遣之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

又何惡焉

四大非有假合而成則生無實相一聚

一化之所逮而我無與也觀物變而悟非常既身

為冶金何敢躍冶關尹子曰我之生歟如馬之手

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

能燒之不能溺之抱一子曰未嘗有生而入死以

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音獨

然有形擻音擊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

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音位父母妻子

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同一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楚辭九歌註云持
萬民死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音頻。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一作生人間之勞乎。好生者以

趣死者以人間為勞。惟超死生者一之。夫生隨緣而聚死隨緣而散。聚散非我之有。我又何自而有。我乎。有則未能忘形。未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相刃至樂。安能內全。雖人與非人孰肯棄樂而就勞乎。郭子玄云。舊謂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焉知死之樂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布小者。不可以懷大綆。音便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命成於不

易形適於各得難以損其本有難以益其本無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

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

不得。不得則惑。內求不得必且疑已必且疑人惑

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國語云爰居止於魯郊。

魯侯御音迂而觴飲之于廟。奏九韶舜樂以為樂。具

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

也。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違其性者養以害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音但陸音水浮之江湖。食音嗣之鱮音秋鰕音鮒

音由隨行音杭列而止。委蛇音自得而處。彼唯人言之惡

聞。奚以夫。饒音饒為乎。咸池音堯九韶之樂。張之洞

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

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一作好惡異故先

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任之名止於實。義設於

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

形有所適而萬事條達。命有所成而諸福總持。利有攸往。動與吉會。無為之至樂也。先聖有焉。列

子行食於道。從音從者音列見百歲髑髏。攬音塞蓬

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

養音養乎。予果歡乎。若未嘗死。不當以死為憂。予未嘗生。又何以生為樂。悅生惡死。皆屬妄見。一順其理。化之自至。機出不得。不生機入不得。不死也。種音豕

又何以生為樂。悅生惡死。皆屬妄見。一順其理。化之自至。機出不得。不生機入不得。不死也。

種音豕

種音豕

種音豕

有幾

萬物之生種數不可勝計無細無大無貴無賤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

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譚景升云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胡蝶自無

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

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性情鳧鳧

得水則為鼈

古絕字今讀為繼水

得水土之際則

為鼃蟪之衣

水薺鼃蚌依以為衣

生於陵屯則為烏足

音昔車前草一名澤鳥隨燥濕變也

陵鳥得鬱棲

壤則為烏足此合

者也

烏足之根為蟻蟪

音齊其葉為蝴蝶而根

化葉異

蝴蝶胥也

蝶亦名胥化而為蟲就熱生於竈下其

狀若脫

皮剝其名為鵠

音瞿掇之內變異者也

日為鳥其名為乾

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中汁為

斯彌

蟲斯彌為食醯

音希蠅蠅喜酸而聚醯

頤輅

音移路虫生乎

食醯黃輓

音況虫

生乎九猷

虫

瞽芮

音茂丙腐草生乎腐

蟪

音歡螢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也

羊奚

羊蹄菜

比乎不筭

音荀老竹久

竹生青寧

羊奚之根連老竹生刺蟪

青寧生程

延州人呼程生

馬馬生人

搜神云秦孝公有馬生人此皆無所因感而變者也

人又反入於

機

人以形相禪若不由假借而生然相死相死相生一機所化反入於機中所謂薪盡火傳

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機者氣之動處羣有

變化靡不由之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自

無以出有自有以入無循環無端闕無始雖有

變化而實無生死是以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

永滅故能齊萬物而一生死素問曰出入廢則神

入而神機運矣

達生

首言備物養形非所以養生達生之情者莫如棄世正平無累與天為一反以相天

得之于形全精復純氣之守也通乎物之所造乃至物先斯全於天而可藏可開無在非真矣用志不分承蜩猶操舟若神視聽其後而柴立其中不可以遠畏而遺榮乎不然入而不出散而不反病攻其內則為自傷物何與焉鬪雞之全德亦內無所分也蹈水之從道亦外無所矜也以天合天而不以物求不為不敗馬力不眩鳥視縱平陸以為適與鸚鵡而相安是乃至人之德也老子曰生而不有莊生所謂達生之情者矣李士表云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奚往而非天哉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

養生者必先養形養形者必務

能養達生之實者不取蔽形食取充虛世間餘剩之物則生之所無用為也達命之實者知生之必死死之必生死於此又生於彼循環不窮此理之常而竊焉必欲留而生之此知之所無奈何也非所待而生者身外物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知所不能知者命表事也

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

利

後而生亡者有之矣

稱生斯足有餘則傷有餘于

然則聚物以養形豈非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止所無奈何有命存焉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

生

形之所以為形也形如傳舍不足以存生則奚以備物致養僕僕焉為世人之累而務生之所無以

耶為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

為形者莫如棄世世無足為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正平則與彼更生聲平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世雖不足為

可不為者蓋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養食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

往來亦人世之不能免者凡為形役耳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非逃世也只斷緣簡事

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棄則事不為擾迫而後動處以無心心無偏著而至正心無高平而

至乎與化俱移相為終始故累日去新得日生幾于道矣曰彼者所云非彼無我也幾於彼則在世

之事有形之生不待遺棄而自無不遺棄已然夫事不足棄不棄則形勞生不足遺不遺則精虧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形不勞則

全精不虧則復形神葆合芸芸歸根與天地通為一矣天地之所以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清常寧形之全也常健常順精之固也與萬物一氣如父母然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父母

物所以生者也合則有象有象者萬物之體散入無形無形者萬物之始故形全精復司於始初為

能出有入無而生變化無時而不移也要其能移者惟是精誠之極還輔其自自然與彼更生而聚散

由我不由造化我一天已天子列子問關尹尹喜一我已更為萬物之父母已

字公曰至人潛行水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

上而不慄如御風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氣在天地之始為萬物之母所謂祖氣也

形精不虧抱氣以居凝神入氣穴渾合不離矣崔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渾似醉守之

南華經章句卷二

如雞抱卵如龍護胎若智巧居予語汝凡有貌象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

先蓋物有聲色我同是聲色之物是色而已物色有

未始有物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能行于萬物之上

而至于其先不足以至者猶有物也是未離于色

形而止乎無所化萬物者造形色者也居物先者為能始物

於無形而終物於無所化此元氣也抱一子曰寓

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張處度

物焉得而止作列子焉夫得是而窮之者

通乎物之所造而物不得以域矣是色而已一入

窮乎我彼人將處乎不淫作列子之度而藏乎無端

之紀止于分受而易知易行不溢而淫遊乎萬物

之所終始始無物而物物者無終壹其性養一作其

氣合列子其德壹其性者養其氣養其氣者合其

離也以通乎物之所造則至乎先也夫者者其

天守全其神無卻隙音物奚自入焉天在物先而為

形神合一氣廼純而守廼全不開其夫醉者之墜

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中是故還音物而不懼音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

醉故失其所知

而况得全於天乎

李士表云天下下一車

耳托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開其受萬態俱入如醒者之視車覆且得

無傷乎心與物對則天開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

天均也行而無迹是謂天游動而無軫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

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此是事聖人藏於天

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

守氣故莫之能傷也

害已復讎者不折鎔

千將楚王所鑄雌雄雖有忤

情故無忤

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

凡不平者由有情也聖人無情以御物而物不生情人人

如鎔千飄瓦之不知奚有不均

不平之爭而無情之道大矣

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

神行

也

人

德生者天德出寧賊生者人為相奪一有人為

則自絕於天自輕於人天可常也

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民之所謂患偽之所滋無偽

則真天下於是平均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

痾僂者

背曲承蜩

竿粘蟬

猶掇之也

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

巧者賊生開以天也

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

累九於竿頭

則失者鎔

銖

承蜩所差者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累五而

不墜猶掇之也

傳審之至故

吾處身也若擲

株

南華經卷之八

卷二

七

拘斷樹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之不動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處身執臂之若槁木內忘我矣。天地萬物之胥遺外忘

矣。吾不反不側。身臂之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一知

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疑列子於神。其痴癡丈人之謂乎。志櫻萬感

念不可止神安得定其身若拘其心若塊遊逸外

斯乃純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淵之淵。

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

者數能。向子期曰其若乃夫没人。能入則未嘗

見舟而便。列子操之也。目未涉于平昔吾問焉而

不吾告。告也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遂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音福猶其車却也。覆

於淵猶車退於陵不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神明所居曰舍覆敗累經惡往而不暇。浮游

汨沒于下善游者忘水没人者忘舟數能者以以

瓦注列子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殯。昏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以物賭射曰注意所

開情無所戀纔以鉤帶便生凡外重者內拙。輕反

巧有時拙有心之害也欲養生全內者惟窮理達

矣田姓開之名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音學

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

之操拔拂篲以待門庭謙處掃除之役亦何聞於夫子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郭子玄云守一

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

者去其不及而已蓋羊性剛狠脫草不鞭其後則

有亡失之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任

則息矣息則不及矣終日乾乾而艮止其所豈有

倚着乎豈有止息乎穀居其所行不蹊地而威公

致遠千里有立其中者矣亦有鞭其後者矣

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呂氏春秋曰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食不衣芮溫身處山林以全其

生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

殺而食之幽通賦曰單豹治裏而外周有張毅者高門縣音薄

懸帷於門無不走也呂氏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小戶也

童無不敬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幽通賦曰張毅

以定其身修裸而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

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

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單豹所謂形不離而生

而形不養者豹入而藏毅出而陽蓋藏既內矣而

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

過則不及皆有為之柴立如槁木無心也中央

則非其後也不入不出獨守其中所謂緣督以為

經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久也至也盡此三者其

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至人乎實當而名隨矣

也

夫畏塗可畏險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智乎。人之所取畏者。

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動之死地。豈止十殺一人而宴安為之。楊毒長迷不返。片時意適。永劫靈消。可不畏。

夫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室筴音策。說音說。彘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慘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

齊戒以進之。藉承。白茅。加汝肩尻音翹。乎雕俎音俎。之

上。則汝為音平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音嗣。以糠糟。而

錯音措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

死得於豚音豕。楮音書之上。聚僂音呂之中。則為

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愛身不如彘者。世為累也。棄世遺生。乃可不累。郭子玄云。欲瞻則身亡。埋常俱耳。不問人獸也。桓

公田於澤。管仲名夷御。見鬼焉。公撫管子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誅音治。詒音怡。為

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全於天者。物莫能入。莫能傷。夫忿瀹音觸之氣散而

不反。則為不足。精神有逆。則陰陽結。上而不下。則

使人善怒。陽散。陰凝。故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陰發。陽伏。故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陰陽爭而攻。則為病。所謂中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俗作沉。水汙也。有履漏神。竈

有髻音結。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隙地。雷霆神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神名。鮭音蟹。蟹狀如小兒長尺四寸黑赤。處之。以上

持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豹頭馬尾。處之。以上

人家中所。水有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丘有岑。狀如

狗有角文。山有夔。如鼓而一足。野有方皇。音彷彿如蛇兩頭而文五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因所見在澤故獨問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

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韞真上聲。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教以妄而正妄。則知鬼之有

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起滅。又人之妄情也。妄情

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

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故戲瓦出而心痛

除。弓影去而疑病愈。鬼之說見於經傳。但陰陽各

得其所。兩不相傷。經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關尹

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

而使之然。人之病。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

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

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如捕蛇師

神獨往。獨來。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形其人。瞑

雞。十日而問。鷄已乎。列子作雞。曰。未也。方虛僑音

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影同。應響。而鳴。顧影。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直視而盛氣。十日又問。

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

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亦疑神守氣之喻始無實而自矜

繼猶接悟之速三則神王氣堅求敵而必已之勝繼則彼命敵而我

不應忘勝負矣至於德全則已無心使物亦不生心養之至也雞木属心為絳宮

於禽為朱雀心死而後神活非死其心者神何以疑氣何以守然承蜩而至於累五養雞而至於愈

月者何嘗觀佛乘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劫若乃十二神符方成

藥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故禪林云孔子觀於呂梁河水有

苦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孔子觀於呂梁石絕處

在彭縣縣水三十仞七尺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傍流而拯列子作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行歌而游於塘下列子作棠行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

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水俱入與汨音忽水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故者所遇而安性者

命則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蓋梓官名慶名魯削木

為鐻音據鐘鼓之附即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神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無術可設而有一可擬以天遇也。

臣將為錄。

未嘗敢以耗氣也。

守氣必齊。

同齋。以靜心。

凝神李頎云氣耗則心動。

心動則神不專矣。

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忘利忘名以忘身則神全而與天為一乃游乎物之所造。

當是時也。無公朝。

名之所絕。

其巧專。

守心靜而。

而外滑。

一作消。

耗氣之。

然後入山林。

生材木。

觀天性。

觀木之性。

形軀至矣。然後

成。

木之形體各有肖像。

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

已。

必取其似者乃可成功。

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各物。

有。天惟巧專於內。誘消於外者。能觀之。形至而可見。然後以手成之。以我之天。合物之天。不離其自

然盡因物之妙。

東野。

姓稷名。

以御見莊公。

衛君。進退

中繩。

直。

左右旋中規。

圓。

莊公以為文。

呂氏作造父。

弗過

也。

執轡柔從過。

使之鉤百。

圓驅。

而反。顏闔遇之。

莊公。

同桓公之子顏闔。蓋魯穆公時人。後莊公十二世。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

高誘註曰。當自求於求。而反求於御。馬速疾。

故曰

敗。

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可奈何者。竭而多敗矣。

工倕。

音垂。堯時巧人。

旋而

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

桎。

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轉物。上妙中規矩。之先得手。應心指物。相得若化之自然。不以心

求彼也。心疑于一。雖有萬用。而何能窒我之一。故學問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

物而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

之適也不內變更不外從徇事會遇之適也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為物物非難而忘物

而忘也不離乎物而與之相適若無物然則自忘

矣忘則入於化矣忘外而適忘內而適內外兩忘

而適忘內外兩忘之適而適故履適則忘內外然適於足

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然適於足

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於逆惟有所適

而無所不適則無物不適無物不忘斯可及化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有孫休者踵至門而詫聲去子扁

姓慶子字以異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

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賓於

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音烏遇此命也

怨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六塵不入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無事之業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是謂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為任其自長而今汝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汙有心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顯著其名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養生

者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子往矣孫子

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非先生也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泥鰻也。一云使從

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空也啓開寡聞之民也。見小而聞狹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音以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不與人分

之適而惑人以意外之驚是亦養人者之罪也

山木

乘道德以浮游者，浮游乎萬物之祖，無譽須剗心，捐俗虛已，公人不待物能化，物而損益不受。始卒不故，雖美惡亦不知。斯物物而於道德之鄉，而才不才之間，未足以定君子居身之宅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

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張羅者於有鳥無鳥之間。乃始得鳥。養生者於有才不

才之間。乃始全生。蓋有才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才棄我。又不得以有才忌我。以此混世。似可

免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

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毀一龍一蛇

高誘曰。龍能化蛇。能解蛻。故道以為譬。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呂氏作禾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處才不才之間。未免于有心。則猶未免于累。若乘道德而浮游者。不

起意見。不立人我。無才也。不可得而譽。無不才也。不可得而訾。其用合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

乎。孰專為蛇乎。其進退者。位也。位無常在。孰專為龍上乎。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一

以自然為則。而游乎萬物之祖也。祖所稱眾父父。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是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

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為象帝之先。而神農黃帝之所從出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司馬彪云。事願可傳行也。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

得而必乎哉。道散為器。則為庶物。為人倫。情具萬變。倫分萬品。勢大必離。功高必毀。廉

則大露。尊則招權。凡此皆有為之虧也。故才則為人謀。不才則為人欺。才則如木。不才則如雁。均之

有死道矣。以才不才之間。而求自免。又胡可必乎。固不若莫肯專為。一泯于倫物之自然。則無合無

成。無廉。無尊。安有離毀挫議之虧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

乎。與時而俱化市南宜僚。熊宜僚楚人居市南見魯侯。魯侯

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

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幽理尊賢。德重親而行之。

躬服道業所無須臾離居。謂留居也然不免於

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

於其國則雖憂夫豐大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

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相䟽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在狐狸身上說箇

印入野狐道急須從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

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

皮邪。狐豹以皮而召災。魯君以吾願君刳形去皮。

淨其洒洗音心去欲。淨其而遊於無人之野。形神俱

無有。何南越有邑焉。寄之南越。取名爲建德之國。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私積也

無與而不求其報。不分不知義之所適。無可不知

禮之所將。無往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其生

可樂。其死可葬。終始所不去。此道德之吾願君去

國捐俗。俗者世俗一切有爲法與道相輔而行。除

依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

無舟而厄于江。無車而厄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

于山皆爲居局皆爲形拘

留居以爲君車

此謂剝形去皮也母拘執爾形而不遺母留戀爾居而不進形與物

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

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托侶于入因糧于俗其氣孤其

神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此酒心去欲也知足則無所不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

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自此遠矣

遊於逍遙之墟者食於苟簡之田從此派流窮源愈造愈深愈往愈

遠將立於不測而游於無始往日聰明知識一切工夫於此都盡如彼送行之人到崖而反自此芒

乎獨行入于寥天一而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隣尚何離索之足患哉林希逸曰擊竹而悟捲簾

而悟皆其送者也如見舞劍而悟草書始因舞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

憂無人而不知人之累有人者以我役物見有於人者我爲物役吾有魯國而不忍

舍吾見有於魯國而不我舍黏皮帶骨膠不可開故以域進以域退以域憂以域喜以域生以域死

何能無患獨舉堯者有天下而不與者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

莫無也大莫大無也無何有之鄉更進於建德矣始

與道相輔而行至獨與道游忘乎道而適于道者也不有人不有於人斯乃無人之野而道德之鄉

難與游矣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

有偏

急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音張開

歛

音翕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

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者觸之而不怒

虛也。有人則議矣。乘道德而浮游者。欲以忘人。先以虛已。人已兩虛。乃游大莫。北宮奢

名。為衛靈公賦斂以爲鍾。鍾釜皆賦斂之器。為壇成鍾乎

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鍾架上下各六。王子慶忌

吳王僚之弟子。淮南子稱其足躡麋鹿。手搏兕虎。見而問焉。怪其簡速。故問之。曰。

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若有術設乎。

其間則非一也。不得亦不敢。淮南子曰。景不一。設形。景自合。非有設也。奢聞之。既雕

既琢。復歸於朴。去圭角而聽其自然。侗音通乎其無識。無有儻

乎其怠疑。無有。萃乎群處。芒乎冥然。其送往而迎

來。或往或來。無將無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附其

曲傳。音附。因其自窮。無論彊梁多力之人。委曲用力。各因其力。所自盡而不強。

其所不堪。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雖賦斂而日守。而

况有大塗者乎。郭子玄云。泰然無執。因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夫為鍾賦斂。尚

順人之往來。而儻乎萃乎。不挫以適之。况當大塗而天下且往來於是者乎。因其自然。又何術之設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大夫任

名。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順乎。子惡死乎。曰。然。

情。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道中無死法。聖人無死地。東海有

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音分盼音秩秩音秩秩音秩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不孤。迫脅而棲。不獨。進不敢

為前。退不敢為後。常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

鳥不大而行列不問斥不

疏外故不得

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才

害也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察焉小異則與衆迕故昔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

灰音名

成者虧

大成若缺恃功名以孰能去功與名而還為已成者未之嘗全

與衆人

有道者能以

道流而不明居

得行而不明

處

上聲蓋道雖流布而不自別其所居之邁

純純

常常乃比於狂

其心純一其行平常

削迹

不事游環捐

勢

不為功名

功自彼成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還以與人

是故無

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我不尤人不有人也人至人不

不聞子何喜哉

至人不聞於世

孔子曰善哉辭

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

去聲

裘褐食杼

音序栗

取予棄人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

况人乎

若草木之無心為鳥獸所不畏異類猶隣同類可知信任于物不違其害

孔子

問子桑

姓名音

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

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

之亾與林回

假人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

其布與

貨財也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而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於前。禮數不拘其愛益加進。以益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

死真冷。以真道曉語之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

因其情莫若率。循其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役

情不矯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求者增飾之義，待者等待之義。無形

之也。求多矯矣。情安能率？文則飾矣。形安能緣？不

求文以待形，則任情而直前，有朴素自足者而不

文也。左傳云：文物以紀之。莊子衣大布而補

之，正廩音結係履履穿而過魏王。惠魏王曰：何先

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以倣道總德之身而處昏上亂衣弊履穿，貧

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栢

南音

梓豫章

俱高木

也攬蔓

萬音

其枝

手接其枝而蟠結如

蔓而王

去聲

長其間

神壯意得

雖昇逢蒙

昇弟子寒

不能

眇

音

睨

音

也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不罹于害

及其得柘棘枳

音枸

音矩俱有

之間也

危行側視

振動悼慄

一作

此筋

刺之木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

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

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非其時勢而強為則害

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几右擊槁

枝

策

而歌焱

音

氏之風

古之無為帝王

有其具

槁木槁枝

其數

節奏孔子所云得其音矣未得其數也

有其聲而無宮角

宮中

君角觸也為民

木聲與人聲犁然

如犁田者

有當

去聲

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大是廣夫子也廣則恐其至於蕩

顏子嘗曰夫子之道

子也愛故恐其至於哀是為知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

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不期驕富不期侈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何人向

容不安而貴

天孰非自然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誰即怒者

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

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

塞

不行

行有阻逆皆天

所以損我者

南華經章句

卷二

三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

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饑寒困屈皆天地流行之

氣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惡能逃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可矣不然君命其臣且不違況天

命乎不以損為損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上窮徃不行此纔用而爵祿並至而不窮物

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

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

音如字目之所不宜處。不可不給假視雖落其實。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高爵厚祿交至而豐應受人益者多矣然此乃以人益非已本有命之在外者耳君子不謂命也苟

不知夫內外輕重之分而倖至於儻來之物非其

有心取之與盜竊何異哉君子賢人所不為吾豈

已也如燕避禍之速畏人而襲處于人間以春社

來以秋社去迫于社稷之時耳君子玄同天下樂

推而不厭者相與尸而祝之矣此無受人益之所

以難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善音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萬物變易而化不可知雖曰一氣之相禪

其終不可以預拒而於此卒即於此始新盡莫知

火傳不可以知知也居中而順其自化已耳何謂

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為人有主宰是者天之所以為天又有居無事而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自然而然者性也。人與以人而

滅天以故而滅命。安能有天哉。則性之自然。原不

可以人為也。聖人正而待之。與之偕逝。循化為體。

任運而終。則何天非人。何人非天。而不受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籬籬之內。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

可回。感周之顙。從額前過。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大故難舉。目大不覩。大則視希。逐褰裳躩

步。音脚。盤。執彈。音但。而留。取止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獲蔭之安。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

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目能視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見利則忘之。莊周怵然曰。噫。物

固相累。物者乃免於累。二類相召也。有欲於物者

恒相為累。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音崖。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中。蘭且。音疽。莊從而問

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從耳目之所加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

明即因彼以自見。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

俗。一作。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

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不從其俗。吾

所以不庭也。逐物則見得利則失。真真失而形

一至此哉。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陽子朱之

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耳。美惡不知。材不材以兩忘也。

田子方

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何者。道不容聲也。回求之有。而不知其盡。不觀之日。乎有出入。而無存亡。以日徂者。雖忘乎故。吾而有不忘者。存矣。陰陽成和。生物有紀。由其萌以究其歸。知天地之大。全忘形骸之小。變游心於物之初。其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矣。此能千轉萬變。而不窮乎。不然。利祿死生。一入于心。即一盡一射。

之技有逡巡汗蹙者矣。故推賢受政者。斯須可。循功成身退者。大常不失。至人揮斥八極。總之外物。莫入而神氣不變。審其存亡。任彼來去而已。若彼真人。則以與人而不喪。已日改月化。而萬古炯存。其有存而未亡者哉。

田子方

文侯師名無擇

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

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

數當故無擇稱之

人稱道則人可稱。有言故也。未嘗稱之。實不足以稱之。其有不

容聲者乎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

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無假

人貌而天。

貌與人同心有

天游虛緣而葆真。

虛以順物而真常在我

清而容物。

清之物無量

物無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正已物正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失志貌終日不言召前

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貌不可逮其德全也始吾

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音鈴而不欲言仁義不可行故形解而不欲動

耳聖知不可言故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非學之所及也吾所學者真土梗去

伯雪子南國賢人適齊舍於魯魯人仲尼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未學

而陋於知人心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求見我今

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發我也出而見客入而

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

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

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周

中規折旋中矩明乎禮義也從聰音容一若龍狀其一若虎狀其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規戒不已誘引多

若戚陋於知人心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

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

若夫符音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纔

南華經卷之八 終

往意已接無行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馬善走者去速而不

揚塵音鑑直而回瞠音鑑直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

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

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有言者可迹有迹者可追步趨馳皆及奔逸絕

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於人信

不比而周不期於人親無器而民蹈一作乎前不以

自規矩約民而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神不可思仲

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不知所以而不可不察知於不知其惟心靈乎

便沉淪幽滯就是強魂死魄故無哀則已有哀則

死而心未嘗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不死之義取類于日蓋東西二域太陽出沒其間

晶明瑩烈變化推移萬物賴之以別長短較大小

而數較也有一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郭子玄云直以不萬物亦然

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是字指日是出則若存

存亡也物有待而生有待而死而所待者未嘗有

生死也待是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

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無而有則終期

不知其所終

形受而有盡成形者不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

薰然太和形各付形若此者知有命矣而命又不係于前與變俱往

不舍晝夜故藏舟潛往逝水不停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

丘以是日

徂

與化俱新一息不留是以無意必無固我任止久速不守故吾動與天行

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變化莫執執臂相守而不可令停若哀死

者則此亦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

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唐肆馬之所鬻非馬之所居也

如吾言亦言辯亦辯者是皆以有求道特見吾之可兄者耳而不見乎所不見也新故相續故已即

新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矣若馬之過肆豈駐須史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

見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

忘則不有彼此相服俱無

心而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世人徇生執有說著忘字便茫然無下手處遂有虛無之患容知忘而有不忘者存蓋忘者故吾即

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妙用時遷而本體常在猶太陽代謝而光景常新故吾

雖去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超羣而與物無不冥也此所謂奔逸絕塵而不知所

以然者可不察與大意謂心是活物死殺不得心死則神化不流猶易大傳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息大學傳謂心有所念憶則不得其正故心心相續畧無滯迹然後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此動

非散漫不收之動乃體天行健之動也

孔子見老

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音熱音聃不然似非

人忘乎故吾孔子便而待之

不敢往觸從其便而俟之少焉見

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郭子玄云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也。

老聃

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物之初未始有物心無其心物無其物則起居語默孰非

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

音壁卷不

焉而不能言。

心因口辟欲令求之言意之外

嘗為女議乎其將

開萌也造端也以擬物初而未之敢必

至陰肅肅

陰疑也

至陽赫赫

陽輝也未

始有物渾然一氣氣有陰陽各居其極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陰氣

自上而下凝陽氣自下而上升互為其根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和而品物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

形

有物主之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日改月化日有

所為而莫見其功

雖不可見然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晦一明為日月之推遷日

改月化為四時之錯行與日俱新未嘗守故乃其自爾何功之有

生有所乎萌歟

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百物

之代謝萌於無物歸於未生如雀化為蛤雀之終始實始焉蛤之始雀實終焉反覆無端安知其盡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是者物之初也為物之紀而大宗師存焉

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

得所宗而不失其大常

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

一無所雜美之至也一無所著樂之至也得無所得

乃為謂之至人

人乃至乎其初

孔子曰願聞其方

所謂美樂之至

處曰草食之獸不疾

惡

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

草獸水蟲不厭變易者蓋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小變而大常者自在也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

者死生亦小變耳故憂樂不入于心而死生無變于已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萬物之生皆在天之下亦猶獸之數蟲之水而

往來遷徙特其小變耳故一任天之所為豈得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莊生所以能齊物也

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

莫之能滑心亂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念著乎棄隸僕

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

變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知死生之變所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則我貴

不常在隸則萬死萬生之為道者解乎此我至美

無窮何足以患吾心乎孔子曰夫子

德配天地而猶假借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

說音脫焉不能離言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汧音酌

也無為而才自然矣水滉而善利豈有至人之於

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

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為而自得也所云

修無證假以言語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

也其猶醯雞與知甕中蟻蠓豈微夫子之發吾覆啓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其器大全豈有缺陷豈

猶甕中之莊子見魯哀公莊子生後哀公曰魯

多儒士少為先生方比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

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園員音冠者。知天時。動則履句矩音履者。知地形。立不

緩佩玦。音決玉也佩之者。事至而斷。柔斷君子有

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德充而為其服者。未必知

其道也。服奇而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

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

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

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邵子觀物外篇云魯國可

謂多乎。立於獨者應不窮於百里奚。虞人未遇時

謂以五羊之皮公孫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

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心忘物使有虞氏

死生不入於心。災廩沒故足以動人。成都成邑

故能動人郭子玄云宋元君。名佐平將畫圖。眾史

皆至。受揖相與而立。舐音筆和墨。在外者半。不

舍。有一史後至者。儻音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礴音羸箕坐。君曰。

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

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卒歲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非持其釣而以釣為有用也。不以文王

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不見欲

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無所於是旦而

屬音燭諸大夫。古本作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

而頤音同乘駁音駁馬而偏朱蹄。一蹄號曰寓而政

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文王明權必諸大夫

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龜兆之諸大夫曰

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受

之政典法無更無變偏令無出無專三年文王觀

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修學殖長官者不成德

民淳政簡黜音便斛不敢入於四竟天下相信

衡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易俗長官者不成德

則同務也。言不黜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

心也。相詐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

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之問猶有治天下之心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明己泛然而辭。卻人朝令朝聞文

而夜遁終身無聞。為政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

退乃可以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為乎。心至人無夢况有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自任諸大夫而不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

循斯須也。斯須之言乎其將也民情在將悟未悟

之頃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

知故肘平可置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前矢適杯水於其上

還後矢復發而寓當是時猶象人也如木偶人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以巧運而非

守而非氣之守能為用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遽巡面向高山背臨深淵不容退轉足二分垂在

外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在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

至踵平日無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難便自退怯不得受用若乃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等工

匠有何道術只緣平日習慣神氣守在一處他物

不移耳目不亂故雖偏術小技亦與伯昏之射同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猶縱下潛黃泉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神凝氣聚抱而為一在高無

今汝怵然有恂音目目吳人呼瞬

爾於中如也殆矣夫神氣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名艾獵楚莊王相曰子三為令

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

子之鼻間栩栩然不見息出入息子之用心獨柰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

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

南華經臺縣卷二

而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得失非我則在乎彼。矣。且彼我亦無定在。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耶。

亡乎彼。貴在令尹與我無與。貴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

彼我莫得其耦。方將高視遐想于天地之間。審何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

暇至。一作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

其為人也真。在至人之先。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

刳。劫。伏戲黃帝不得友。非言可窮。非色可淫。非威利可屈。非古聖可友。一貴

賤同古今而齊生死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泰。山而無介。大。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億。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

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在皆可故不損已為物而人已咸得。楚王與凡君

豈止神氣不變守其在已者而已乎。楚王與凡君

國名周公之後。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有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在彼無我在我無彼。神立于獨而遺于外。不以亡為亡。不以存為存也。凡楚無存亡得其未嘗亡未嘗存者耳。郭

子玄云。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聖人離形去智。墮體黜聰。知道不可致身。

非吾有勃然油然。生死聚散。通天下為一氣耳。觀於天地而得本宗。昭昭生於冥冥。則有不形之形。不際之際。資焉不匱。假而不用。死

生任化。內外兩忘。此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

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可以一人為天下可以一日為百年彼以有為有言求免於無知無能者人雖聞香已則燼矣大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化

天下希及之

知如字北遊於玄水之上。智屬火位在南北遊玄極動極而靜至彼至陰之原

也登隱音墳之丘。隱出弁起丘貌而適遭無為謂不言之教焉。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上聲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路則得道三問而

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此種不言的學問要人直下領悟

悟處開尹子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顧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位離登

狐闕音闕丘名之上而睹狂屈。猖狂不知所之必且自屈三者皆強為之名焉知以之。是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予知之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欲言則狂不知言則屈知不得問反於帝宮。中宮土位黃乃土德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無為謂與狂屈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

之。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我與汝終不近也。

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夫知者不言言者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

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語見老子前此皆寓言以疏此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道德在我致則招之使來至則自此至彼王雱云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

道莊子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子

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

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至仁可為也

義可虧也不必禮相偽也不可故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

華而亂之首也外飾而無其實故曰為道者日損

點聰明墮支體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也無其有矣又無其無一切盡滅却又是一件也少不得無一件做不得圓覺經云幻滅滅故

非幻不滅大易云無思也無為也今已為物也欲

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音異也其惟大人乎樸已散

欲復返於無物之初豈易易乎大人體合變化故

化為神不難物之難於無為者緣情識知故各以所

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而好惡莫大于生死誠知

死生為一氣之聚散而無有終始則臭腐神奇通

於無為而無不為也易易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

之始孰知其紀生死往來更相為始人之生氣之

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盈天地間只渾芒一氣

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塵消氣復若

死生為徒同是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

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萬物本一無神，奇無臭腐而凡

妄情執橫，如分別。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奇神

臭腐卒無定在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易曰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碩果乃死者種之復

生非死為生之始乎？臭腐復為神奇乎？汗泥生蓮花，蓮花落復為汗泥，嘉穀為矢溺，糞田又復

為嘉穀，反覆相循，何有窮？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

極何美可歆，何惡可厭。人故貴一。一於氣則可聚可散，亦無聚無散，當生

不生，分別一無分別，故足貴耳。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

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

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且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

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禪

云若親證時隨處隨念悉足現量之境，但持文義

者只是陰識依通一遇逆順時境便成凝滯，一遇

差別間處皆墮疑情，如華嚴大師訶鹽官和尚云：

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淨名經云：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意

以無言為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曰：解

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語言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

則言默一如一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美則充乎其中，大則廓

顯行理自有條成，乃不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聖亦不說故能通理之變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

作也一于無為者至人也貴一而不作者大人聖人

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觀於天地之謂也

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無為至人

安得有為今一作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道為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而

異變方圓異象莫有知其所以然者蓋既扁音篇

然而萬物非彼自古以固存彼未六合為巨未離

其內至大之域不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至小之倪

有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與物同波而日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無

借給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

於天矣昏然若亡而不亡油然無形而妙天下之

朕而超於色相形聲之外無所容吾知也不知而

又何言哉又何為哉此之謂神明至精天下之大

本大根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可知矣聖人

行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觀此而已能觀於天歸

易自齧缺問道乎被衣音衣被衣曰若正

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則

復矣何思何慮何處何服則一於內守而神明至

精不離矣德將自至而同於初道將自致而集於

虛汝腫音充未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道德

昔相推形神頃釋故吾言未卒。齧缺睡寐。收視反聽神還

舍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喜其受道之速曰形若槁骸。心

若死灰。真其實知。了知不辨真實不以故自持。媒

妹。音妹媒晦晦。淮南子作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形若槁骸無所正也。心若死灰無所攝也。無知之

知乃為真實。真實其知而不自持。其有芒忽其心

而人不可見其有是與變俱獨舜問乎丞。前疑后

化者也。彼何人哉。人而天矣。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聚形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圓覺經又云四大各

精液便利歸於水。暖氣歸於火。動轉歸於風。今者安身

當在何處。是即色即空。列子云吾骸返其根。精

神入其門。我尚何存。是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也。陰陽二五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不能

交通成和正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代相禪如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

陽氣也。運動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道可得而有

二也。身非汝有。而况道之無形邪。若身是汝有者

則美惡生死男女多少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

汝不能禁也。育子長孫不自知也。氣散而死。汝不

能止也。子孫滿前。不汝貸也。非惟生死即居處飲

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有暇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

疏瀹音藥而心。通其滯澡雪而精神。滌其舊掊擊而知。去其

識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邊際略梗概夫昭

昭生於冥冥。莫有而有有倫生於無形。無有而有

始由精神生於道。精神靈於氣而氣發於虛道體

神生於虛氣同原皆形本生於精。氣聚成形成形皆由

也。下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者

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人胎生。含藏八竅

者。禽卵生。依穀曰卵胎卵不易種其來無迹。其往

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大也來必有往。來往

所履必有其門。往來所至必有其房。然精神在太

虛之間。安見其往來。安見其出入。而所在旁昭實

不可掩。昭昭也。邀於此者。與道遇者心無隔礙諸四

枝彊。思慮恂達。周通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

物無方。天性全而精神定效能于四肢發竅于耳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

得不昌。此其道與。而實無所待自然者道遇此者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而不知損者。聖人之所保也。聖人絕知棄識獨葆

損益。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海若

者容恣無量復始者變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

化何窮葆真者能之

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運用而度量之以應物于不窮提挈萬有亦為君

子之道然以我運物彼猶有心于外也惟為物所

取足而不匱者則無心于萬物而出之不窮此則

非陰非陽而後謂之道蓋至道無功無功乃稱道

也中國有人焉至天地間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

之間直且為人寄形宇內將反於宗也直且為人與人同

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醺物也反於天地之宗

形抑且無生非特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

者氣之聚也聚則必散生餘幾何禮記注云醺梅

漿也暗久醺之也漿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百年之期有修有短比之天地奚足以為堯

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果核有

理自古及今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至近而品

致然羣居類聚必以相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

序物無不理但當任之

不守大道之序聖人不逆不留遭則因物付物過

所迷守則鬱困株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守苦節以為貞帝王經綸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隙中之過卻隙

也必由道德忽然而已須臾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音然

莫不入焉出於機入於機不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為大解其天弢音墮其天袞音紛乎宛乎林疑獨云人生

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袞呂惠卿云解弢則施張莫拘墮袞則卷舒莫礙紛宛乃其狀也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魂魄二物將各返於陰陽而身

與之俱化如行者之赴家也焉不形之形形之不

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

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也不

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也始由無形而至於有形復由有形而至於無形楞嚴經起顛倒論雙計

有無自體相破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中觀無不無此有無二見人所同知人所同言而將極

乎其至者則其所務不出于此矣蓋明見無值道務則有言言則不至至則無為謂耳

昏昏闇然乃值一說物以兩相值辯不若默道本

默不論也纔有辯則非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聞彼則聞此之

謂大得默而塞之一無所得無所不得摩論云有得即無得之偽號無得即有得之真名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

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必欲名莊子曰在螻蟴

二虫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二草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甕音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音溺螻蟴有

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生而有形屎溺有有形而臭穢無非物也道不逃物何物非道釋氏所云

無情說法瓦礫熾然常說正此意也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

也固不及質汝問不及其本正獲儀禮大射有之

問於監市市履足狶音希也豕之肥瘠蹠其每下

南華經卷二

愈况

履狶於難肥之處此處肥則無不肥矣以汝况屎溺卑下而為道所在則無所不在矣

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

必期必也汝曰期而

後可是必欲指定道在何處然不必如此天下豈有離乎物而得為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道如

是言亦如是周徧咸總言其無所不在也若游乎有則不能周徧咸矣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聞

聞道言與聞皆非道也將與子更進于無物之境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而周徧咸以游

彼無窮乎若然則論及其質我無說子亦澹而靜無聞相與無為而清靜安和以適吾志也

乎

與地同德

漠而清乎

與天同體

調而間乎

與陰陽同和此皆無為之妙

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

所止

志已寥然極其空虛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安知其所至之所適去適來似有所來而

實無所來安知其所止之所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

方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

平音閔

宏音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

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謂盈虛衰

盛而衰

殺

音曬隆而殺

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

衰殺非衰殺彼為本

為首

末

為尾

彼為積

合散

分非積散也

結上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徜徉乎虛曠之中廓然無際

也雖玄聖大智游於其中而安見其際有際則知其

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俱化無有邊際而物不離物則有邊際然道無非物有不

際之際物無非道有際之不際耳所謂物際者盈

虛衰殺也。皆有兩邊。物物者彼也。惟彼能為盈虛。衰殺而非盈虛。衰殺能為本末。積散而非本末。積散境數。歷然聞爾。空寂非無。非不無。非有非不有。兩在不測。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一切眾生。則非眾。如者不生。來者不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

諸相。畢竟可破壞。非真實體也。一切眾生。盡名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乃至于一不形之

之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體道神

隱。几闔戶晝瞑。阿荷甘日中參。戶而

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

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

而歿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死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之宗主言。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老龍吉也。端至細也。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細之又而猶知

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超羣有以幽升。量太虛而永存。於

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冥冥而謂之冥冥。猶涉擬議。知有之為無。於是泰

清。問乎無窮。於是泰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

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知道。形故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

約合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貴賤約散道之名數也

無名數凡可舉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誘云未始有之

氣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不知者合道故深玄而處內於是泰清中而

歎不待其畢曰弗知乃知乎知乃知乎孰知不知

之知郭子玄云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

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形者形矣而所以形形者不形不形而形形不物乃

能物物郭子玄云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一云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值其對即離其

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

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絕學棄教歸於自然無問問之是

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

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

崙不遊乎太虛無可問而強所可問者窮矣無可應而假有以應者外矣內無所有

外有所窮以此待彼而如是為問答者外不觀于大化之無窮內不知乎太初之無物是以無能為

域外之游而道遙樂也宇宙可見故曰外太初不可見故曰內崐崙在宇宙之外太虛在崐崙之先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窮丁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境觀于無而窮于觀

滅斯其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

而未能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性體真

至矣所有所空。既無而無。無亦無。如剝蕉然。直至層層

俱盡。而後始為空。到故光者。照心也。所照無而照

亦無。斯能至于無。無也。今照于無。而未能無。其照

則我猶落無之一邊。而為無。所有矣。靜淨之內。纔

著一物。何能至。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成玄英

曰。光曜者。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

照察。故假名光曜。境大馬司馬官名之捶。音贅。鍛也。高

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鉤馬腰帶。誘也。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占鉤。輕重

也。鉤云。釣鉤也。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

少差。而無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

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守即所謂純氣

之守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用志不分。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

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之于

之于他。故得專精凝慮。至老而長得捶鉤之用。是

以不用為用也。若至亦無不用。都無所懷。則物來

玄應物皆往。資而不匱。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

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未有天地之先。吾

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此處正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之。時本不可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驟問而夫

荀子有難於言者。姑因今推古。而曰古猶今者。正如

也。未有天地。即古也。無古亦且無今也。淮南子曰。

有形生於天地。即古也。無古亦且無今也。淮南子曰。

秋曰。今之於古。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

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

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

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去聲）

不神者求邪。（無心則神。有心則不神。虛則受。實則求。）無古無今。無始

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古今終始相待而有。若無待則皆無。）

矣。明此則知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天地

則未有子孫而可有子孫也。子孫傳世而無窮。以

况天地亘久而不息。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人

類則有子孫。有陰陽則有天地。無一息之間斷而

已試將太極一圖來參看。圈中陰陽相對而生動

靜便是古今終始。下五行男女便是子孫最上一

圈。空同無有便是無古無今。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猶云罷了。不消對了。此處絕思慮。罷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解悟。）

蓋不思而得者乃真得。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

生。（益生厚生。求生禪益於有常之外。又誤認死而不亡。求其雖死猶生者。是以生生死死者也。頑空斷滅。捐棄一切。有為之法。誤認寂滅為樂。求其為槁木死灰。是以死死生也。容知死生有時。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更作死。想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死生有待邪。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

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

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不以生死亡獨化而非有待也。知生死為一體。安有物而先天地生者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物物者也。非物而不離乎物者也。與物俱出。亦與物俱入。猶其有物而亦未始有物也。至人無恩。聖人體之以長人欲。還太古無為之治者。其亦惟求之先天乎。何以曰不得先物。蓋以陰陽為先之而陰陽即物耳。）

西華經卷之二

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以至道為先之而至道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也無已一作無窮物之相物無窮至愛不窮于物亦取於有物者也王雱云靜與物為常動與物為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為離動與物為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顏

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將者承奉迎者邀致皆應物之涉回敢問其

遊遊於無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應物無迹

而中有主淮南子云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曲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隨物遷萬舉而不陷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必與之莫多其外化者與物偕逝也內不化者守於至一也有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

如人胸中有箇不淫不移者然後能輕富貴有箇不憂不懼者然後能一死生而古人至一之衷安

見有外之可化乎安見有內之不可化乎安見外有物而與之相靡順乎安見內有一而必與之莫

可加乎此無所將迎而能游乎其天也一說與物化者猶見有物也有物尚有一不化者也忘內忘

外者安見化與不化無心而恣其自化狶韋氏之

則物與我兩不相傷益之而不加益矣

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且外物之遷化豈一日哉

在昔天下一家未有藩籬之分也自狶韋氏以下囿而圃宮而室世益衰居益狹矣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音也有廣狹而君

子則所居之人各有所居以宅物也是非競而况

起彼我互角如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鑿

今之人乎是非相奪而今且益紛矣惟任其論之

之自為然後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是非兩忘休于天均

我與物化物莫能櫻則能與人相將迎而獨遊于無所將迎也無為無不為不物而物物惟無所將迎者乃能與山林與皐壤與
一本多與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

林皐遂爽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境生情也

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

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如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其去弗能止。悲

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山林皐壤物境也哀樂物情也物得以欣戚我而我

受其欣戚者我不能自主直為物所寄寓耳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

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

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

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知慮所及

為遇遇有限也力量所及為能能有限也不安于性命之情而強以求知者免所不免齊所難齊是為知去言之言去為之為廼為至至乎情愈悲智愈淺矣





南華經雜篇臺縣卷三

延陵吳伯敬長輿會解

庚桑楚

庚桑爲人之所歸拙乎人者也其言全形抱生衛生之經而南榮未悟故老子

藥之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而止乎所不能者
宇定有光行獨無名有天助無天敗矣顧藏
身深眇者藏于無有而有無其有無無其無
孰可分乎孰可知乎欲悟生死之一體須破
移是之妄見三一不散四六不盪混天人工
拙忘非譽敬侮而達于至虛虛則無爲而無
不爲也爲出於無爲則動無非我緣不得已
而出入于天門同乎天和矣朱晦翁云庚桑
子一篇都是禪其他篇亦有禪語但此篇首尾俱是

老聃之役

役猶弟子見列子圃澤之役註

有庚桑

姓

楚

名大史公作亢桑

者偏

獨

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在魯又云在梁州

其臣僕之畫然知音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之畫然飾智挈然矜仁得其真宰可以臣妾仁智而不覺其自遠絕仁棄智也擁腫純朴

之與居執掌拘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一作穰豐登也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音仙然

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

餘與四時俱者無旦夕小利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乎象以尸祈以祝禮之如社稷陳俎豆而尊事之也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異其不樂許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

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

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皆得自然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言小也而百姓倡狂

不知所如往一本無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細語

也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標斗柄也

揭木為標之人淮南云為人杓者死註杓所繫也邪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及此故不釋弟子曰不

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音其體而鯢音鮓音

為之制音步廣六尺仞高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音為之祥以小丘為善喻夫子雖不足於小康而小民已各得其願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大皆有所尊音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所歸善利所屬莫不

崇重堯舜之所不能違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

函音含車音車獸音獸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

患。吞舟之鰭音蕩而失水。則螳音螳能苦

之。名見于世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抱生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退藏

形生乃全至人且夫二子堯舜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垣墻不可

渾朴者傷蓬蒿不可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

又何足以濟世哉。藏身深眇故德遺堯舜而不為

舜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增穢亂耳舉賢則民相

軌。音乙尚音乙競音乙為可舉。任知則民相盜。多智相役之數物

賢能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逐利無勤子

有殺音試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音裴阬。盜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

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相軋

而相盜相盜不已而相食末流所必極本南榮趯

始於賢智之為崇耳堯舜者遺其亂者也漢書古今人物表

楚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受業。以及此言邪。所言藏庚桑子曰。

全汝形。體其受抱汝生。守其性無使汝思慮營營。

南齊書卷之三

去其識而不鑿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
 未得其圓通則一形之內不知其異而莫得其同
 豈唯耳目有盲聾而心志有狂惑哉將目不見背
 足不上頭形與形開物為形碍以心覓心了不能
 得形何由全生何由抱慮何由釋昔一禪者問安
 心法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為汝安心竟趺已及此惜不能直下承當猶舉前
 話不免葛藤也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
 營趺勉聞道達耳矣於此勉強以求聞道僅僅達於吾耳而已目耳根入者終

未融通鳥可及化

庚桑子曰辭盡矣

前之三言已畢其理

曰奔蜂

蜂小

不能化藿

音蠋

蠋音蜀豆中

越雞

小者

不能伏鵠卵

魯雞

大者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

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

鼓鑄之力微也

子胡不南見老子

轉手接人如黃檗打得臨濟徹困却令去

愚大

南榮趺

音盈

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

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眾也

挾三言而來故眾禪家所云你胃中正開也

南榮趺

懼

懼一作

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

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門入

一勘棒喝不施吾我俱喪不得所答于今并失所問于昨正是撒手懸崖命根斷處惜又不能承當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音乎人謂我朱顯與

也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

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

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與已為對峙害不在彼

則在此知與仁義為伎倆失之害得之亦害三言與偕三患莫避願邀師之寵以紓已之愁老

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目擊而見來者之衆言出而益信衆之未往也善吉校勘人直無躲

若規規然失神若喪父母揭音竿而求諸海也

以短小之物入深太之域而索喪亡之親終無返理汝亡人哉喪失性情之人惘惘

乎自愁不得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

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一作息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

津津乎猶有惡也知取舍滑心而惡之使去欲復於虛靜而召其所好顧有好有

惡而兩存交戰歷日之久得不自愁然灑濯而去惡者是汝則鬱鬱而自愁者為誰愁既非人去亦

由汝鬱則愁愁則惡雖曰去惡而此胸中尚津津然有惡之可見也尚未灑然直須一切截斷至召

無可召去無可去夫外韍音獲制縛也三蒼者不

可繁而捉將內捷音蹇內韍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外內音蹇捷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耳目外也心內也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虛靜恬淡斯能全形抱生若乃聲色接於外不能過而不留

則耳目滑亂心受外轆而繫矣就此紛紛煩擾之時尋覓本體其如物拒於中而內者已實將內捷而不開何欲惡動於中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綱疊心受內變而繆矣就此憧憧營結之中尋覓本體其如心涉於感而外緣難斷將外捷而難解何夫偏轆猶不可況外內雙轆乎外內雙轆雖有道德者尚不能持況學道者乎放讀作倣一說持者或制之外或制之內尚無下手處而況於達化放讀作去聲

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常而已矣有病者者病病者主宰也病者能自言其病之狀則其主宰猶未病也我今聞道而愈見惑亂聞愈大恐病愈深所云養生之要願及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從真性上用工更不用**能勿失乎**載營魄抱一能勿離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不窺牖**能止乎**知止**能已**

乎知足不辱大休歇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自勝

者能脩然乎忽今漂兮**能侗然乎**昏昏問問**能兒子**

乎專氣致柔**兒子終日嗥**音號**而盍**音厄**不嗄**音沙

和之至也任口之自出**終日握**捲**而手不規**

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終日視而目不**

瞋音聯**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行不**

知所之任足之自趣**居不知所為**任體之**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任物自爾**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趺曰然**

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至人無德知此之為德便落窠臼故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以此解發。濶泰則不可以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

釋者。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為物蔽結。礙

不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

靈。共食則耕鑿共給。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人損不

也。樂則均調太和也。不相與為謀。俗所不能同。不相與為

事。人役倏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任

而往。騁於世途。抱真而來。住於一宅。觸曰。然則是

至乎。曰。未也。非以此為不至也。學者不至至者不

云立處。非真是也。然不與他分割。一句只將前說

又誦一遍。令他自悟。悟之即為道。不悟即為藥。悟

之即為藥。不悟即為病。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禍福利害。生於有心。無心之至。愛惡失得。何自而

來。超出禍福之外。又何人世之患乎。關尹子曰。能

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見之者。陰符經

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所謂抱一勿失。能止能

已者。也。忘之者。陰符經云。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

神而所以神也。此所謂倏然洞然。能兒子者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

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泰然而定。定則生慧。天

其即天也。人修而得此。則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

天鈞敗之

學者所不能學行所不能行辨所不能辯者不知止也知止其所不能知者至矣

至者當下即是也不然巧奪天工備物以將養形

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

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納音

於靈臺

萬物

與我為一全汝形也接物而心生非出於虞也由中以達外誠已而發也若是而事不如意不免于惡者天理自有窮通也安之若命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靈臺許慎云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臺取義於持載靈擬用於神明上曰敬中下曰誠已無非持也持而不知所持以有不可持者靈妙難執

之物也持則失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

不舍

上聲

每更為失

達彼而不由於中發皆妄發何由而當不當而為惡至矣所宜

委之於天過而不有而乃以內於靈臺鬱鬱有惡焉則不當一失也不舍更一失也豈不足以滑成以伐和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不善之為無所明逃于幽明之間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顯無愧于心則獨行而不懼所謂行乎

無名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

音古

人也人見其

跂猶之魁然

券合也券藏於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故合於內者獨行而不由於名合

於外者惡分而求有以備行乎無名者庸德之行聞然日章字泰定而發乎天光也志乎期費者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猶貨殖者然矣歧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也彼期費者祇為盜誇也所以老子云良賈深藏若愚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盡人兵莫憐于志鏌鋣音如字吳王雄劒即所鑄者為名為下寇

莫大於陰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與物窮者不見一物身如天地量等虛空物咸入而容焉與物且者且然而有

之姑與之雷同而志不屬則此中局曲自身且不

能容矣焉能容人不能容而誰與親乎無親者盡

是他人矣故志且憐于兵也一念嗔忿戶內干戈

惟至人能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人在五行之內

真氣日被其銷耗而不自知惟至人藏於非陰非

陽而無心故不誨盜而盜無自乘郭子玄云心使

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

逃高誘註云體道人同日夜論賊害也又云憐猶

利也故老子曰志意精誠伐人為利道通其分如字也其成

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

其有以備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

通其毀也而莫非道也所惡於分者凡以有心于

備所以惡於備者凡以有心於求備有見於備而

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敗故

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

得不知道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生入死通而為一應於外者反於內則

為德為神溺而忘反情識外出而得是謂得死心

馳則及於死術淪於鬼趣無

是非則活着是非則死役於外而言滅而有實鬼

得非有得也近死之心不可復陽

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於無形中而

同域於有形中而視若無形即色即空太定出無

生光佛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

有聖經義卷三

本入無竅

生不知其所來

有實而無乎處

一出一入皆實

有之特無方

有長而無乎本剽

未同音飄亘古亘今何長也特無首

尾之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有出必有入無本必無竅有出入而無本

竅者即萬物之自虛故履物而即真不離幻相而證實相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

也

四方上下曰宇見在有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往古來今曰宙有古今之長而不知其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人之生死亦然

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郭子玄云死生出入皆欬然自爾未

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有不能以有為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出而不反徒見空界

即有所得亦是死法不知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象無於有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

合皆安之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有出有入有實有長而無乎形迹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無本無

竅無處無本剽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剽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

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入幻相實相一如也出入生死無不由之而了無其形此曰衆妙之門老

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矣亦復無無有焉人法雙亡能所俱遣聖人於此藏其身

則虛靜恬淡而萬有之根基於此立矣肇論云若以無有為無有無有即是有捨有而之無譬猶迷

峰而赴壑俱不免於患是以聖人處有而不有處無而不無不取於有無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

同塵周旋五趣倏然而往倏然而來有古之人其出入而無出入恬然無為而無不為也

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知無其知以

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肇論云至虛無生者是玄鑑之妙解有物

之宗極也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亡失於外以死

為反也始返其真是以分已雖欲均之已有分矣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

為尻音考平尾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守一作宗吾與

之為友知其分又是三者雖異公族也皆楚同宗昭景

也著戴也冠以衣甲氏也著封也邑以封非一也未始有物

者無也無則至矣次則欲無其有又次則謂有生

于無三者雖異而出于道如昭氏景氏甲氏三

者皆楚之公族而或以服封不同耳異而公族非

異一而服封非一是以分已不定而分遂至移是

有生黷音闊喻氣之凝聚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

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人生一聚氣耳絨然

分矣則各是其是是無常在轉移不定而此之所

是非彼之所是也言其言也非其所以言也而所

言者其誰耶不然也臘祭者之有脆音毗牛胾音該足

可散而不可散也分脆胾於俎上可散也而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廟偃一地

饗燕屏廁以偃息當其偃息則寢廟之是移於

屏廁矣是非之移一彼一此其不常者類是請

嘗言移是非所言而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

棄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

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去聲以不用為愚以徹

為名榮華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

同於同也

移是之說原於有生有生則有知尊知者於無是無非之中而乘之以是非循

名務在責實遂居已於實殺身可以成名遂以已徇名而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而妄有知愚榮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如蝸與鸞鳩同自足於榆枋之下矣而人又與之同也 踉音市

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傲音兄則以嫗預音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

踐市人之足則稱已脫誤以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踉弟之足則撫循之無所辭

謝也若父母而踉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矣可見辭讓之禮忠信之薄而偽之首也不人不見人之可遜不物不見物之有宜謀慮百出而知愈小五藏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者小信之質耳大信

除徹

同撤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德以同於初為至道心所之志之主德得于心道導於德故必徹

以通于一為達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恃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

富貴顯嚴威名

利六者勃志也

高誘云此六者人情所欲也

容身動色面理

理氣氣意六者謬心也

高誘云此六者不節所以惑人心者也不節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高云六者不節所以為德累也去就取

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高云六者宜適難中所以窒道使不通也總之志發于欲

心係于想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有為則塞其無為之用此四六者不盪胸中

則正

高云盪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于智臆之中則正矣詩曰靖恭爾位正直

是與此正則靜

戒生靜則明

定生明則虛

之謂也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一物不容百獸逆起太虛之中何所不有高云

道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道出於德之上不尊無以

為道德立於生之性者。生之質也。生有聚散性無始不生無以顯德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而生者性自然而已然。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而動以人為斯出動未嘗動故為無所為加。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

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為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非出於德性。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之視然。視物不生分別。其有所動皆不得已。而後動。所謂性之動也。動而效彼則亂。動無非我。一出於自然。而不參以人為。則彼我是非各雖有分。而實通於一。蓋道無非我也。一說動以不得已。迫而後動。動非我也。於非我之中。又無非我。則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昇工乎中微。不治之治。治之不治。名若反而實順。

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善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巧而觀于微。不能使人無已譽。則工于人。而拙于人。聖人動無非天。而不能隱其羶。行使使人無已。從拙于人。而工於天。進于聖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不唯受天損。不受人益。人舍之。天助之。斯為全人矣。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其天如鳶之飛。魚之躍。皆自率其天性。若人則不能矣。未免以智巧自喪矣。譚子化書曰。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融融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全人惡去聲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人不能天。而全人又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况一天也。人吾自分別。與吾相勝。而不能定者乎。惟一雀適都。不知而往之。斯工乎天。而俚乎人也。

昇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

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工于人者

以其威得之工于天者自無所逃然而得籠之者亦因其所好也如伊尹百里奚皆有伯王之志者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若使胸中

洒洒一塵不掛鳥得而籠之哉介則者移音修畫

飾外非毀譽也。胥靡城旦春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音服反音微習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

為天人矣。形虧者不復以好醜在懷故可以棄飾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惟夫反復翫習者雖復小事皆所甚惜顧惜於已不以遺贈於人知道在已不可遺贈知有已則不知有人而忘人矣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豈非天人乎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

然。無人情者不以敬喜不以侮怒忘情而合出怒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然非無喜無怒也怒雖出而不怒怒出而不怒怒而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出有已發之中和出於未發之中靜神者中

之體當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

聲。則緣於不得已。欲靜欲神欲當者此感應之恒情然氣虛而暴之不靜心靈而

滑之不神為非迫而後起。則不當郭子玄云平氣

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自

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不

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不

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然也。

徐無鬼

首勞君以導利其天性蓋天性不終泯也為天下者奚為哉惟勿櫻其神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已所謂勿櫻之者在去其害而不事不物若死其質而不見不

聞未有不得人者也未有能觀我者也德總于一言止其窮是謂不道之道不言之辨而大若大地備矣與大人之誠乘天地之誠其惟古真人乎於人不比於已不殆以天待人斯知天之所持源而往未始櫻也

徐無鬼

緡山人

因女商

魏幸臣

見魏武侯

名擊文武侯之子

侯勞

去聲

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

平聲

故乃肯

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

以下俱去聲

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嗜欲

音牽

好惡則耳目病矣

多欲則神傷絕欲則形妨

惟至人能行於欲而不流不流者外生也若亡若喪者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

於我武侯超

悵

然不對

其言不悅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

去聲

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

以搏執求飽

是狸德

也

狐狸性貪

中之質若視日

瞻遠而思奮

上之質若亡其一

精神不動若無其身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

馬

中繩曲者

背

中鉤方者

頭

中矩圓者

目

中規

所具件件合法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

材

天成

若卹

恤音

若失

逸音

若喪其一

驚竦若飛乍入乍出喪失其耦

髮髯不及又淮南子曰騁若飛騖若絕

若是者超軼

音逸

絕塵不知

其所

不知其所去而

武侯大悅而笑

言之非遜

徐

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

音稅下同

吾君乎吾

所以說吾君者橫

西與東合為橫

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南與北合為從說之則以金版秘載六弢音滔大公兵法

也奉事而人有功者文經武緯見之不可為數而

吾君未嘗啓齒笑也樂鶚以鐘鼓有愁無悅今先生何以說吾

君使吾君說同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

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罪以

徙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舊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僅識於國中者喜及期音基年也深入無見

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失逃

虛空者山中藜藿音羅柱乎一作鼪音上鼪音又之逕踉

位其空音郎欲聞人足音足音步聲然而

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音輕歎音開去逆氣

歎其側者乎骨肉至言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音

歎吾君之側乎聞相狗馬而喜猶去國而見所知

邇之已幸而况所親乎各得其本性之所好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音序

栗厭葱韭音久以賓音外也寡人久矣夫今老邪

其欲干求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

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

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飲食君之酒肉得非以養乎然不必

干也天地養人均一無二不為人君而縱之使多不為庶民而限之使少辟之登高居下特所處不

同不可以此而定長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

養耳目鼻口

居高剥下瘠民之膏腴已之形如此之養已違天地之平矣

夫神

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

神者我之

神也不自以為是也和者同物姦者自私和則虛靜恬淡寂漠無為故神喜之姦之為言亂也六塵

外侵六根內懷而天和賊矣病莫加焉

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形

所養神之所惡形若有餘神不自許交攻遇戰形神俱瘁得無勞乎君之所病者有在固不自知耳

人則不病而獨君病者思自得之將神者告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此固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也欲之

為之則為之以有心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吉民之始也

有

于愛民愛乃害始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乃意於為義義即爭原

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無為為之乃成

凡成美惡器也

美成於前

則偽生於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形固

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仁義無形為仁義則有形為立而偽妄不免形

偽而添設日多造必有成成必有變日以心闢為內伐與物為構為外戰形固有造之者無形則無

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戰奪之者無變則無戰矣是在鎮之以無名之朴而不

以成美自居

君亦必無盛鶴列

陳兵如行於麗譙戰樓華

之間無待

兵步

於鎬壇

祭所之官

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

之舍本宜靖謐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場

無藏逆於得

得順境也失逆

境也有得則有失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

知謀自機巧而出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以此而求勝於人求養乎已夫殺人之士民

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在古一國之民獨為萬乘之主以養吾耳目口鼻而神則惡而病之吾之私

孰為善而勝安在也與吾之神內自為戰戰君若勿已矣若未能已必欲以治國

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絕去仁義之偽形一千虛

無恬淡寂寞無為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應而去來順逆任運于物不以已與夫民死已

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民脫于死各得其生則吾之愛已行而甲

黃帝將見大隗兵無所陳矣亦無所用偃矣是謂行無行懷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乎具茨之山音偉大道一今名太隗在方明為云大司神名

御昌寓音禹驂乘音車張若謂音習朋前馬音二昆闥音昏

滑音骨稽音雞後車音二人至於襄城之野襄城南五里有首山黃帝

遊所常七聖音黃帝并方明等皆迷音欲見大道而聖智不絕宜其迷也七竅鑿而渾沌死

無所問塗郭子玄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

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

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此指牧馬言此之若此又禪之當下前之即是

奚事焉郭子玄云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

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務風病有長者教予曰若

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

事焉。

六合之內未離乎物。習於所染。遊於其中。不無眩惑之病。迨其奉教。曠若發蒙。知日出東

方而入西極。晶瑩不昧。變化推移。乘之爲車。偕以出入。而身在曠蕩之野。有目則睹。無物可拘。障礙

日撤。積症漸除。然在方之內也。非方之外也。遊於廣所也。非遊於無窮也。必遊於六合之外。則無物

不御。無象可乘。極自放任。物莫能撓。我無爲而民自化也。爲天下者亦若此。游而已。豈更復有事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身問非其事。答非所事。小身在事外。應得環中。

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

害馬者而已矣。

人非能益心去其累心者而已。黃馬以過分爲害。羊以鞭後爲牧。

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子玄云。師夫天然而去其害。則大塊至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

思入幻杳。

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談有條理。

則不樂。察士無凌詈。

音歲。相凌。輾相詰問。

之事。則不樂。

皆囿於物者也。

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招各以所樂爲囿。聽萬物之所召。

世之士興朝。

招搖自見者。跂足魏闕。

中民之士榮官。

庸人。羶悅。筋

力之士矜難。

舉所難勝。

勇敢之士奮患。

向所無前。

兵革之士

樂戰。

試所恒習。

枯槁之士宿名。

苦節之貞。名聞在久。

法律之士廣

治。

鍛鍊羅織。深文遠引。

禮教之士敬容。

動容周旋。無敢不中。

仁義之士

貴際。

矜仁履義。邁會乃庸。士品不一。不可易方。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庶人有旦

西華經卷八

卷八

暮之業則勸

樂得其志故勸

則情見所長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事非其巧

則勇于為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貪夫權勢不尤

則夸者悲

勢物之徒樂變

勢為權勢物為物

之徒也

死權與財乘乎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事變而後可以得志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凡此諸士用各有

已也隨時効用順比於歲者也

易者變也當其時

則各有用時變則失其所以為物矣物於易者與

物變化不能與物俱化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

身不反悲夫

皆外役其形內役其性紛而馳其在

我潛而注之于物萬有其物萬有其營以物進以

物退而終此身沒入其中也長迷而莫悟一出而

不返可不謂大哀乎郭子玄云不

寸一家之能而

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

天下皆羿也

可乎

不期而中倖中者非善射也若

惠子曰可莊

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

也可乎

非有公是而私自是者非真是也若以私

是者為是則人皆為堯矣言可乎定下可

也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子墨

楊

秉

公孫

四與夫子

施

為五果孰是邪

天下皆堯則五者孰

或者若魯遽

時人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

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

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冬寒之時能爨鼎而

造冰而使之寒若難矣然冬至而陽氣已生夏至

而陰氣已生雖似非時而陰陽從類有可召之理

西華經卷八

卷八

二十

二十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

於室。相去雖遠鼓宮。此瑟鼓角角動。高誘云叩大

彈大角則少角動音律同矣。唐洛陽有僧房中磬向夜自鳴怪之成疾曹紹夔知律者

往詢之俄擊鐘磬復作聲紹夔取懷中錯鑪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問其故曰此磬與鐘律合故彼擊此應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夫或改調聲去

一弦於五音無當聲去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

不應同一瑟也其或改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者以宮為君故能役他律也遽以此誇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能相出也而橫自以為是惠子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以言語相

抗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子惠

言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莊子曰。齊人蹠音直住足

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守閹不用其求鉏音刑

小鐘而長頸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郭子玄云唐失也又楊慎云唐

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齊人

蹠子寄之于宋謂其可以守閹不欲其完至求鐘器反加束縛惟恐破傷不幾于賤子貴鉏乎亡失

其子不能遠索自失輕重親疎之類夫楚人寄而

蹠閹者。病足而為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

始離聲去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蹠閹之人客於外

而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爭忘其濟已之恩也未至於舛而造怨何為未出於域而徒爭於口何為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白飾也漫。其鼻端若繩翼。使匠石斲之。

斷又難匠石運斤成風。斤之恣手而不知聽而斲之。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傷雖有妙斲無所用之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所以藏莊子之狂言也。彼得遊於無刃此得遊於亡言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

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

又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

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

而下。

不若皇帝。

以德分人。以財分人。

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南齊書卷之三

者人不親以賢下反遐嫁人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

可郭子玄云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吳

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音舜然棄而走

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音脚抓音單捷狀見巧乎

王王射石音之敏給搏捷矢狙之敏利矢雖王命相

者佐獵人趨促音射之狙執獲被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

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

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非一客富貴則有

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資之色尊寵則有顏不疑

歸而師董梧有道者以鋤其色不能滅其萌要在斷

若拙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忘巧任素南伯子

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夫子

之最而灰心稿形曰吾嘗居山穴之中一作矣當

是時也田禾即田和以齊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

賀之以得見子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

故鬻音育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

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

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

遠矣

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未盡於心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也有知則為自喪有悲

則知人而不自知故悲人者可悲而悲人之悲者其心猶有悲也亦可悲至此後而忘其悲并忘其所以悲乃始能稿木死灰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泊然無心而與人日遠矣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以酒祭地三

寓言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也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所以

語人今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宜僚楚之勇士善弄

且言之九楚白公將殺令尹子西子期往告之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

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一云宜僚弄丸鈴常入在空一在手楚與宋戰僚前弄丸鈴

一軍停戰遂勝之

孫叔敖甘寢秉羽

舞

而郢人投兵

叔敖

安恬娛樂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淮南子曰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容其鋒丘

願有喙三尺

凡人閉口未是不言有喙三尺未足稱長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一云喙長

多不能言如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

二人無為而兵難自解彼謂不道之道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此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

今之為

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人之言者道之

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道為大朴一而為德卒難返於後德既漓而為德卒難返於

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

心不能測口名

若儒墨而凶矣

儒墨名者類欲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豈不裂道鑿知

禍天下哉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受無所辭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在赫胥希韋中

皇之是故生無爵無位死無謚無功實不聚萬物

非以名不立功非已為此之謂大人為之狗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

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善言即儒墨之相與辨者尚不可為賢而可以

為大乎大無名相迥出言意之表不可為夫大備

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至大無心於為大知

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萬物皆備于我何所

假借而求何所遺亡而失何可揀擇反已而不窮

而棄已無待於物物安能易乎已大人之誠誠之至也所謂實際

在我循古而不摩動與古協非有模倣

聖地也不為自得忘言合大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音

善相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梱音也為

祥子綦瞿然大視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

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涕下出涕曰吾子何為以

至於是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

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距福也子

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酒肉之味已窮而鼻口之外無受也吾未嘗為

牧而牂音生於奧室西未嘗好田而鶉火地生

南華經卷之三

於突

音要楚詞云冬有突夏突複室也

若勿怪何邪

無其事而有其獲莫知其

所自來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

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隨所寓於天地淮南子云交被天和食於地德

高誘云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吾不與之爲事

事有作爲不與之爲

謀

計慮不與之爲怪

循常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

不以物與之相撓

物斯偕耳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

與之爲事所宜

事斯順耳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不見有宜人之事而天乃以世俗之福償之莫之致而至殆怪微也

凡有怪微者必

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相知

之子纂以道揆之子纂與子游者皆天地自然之誠至人衛生之經不爲怪行而有怪微焉萬惡至

而非天也

吾是以泣也

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非人也

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

則難

逃恐其

不若刑

音月

之則易

易售

於是乎刑而鬻之

於齊適當渠公

齊之街正

之街

音佳

然身食肉而終

臨街爲閭

者受君食以終身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

奚謂邪曰夫堯畜畜

卹愛勤勞之貌

然仁吾恐其爲天下

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仁者爭尚之原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

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

夫禽貪者器。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豈唯胸中無誠也且仁義可見貪者將借此以獲

其志猶貪禽者本無厭而假之以器貪愈肆矣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覘。音殯說文云也。禽貪之人而假以續

出于一人而天下有萬形乃欲以一劑割之以為利乎見其利不見其害見其利之寡不見其害之

多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

不知者視不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暖姝

音萱者。小見有濡需。音如者。偷安有卷婁。音權者。

拘攣自苦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之師則暖暖

姝姝。貌妖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自安而豈知言鑿意窮人

非肯往言亦口中之珠也論亦空中之響也濡需

者豕蟲。音瑟是也。擇䟽鬣。一本多自以為廣宮大囿。

奎。大蹄曲隈。音威。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

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

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

邈世之材而偷安于一時之利縈廻于一曲之域

又如蠶之繭絲自縛燕雀之處堂自怡豈知烟火

隨身而制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

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虛。同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無

地曰冀得其來之澤。望將來舜舉乎童土之地年

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於民則蒙澤所謂

卷婁者也衆不得散倦不得歸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有用之用與彼為功

有心于衆附衆至而神則勞矣故神人惡之惟衆

之自至而非有心以致之則不與之比而亦不見

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羊音和以順天

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而玄同彼我以致大

順者游心于德之初而葆冲氣為和也高誘曰

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此謂真人舜視天下猶敝

于和氣故萬物成熟也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糠粃耳非神與真乎以其無

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總一大人之誠也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不為羶之所化蟻

以動人羊棄意也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以深而得

計也蟻羊魚皆聚羣而有君長者司馬虎云蟻得

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抱德煬和者非能無

而不以我與目得視而忘乎色耳得聽而忘乎聲

心得心而忘乎識以返於朴所謂廢心而用形者

矣則安在而不履其平乎不必去繩而自古之真

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居無事以待天至人從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為聚失之也死為散得之也

死為以死

失之也生為以生

藥也其實堇音謹

也桔梗

音結

也雞靡音雍

也豕零音猪

也是時為帝者也堇

而梗浮茨補而零利

當其用也各為君藥

何可勝言死生得失各隨其

句踐越君吳夫差報構

也李之雙言困之會稽

以

甲楯

上旬

三千棲

西音

於會

音稽

越山今

唯種

姓文字

大夫事吳復讐

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

其身之所以愁

句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故曰

鴟目

音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鴟目用於

於晝隨時為適也鶴脰雖長而不可斷屈伸有節也不能無所不可故有時而失有時而悲

故

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吹晒水乾

有形有損自然相累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

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

聰也殆心之於殉

天下

也殆凡能其於府

五

也殆

風日共守河而不去皆能損水而河不以為損若

未嘗攬拂者恃其源之長而往不竭也通道者道

成其性於物無不適亦有源之往而已水之於土

虫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凡

物與物一類者如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磁石吸鐵

狸大守鼠各以氣類相守而一定不移曰審者信

也定也謂決定如此也要之無意則止乎分而審

有意則隨無涯而殆不特耳目心有殆也凡一有

所能者皆足以入吾之內府而為之害蓋虛無澹

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者以殆之不可

成也成則不及改

其反也緣功其果

結實即因

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

已不知問是也

反守其性必假作為入之以人也始以久成迷非一日待之不以天

也此皆為身之害而柰何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

故有亡戮無窮之禍而禍之所由又由于自貴其

南華經

卷三

三

知能而修心以救禍也是惟不故足之於地也踐

雖踐恃其所不踰而後善博遠也人之知也少雖

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行地兩足所踐其地

幾何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而後行者方能致遠若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欲削而去

之其何以放步而前乎以況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以不知者乃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

不知則知天矣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

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音蟹之大目視

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知天之所

謂知以此也知至於此無遺理矣大一天也天無所不通高誘云大一天之形神也大陰者至彼至

陰之原無受亦無縛大目者合萬物以同觀因萬物之自見大均者和以天倪是非任其兩行大方

者無東無西無南無北萬方俱得大信者其中盡有精物咸取質大定者其真不撓臨之不驚

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自大一數至大定名稱歷然而理極同無

盡皆自然惟一天也循之則無非覺觀冥之則得其樞要如是則知未始有物之先非彼無我應彼

是者無窮而不可以解解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敢以為可不知而後知

之天之所而後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

無崖頡飛滑轉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

不謂有大揚摧音角王穆夜云乎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不

知之無容問也若中有惑而不能已於問但知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物雖淆亂不同而

其中甚真各自為故而不相更代各足其分而不可虧欠如此闡揚其大略不可知天之所謂乎知天之所謂則惟不問而知其所不知是已矣矇矇然不知矣又求以知解不知而進於知也尚可謂之大知乎道無問問無應問而後知與不知而知不解而解者復乎損益之致天人之辨矣而要之知惑同源明暗一體迷之則顛滑無窮悟之則平繩而往知天者至真人有焉

則陽

聖人不言而使人化者以天為師而未始有終盡慮而無內無外也其性所安乎求道者

心遊無窮言寄無辨亡有敵之可爭覺有迹之可羞而鹵莽滅裂以為身則病之孽矣以為政則盜之媒矣苟存乎知見難以化矣不知而知恃物之根久靈而靈冥物之數是惟合異為同散同為異而不執不距乃能合并以為公者乎道不私故無名觀道之極不隨所廢不原所起斯超然於物外而與物同理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非言非默議之辨止此陸沉聲銷者言而不言而何悛悛然于

晉人之
一決為

則陽

名字彭陽魯人

遊於楚夷節

楚臣

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

楚大夫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閱休隱士

欲其釋楚王而

其動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搢

音觸

鼈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

傷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有定適無定居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

音智

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

音感也

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

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

音傷暑

者反冬乎冷風

夷節德不足而智有餘神不自許而又任智役神以于乎時交結君主情馳富貴其于人也無資益而有漸損以此助德如凍在冬而假衣夫楚王之於春暘在夏而反風於冬求之無得也

為人形尊而嚴陵下其於罪也無赦如虎毒民

非夫佞人則夷正德休其孰能撓焉惟佞人能撓君之正以才辨奪

之惟正德能撓君之邪以至道服之雖賢主不能無惑於佞人如裴矩之於唐太宗是也雖昏主不能無屈於賢人如蘧瑗之於衛靈公是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

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

為娛矣家人不識今之為貧王公不知已之為貴處貧若富化尊為卑我忘而物亦忘之相

與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歷家而國孰非物也對我

言物即為人也物與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自得豈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風而靡父子之宜

待言哉彼其乎歸居而一間音閑其所施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我之所

施一同天地之德而未嘗擾也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人之度量相越

故曰待公閱休有聖人之德者能相助以聖人達

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聖人深識乎

一體故其玄同彼我周徹內外與娛而樂通飲和而使化者曲盡一體之愛似乎有心而實出于天

性自然而不復命搖作動用而以天為師人則從

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

之何性根極於命盡性則致命矣其靜也歸根其

名也聖人何容心哉聖人師天庸人師心不能下其知必喪而更以不知為憂憂知相接一息不停積

知于無窮而能行者有限此命所尼者人亦無如之何皆知為之患也若知其所以不知則無憂矣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鏡列而美彰不告則不知其

美於人也不與之鏡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郭子玄云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哉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人生而美不自知其美聖

列於眾故為美之所歸事濟於物故為名之所集

然可喜可愛情也情本於無情惟不問其知與不知聞與不聞而相忘于彼我則周盡一體不知其然忘喜而鍾為好忘愛而與相安乃能長久乃為

性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性之雖使丘陵草木之緝

音民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人情喜還其舊觀雖

合十失其九但有一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

縣眾間者也冉相氏上皇見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時節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闔蓋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見所

目本地風光其為吾之國都又久矣猶以十仞之

臺縣眾人之則無所不睹其暢然可勝道哉環中

中者虛淨無物之外不絕任萬物之自成則無先無後無暫無久與物忘矣若只隨物以化猶未泯物且有滯而不化者何不并其隨物之心而釋之蓋

天未始有物也。以天為師者，師其未始有者也。若去師，天便不得師。天以我合彼，猶之狗物者耳。而奈何？以此為事乎？聖人則併天而夫聖人未始有無之，而師無其師，一化于性也。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有天無為也，非惟人有為也，非惟

無有為之迹，并其無為無之既無無為矣。安得有為乎？物之始無跡也，有物跡也，非惟無有物之

迹，并其無迹無之既無無迹矣。安得有有迹乎？都無之故，乃冥合與世偕行而不

替，所行之備而不洩。與恤同，其合之也。若之何？

隨成而不廢於終萬行俱備而不憂乎智與道，為一何有于合也。以我合彼，不幾于二之乎？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三者皆官名，為之傳之，從師而不

圓，得其隨，成為之司。主其名之名，羸法，過之迹而已。

於名遂餘於法，既趨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

之。湯得師而師，其意不圓，其迹得其環中，以應百勝而法煩孔且為是立教矣。盡慮者無意必固容

我也。思慮尚無何况名相一尚不立安見有兩容

成氏。黃帝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曰：除日無歲。

成歲除日全無猶數車無車一無內無外。除月除

禪伯嘗教人曰：臘月三十日

內屬之既往歲以外屬之未來前際后際都盡于

此夫歲者日之總名，除日則無歲之可言矣。外者

內之對偶，無內則無外之可言矣。是謂得其環中

師天而不與物徇者，皆盡慮之道也。羅泌路史曰：

執中含和，除日無歲無內而魏瑩。一作瑩，與田侯

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衍嘗為之。聞而恥之，曰：君為平萬

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從事於讎，請受甲二十萬。

西華經卷之三

爲去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田忌也。出走。然後扶尺音

其背。折其脊。季子魏臣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刑餘

受城築之役。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偃兵已基

導之用兵。猶壞已成之城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亦魏臣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

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言與言之

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互角亂與

亂之。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無人

怨無大。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求道之說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敗走旬有

五日。而後反。知有爭與所爭者皆若君曰。噫。其虛

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恍然言之。若非實君以意

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

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人迹所及。爲通達

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存耳。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

曰。無辨。以俗眼觀之。無小不大。以道眼觀之。無大

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客出而君惆音徹然若有亡也悼

爭者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大則兼并惠子曰夫吹筦音管也猶有嗃音管也

吹劒首劒環頭也者音而巳矣吹然如風之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足聞况鬪孔子之楚舍於蟻

丘山名之漿音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屋棟也升

者見孔子來徙而子路曰是稷稷音宗何為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之徒一云懷是自埋於

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埋者不為可見之

之德損其名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無可言方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世不關心是陸沈者

也當顯而隱如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

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明於巳也知丘之適楚

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

多言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

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不能與之俱往而尚存乎其人長梧地名封

人之吏守疆問子牢琴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音魯治民

焉勿滅裂國莽滅裂粗率昔余為禾為禾為政耕

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劑同耕法也深其

耕而熟耰憂音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足殮音孫功盡

其分報莊子聞之先借以明治身再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形者外廓也。心者內府也。欲惡之爲情也。天性之謂

神也。形不外弊。心由內守。情不鑿。性神全。天得今

之治。形理心以爲養生者衆矣。其有不爲鹵莽滅

裂者乎。不因其性以安其天。而徇乎情以役其神。

情生而欲惡日開。情勝而作爲日增。既已爲之矣。

其能不衆爲之已不堪矣。况以衆爲衆。爲衆爲衆。故鹵莽

所爲鹵莽也。以衆爲衆。未有不滅裂者也。

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孽萌荑九音葦蘆蒹葭加音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音

疽音疥音癰音內熱洩音膏是也。始乎天性之離道。卒于情神之滅亡。

既傷其本。又害其輔。多爲此而不知止者。性受其

鹵莽矣。則以欲惡爲之萌孽也。孽萌盛爲蒹葭。蒹

葭成爲荑葦。荑葦害嘉禾。欲惡傷正性。始萌以助

吾身之邪。火形支離而不親。侵尋而蕩。吾身之真

元性動搖而不宰。並潰者。漂疽疥癰膿血之病也。

漏發者。內熱洩膏精液之病也。或外或內。安擇所

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天下

物之所一也。何者在。非天何在。非又請之。老聃曰。汝

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罪人焉。推而強之。解

朝服而幕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

大菑音災子獨先離同罹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

立然後覩所病競榮而遠辱者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諱

而謀有者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起盜與殺人之不可為

人知戒之而不知所病所爭之原皆起於尚名奸利之過也尚賢而使民爭貴難得之貨而使人為

盜自君人者始矣上失其道而使之至古之君人

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

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

之枉則民自正雖以一形之微何自而失其性哉由君撓之以至斯患耳得不自責書云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為物所顯

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興偽下於

夫力不足則偽知音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使民多偽而為盜已先出偽是亦盜也交盜交竊將於誰

責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聖人之進德也無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至六十而化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

年非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曲之以非也

是在事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

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乎萬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生必有根出必有門忽然而爾故莫見也高誘曰根本也門禁要也人皆尊其知音智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音然乎萬物以無名為

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莫見其根其出也莫見其門此知之所不知也人皆囿於所知而莫知知之所主皆知知之為知而莫知不知之為知此為大惑以終身也已矣乎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則雖今所為然者未知其果然乎否也仲尼問於太史音名大弢音伯常

騫狝音希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音耽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音盟會其所以為靈公

者何邪音諡法德之大弢曰是因是也音彼無非是是亦因彼人見

之為非而靈公得之為是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音浴

而浴史鮪音秋

史魚

奉御音召

而進所搏音博

幣而扶翼音執

贊見之幣而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

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音能以公肅補其私慢亦可謂善

狝韋

曰夫靈公也死上塋於故墓不吉上葬於沙丘音高

日紂

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音誘

曰不馮音憑

其子音子孫不

足托

靈公奪而埋音一作

之夫靈

公之為靈也久矣音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音大弢伯常騫以人論之徒識

之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已然之一出于自然也

少知問於

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四邑

五鄰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羣小之稱以

私於天下則天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華嚴

散同以為異經所云真性隨緣也今指馬之百

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是

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

而為公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合併萬物總歸一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

距言自外入我常有主而虛故能不執一說而兼

能合異以為同由中出而不距則能散同以為異

此所為合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非

有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列爵惟五各職其文

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武惟其所用萬物殊理道

不私故無名道不有一物故萬無名故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名止於實故無為實時有始終世有變

化禍福淳淳流動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

面向有所正者有所差始終未嘗故而變化不可

行自然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故禍福之倚伏無常

於此為戾於彼為宜人各以私意相殉如面不同

即差於此為正於彼為戾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無大無小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皆中其用同中有異不可作同想異中有同不可作異想同

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作已想如百材異而同度

於大澤之中木石異而同萃於太山之上則少知

同散為異異歸於同不執不距合併而公

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夫曰道無名矣然謂之太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必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萬盈數也以盈數名

何止於萬夫物尚不可名而況於道乎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

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

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狗四足馬四足似而實非其不及遠矣天地大以形陰

統形氣以為公其大詎可量耶因其大故強而名

之曰道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至以

有辨無眇不相及矣故謂之道猶未足少知曰四

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起道果無物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應相蓋藏也互相治制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春生秋殺欲惡去就於是橋拱起

雌雄片分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之明

機絨而不得已乎其有運轉而不能自止乎斯可紀可志而不可紀不可志者也知此乃觀乎道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可以言論者名相隨

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變化相隨必循其序若有

以行運則因之以濟若有使之而不可已也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

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郭子玄云物表無所復有故言

知不過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

之所止陰陽二氣相與為反覆終始萬物之所有盡於此也故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

於物而已蓋有物之後可得而知也未始有物之

先不可得而知也是以見道君子知未嘗無物故

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正以物可知少

而道不可知論亦止於物而終不敢言道也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郭本於其理季真接子當時議道之人

也釋家所言自然性也接子曰道或使也原所起

也釋家所言因緣性也情有所有宜則正理有所差

則偏問其孰當孰否也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智不能以言讀誦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

其所將為鷄鳴狗吠豈不淺近然曷為而鳴吠哉

吠也所自化所將為也雖有大斯而析之精至於

智此豈可以言言可以意意乎斯而析之精至於

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若以斯理而究之則極於至

與言所不能盡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不可言不可知者方是道而或之使莫之為則止從物上起論非所以論道也議卒以偏矣或

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言或使則明明有箇主張大傷於實

言莫為則汎汎然全無憑據大傷於虛不知有者是物見在之迹無者是物空虛之體有名有實則可言無名無實亦可意可言者物可意者亦物也

道物之極言之而未免於物愈言之而愈與道違矣主雱云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實在物之虛者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

已死不可阻。

一作阻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突然自生我不可

能禁忽然自死我不能違死生近在吾身而所以然者不可觀則道豈知之所能知哉

或之

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疑之所託而非真之所存

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

無其本也有日漸於無

吾求之末。其來無止。

有其末也無日向於

有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來往處滅與物同理

一物

萬物條貫同理猶云同是此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

兩歧既以

自與物終始。

言不泯物起滅由它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不可

其無有也不可無以其自無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妙理外稱或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墮有無之邊見迷一致之夷塗

言而足。

大方

則終日言而盡道。

言不離道

言而不足。

于

一曲。則終日言而盡物。

言不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又恐人只在有言無言上

皆不足以載道必終日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日

止永嘉論云言泯於無語默平等世尊云如我按

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便起又云我為法王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也得不是說也得你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

外物

外物不可必惟不可必須一切外之小求無益于得大達不矜於小動無非邪神有

所困可以知無用之為用矣至人能遊於世者心有天游也不留亦不墮其息殷其神勝蓋已凌空涉虛何事于合時賦世不知其然孰過而問苟非得意忘言者囂囂尊古而卑今皆詩禮發冢之盜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

紂亂而佯

惡來死

飛廉子紂諛臣武王殺之

桀紂亡

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孝者亦未必能免蓋道未至債然而盡無心而順變

雖我猶不可必况外物乎王穆夜云忘懷於我者固無對于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

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云**流于江**

萇弘

周景王大

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

殷高

子見逐

而曾參悲

參為父芸瓜斷根被杖上言惡必禍善不必福天道不可知也

此言忠不必信孝不必愛人情不可知也故范滂臨刑告其子曰吾欲使子為惡則惡不可為吾欲使子為善則我不為惡總之

與火相守則流

天下有形有氣之物便是外物木以同類相害金與火異類相害皆

言其不可必也圓覺經云當應遠離幻諸幻悉皆離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烟滅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開尹子云物交我心生兩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音該**於是乎**

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陰陽相犯不順其度則有災事之不

常見者如雨而雷電水本尅火又生火也雷火霹靂時燒大樹火生于木又尅木也槐者東方之木

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楊子解嘲云觀雷觀火為虛為實夫五行二氣猶有同類而相仇與異類而貞勝者其不可必如此而況于人乎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音陳螻

音惇司馬彪讀曰冲融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瞿

音泯

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列子曰人生火

眾人焚和月固

不勝火於是乎有償

音頽順也

然而道盡

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在人

身則五志之火難以直折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當其憂之甚時動而非是陷於兩在左右無所宜怖畏之氣冲發兩溢莫知所守而事不得成若懸其心於天地之間不上不下而無所寄泊遂意則慰垂意則啓遇境則沉觸物則屯利與害交攻則生內熱熱勝而天和以滑矣雖有微茫真水安能勝慾火之多乎譬如月中焚火終不得涼蓋眾人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摩於外誘也唯債然無心而至順者利害不干而死生無變道盡於此矣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呂吉甫曰日煜乎

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夜所不及其用無差黃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欲蝕之既正謂人心如月而

利害生火則心不能勝之矣郭子玄云月大而黠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又解月字從古篆文作肉

字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爍關尹子曰精者水鬼者金神者火魂者木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

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鬼抱一子曰制精鍊鬼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

終全資火候火之功大矣哉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說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

采邑之稅

將貸子三百

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音附魚

廣雅云鱗也

焉周問之曰鮒

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波蕩之臣君

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

吾失我常也。與水聲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乾魚之肆。物以外取

十。糖音界以爲餌。音蹲音乎會稽。投竿東海。旦

旦而釣。期音基一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陸德明云

乃能感也。必久其事。後一作揚而奮

鬻音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音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此魚。離音而腊音之。自洿河

以東。蒼梧郡在嶺南梧州梧州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才音諷說音之徒。皆

驚而相告也。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夫揭竿累

繩。趨灌瀆。守鯢音鮒音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音令音。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物無大小

詩禮發冢。一作家。借昔言以文今。姦大儒臚傳從

下。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音

口中有珠。珠之足珍。死且誨盜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之麥。生於陵陂。音卑墓。生不布施。音死何含珠。口實

也呂氏云家彌富為此逸詩以刺世之守財而沒

接撮其鬢音壓摩音壓其顙音誨儒以金椎控音腔

其頤音頤徐別開其頰音頰無傷口中珠徐以取之欲

玄云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老

萊子楚人耕蒙山之陽至孝年七十之弟子出採

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上而趨音下

短末僂背而後耳面不視若營四海蒿目以憂當

玄云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

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

比之逸狗豈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

子矣勞其躬而矜修萬行飭其容而鑑仲尼揖而

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何由進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音窶

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

進焉耳不能絕聖棄知兩忘善惡而急於營四海

之大患也失策之甚矣豈其命固然邪亦其智不

及慮耶惠不忍傷以成歡愛而驚萬世之患惠不

可長一惠而終身醜也此不過庸常之人其行進

于此耳豈君子所業而大道所取邪何者至人無

恩至人無名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中民之行驚榮華之美

是堯而非桀是於大道中自生是非

也與其分別大嚴不若是非都泯反無非傷也

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

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則道無善惡亦無是非而順之

虞無非傷矣。靜之則正必曰吾將反斯世於唐

非邪矣。聖人舉事追不得已而應故事不遠本每

有成功柰何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宋元君夜半而

夢人被髮闚阿門。門傍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龜所居予

為青江使河伯之所。為青江之神使於河伯漁者余音豫且

得予。音趨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

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

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

無遺策。策音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

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苟非靜然

而稍營於外雖有神智不足恃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去聲

魚不畏網，而畏鵜。音提鵜網無情，鵜鵠有音提

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魚知鵜鵠之害而網出其害大也

去上聲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而自善矣。去聲

則不慕人不驕嬰兒生無石，碩師無師匠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上聲也。汎然無習而自能惠子謂莊子

者非跛而學彼也

南華經卷之三

曰子言無用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臂則塵

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莊子曰知無用

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

容足耳然則厠側音足而墊店音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側足而掘之至

人且得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

亦明矣用之所及不資于大用之所不及無益於

有用去善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淮南子曰亂之所由

放也遁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行知皆厚德之任

逸也

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

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

孰能不波高下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

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人能游者溺而不

不化一則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一則決絕之行

離世而為高高者覆墜而不反卑者火馳而不顧

各尊已而賤人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

而沒身之後貴賤何異所云王侯與螻蟻同盡歸

丘墟而兩者之行留滯執著均乎非至知厚德之

任矣惟至人不留行乃能善游焉蓋乾坤世界劇

為戲場古今旦暮逝為流浪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而順人也不僻而不失已也順乎人不為異也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不彼外之何者出世世法原非二件有所揀擇則能遊而不能遊各局其所而兩不相用矣豈能無留行乎乃知莊生逍遙之遊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沿其流不汨於波此所為**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音羶知香也**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硬**音耿咽喉病**哽而不止則跖**與蹠同踐陷泥**跖則衆害生**夫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顫口噤於味則不甘心驚于識則不知知有分別則非德蓋六根未淨塵塵是障一處得徹處處皆徹矣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不徹則壅為外物所塞迷而莫返將陷於欲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如人之哽者不止則氣有去跖惟不欲壅不壅之守其惟踵息乎**物之有知**

者恃息草木無知則無息植物恃乎根動物恃乎息有知恃息息不恃知由知然後失當失

當然後不通**其不殷盛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人則顧塞其實音豆耳目口鼻心知人所具之實乃天所穿之隙元氣流貫無有止

息其有哀殺者非天之不開也人自以六**胞有重**

閔音浪人身浮膜之中皆有空曠**心有天游**氣周

而心君為主息不恃知心不係息靜淨中不着一

物常與太虛游衍故云心無思慮精液自通夫何

思何慮乃為天游不壅不哽乃見重閔人不塞其

竇天無降其穿神凝而氣住性反而金永天遊是

無上之真丹重閔**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音奚爭
是不傳之火候**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空處之
小而無以別尊卑
閔心之天也人持息而生息持虛而王虛則六根
各返源而為我用不虛則六鑿自相攘而為我賊

用則神勝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不勝大林丘山

非果善也而人善之是其平日耳目隘陋忽觀空

曠之所則以為喜亦以此心既為六賊所懷則元

神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少得自憩耳心依境

轉故欲逃境以安心不知非境礙心乃心礙境也

心清淨則境清淨境清淨則十方清淨何必擇地

而蹈乎虛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莫

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僕音

神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

謀稽乎詒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

宜溢如水之汎濫也德在內溢之為名名不彰暴

之使著處急則思謀相爭則用智執其所司守

而不化故柴塞於胃中而與物為梗衆之所宜者

不一故五官各秉其職各定其所而官事立也

春雨日時時雨**草木怒生**掘出**鉅鐸**音挑釋**於是**

乎始修其成也**草木之到植**鋤拔反之更生又高

毀也

生故曰**者過半**其毀也**而不知其然**物以時生事

到生**氣所發生者方生拔者自拔拔之未幾種之復生**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誰能覺之觀諸草木則衆事

之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順其自然**靜然可以**

補病病者焚和所致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皆滅**

音恣**可以休老**內思可以休老而終其天年諺謂

老人瞽矇**寧可以止遽**事端自得如謝安矯情以

延年之際**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鎮物江左賴之三者皆先**非佚者之所**句**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

同**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南華經章句卷三

三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補病非不病也休老

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者猶涉于勞而不

泯于務也非佚者之事故超然不顧焉神守其內

聖彰于外神人忘世上德不德聖人束世所以改

觀易聽者知有仁義之德而已賢人務為盛德之

實君子增修於禮樂之文小人則逢世矣務為權

謀知數而日溢于名矣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故不相問也演門宋城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以孝而得爵賞慕賞而孝去

真孝遠矣豈非尚賢之過乎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慕隱而相効帥弟子而跋音存古於窾音水諸

侯弔之。不用其身而憐其苦三年申徒狄殷時人諫不聽將

從之因以踣音河。狗迹傷性愈近愈遠名累之筌

云香草為餌者所以在魚。設筌之意得魚而忘

筌。兔置也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

哉。三道生云象以盡意得意則忘象言以詮理入

理則言息夫無意乃無言言意不存于物斯能

超于其外而日與能言者處也未嘗過而問焉

寓言。以寓言標題者南華自揆立言既多恐後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者寄之他人也此書中十居其七卮器滿即傾空則

取重之言也此書中十居其七卮器滿即傾空則

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與日俱新順其自然自然

意矣。寓言意在言外。重言微在言中。寓言十九。藉外

前。卮言妙在有言之外。無言之中。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父譽其子以求婚。俗多不受。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言出於已。人多不信。故借外論之。非吾不直言之罪。罪在人不與。直言而有我之是。執也。應其同

已者。反其異已者。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惟言寄之於彼。非出於我。容且信之。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

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止人。是爲耆艾。五十曰

耆。曰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期。百歲曰耆。期。願。是

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

之謂陳人。重言可以止浮。如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則聞者不敢以爲非。俗誠重之也。以

其年先矣。而備有人道。人尤足以先人。故足重也。如年在物先。而處常無經處變。無緯本不知首末

不知終人道。虧矣。卽年致期。順乎而徒以年稱耆者。不可謂之先也。人而無以先人。以無經緯本末

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亦陳久無用之人耳。何足借重於古先聖賢如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

衍。所以窮年。物之有際。必有端。倪於今爲始。於昨

倫。故卒無夭落。王雱雜說云。卮言不一之言也。言

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

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本則

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而無極。則古

今之年。有時而窮。吾言無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一作未嘗不言。誤。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

也而不可。有目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

理本至齊。惟不言可齊。而人執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

齊。因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吾所欲齊。與吾所欲言者。各得其耦。已是不齊。吾所言者。與吾所齊者。既不可齊。不若無言。以待其自齊。無言者。非箝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言未嘗言。不言未嘗不言。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其天之所為乎。有自有所。由來所謂倪也。可不可。然不然。皆有自然之妙。本我何所。容心哉。一一隨而順之。則是非自泯。而天倪以和矣。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不言則無我。無物而自齊。有言則有

物。有我安得而齊。以物言則彼此之情立。固有自然有所可以物物者。言則是非之迹融斯無不然。

無不可。若非因其自然。一一隨順。何以應變于無窮乎。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

自物理而論。物有萬品。生有所自。皆從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其種一也。不惟同形相禪。雖

胎卵濕化。異形禪代。而始終循環。莫得其耦。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至齊之謂天均。日出之謂天倪。一也。和莊子謂惠子之以是非。而休于天均者。卮言是已。

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變者不停。惠

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

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

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

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壘

音立而對面

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志勤勞其

事于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惠子此言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孰知孔子六十而化已謝去知志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終身言未嘗言也再引孔子之言見其不自居于化而化不可為耳謂天地人之大本也人賦才于天地既生而靈靈籟以發而鳴者律之所宣言者法之所出法律所在當而後發別利義分好惡正是非止以服人之口而已若使人心服不逆各得其理以定其所定而我無為也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造于彼乎吾終不能及也曾子再仕而心再

化

悲樂

曰吾及親仕三釜

六斗四升曰釜

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

鍾量名受六斛四斗不洎

不及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心在縣今參順哀

樂之感來不能禦去不能止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

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

一作

雀

蚊虻

音

相過乎前也

只此悲樂便是有係若無所

而視其過於吾前亦如蚊與雀之自為大小耳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便有心矣

顏成

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

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

妙

野者外仁義賓禮樂如野鹿標技然從者是非喜怒隨順無諍也通者無人我相與物大同也

物則塊然寂泊槁木死灰其質也來則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如往之有來也鬼入即鬼神來舍造化入其胸中也天成則無為合自然不知則所遇皆適兩忘而妙大妙則無往不冥而神不可思議矣

久聞忽忘多歷年所穢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

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

適惡乎其所不適因上不知有生不知有死而言

墮於世網不能無為死則同於造化歸於無為有

為則有私無為則無私有各布施以還造化則以

其死也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

生特陽氣之聚也自無形而入有形今見其有向

見其無不知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則其死也亦返

於無所自而已有自無自之分有為勸公之天有

說其果然乎又何以生為欣以死為戚乎

曆數日月星辰之紀高地有人據人迹所限吾

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

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

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此以造化之

覆詰問言天文地理似乎有迹然以其故求之又

不盡然俯仰可見而推尋無所將求之在天之曆

數乎則天成之為命也死也有自而終若有制生

也無自而始無所乘則命之有無不可知也將求

之在地之人據乎則陰入之為鬼也鬼而入則理

必有其應若至靈入而鬼則應不由於故實無靈

則鬼之有無不可知也言命言衆罔兩問於景曰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音官入一作而今也

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

曰叟叟一作也動運自爾奚稍問也奚率畧而為

此問又云何須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有影而不予蜩甲也

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甲與蛻皆皮也離乎形則不

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相屬無復俯仰行止之肖此

雖似予而非也。予之離合又自有時也火與日。吾屯音豚也。陰與夜。吾

代隱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在火

日之中乃有此影之聚陰而無火夜而無日則雖有

形不能有所影影不能自現必有待於火日也火

日尚為我之所用而必有待於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况罔兩又用我之有待者乎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

又何以有問乎。火日來則俱來往則俱往而火日

必與彼俱夫強陽者胡可得而有乎本非我與爾

之所知而又何問乎彼此往來幻妄不常俱由業

識妄心所造緣會而有實相本無王雱云以影必

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

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化極陽姓子

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居字名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遇於郊。至於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

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盟音管漱音度巾櫛。脫

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

不問。音開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不可教者老

子曰。而睢睢音仰盱盱音張目。而誰與居。跋扈之貌人

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音足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送其家公音舍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主公執席以相敬煬音漾者音執避

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尊形自異故憚而避

爭白之蒙辱而盛之若虧也此段蘇子瞻以合列禦寇為一篇

讓王

致道在乎反本反本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深於塵務之為弊所以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前言重生重生則利輕末歷舉輕生者以祛有生之累崇無生之節必忘形而後能養形忘心而後能致道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音甫

字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

隱也詩云如有隱憂

之病方且治

平聲下同

之未暇治天

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

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

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上不以為重務而傷吾生下不以為大器而易吾生

養生重也大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

音春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

去聲

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

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

春作秋成

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

莫知其處

入山惟恐不深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

地名

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

音權用力貌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

也

窮力以養人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

音敷

負妻

戴首在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入海終大不復出王

亶音父名公祖之子居邠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

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與狄人戰鬪殺人之子弟

吾不忍也子皆勉務居安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害所養人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結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

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富貴有養而制

其有餘貧賤無利而安其不足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

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音其

君王子搜音患之淮南子云越王翳也逃乎丹穴爾雅云南戴日為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

車仰天而呼去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置我乎

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

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無意為君者方可託國此人爭欲君之逃榮而榮愈集避名而名且來韓魏相與爭

侵廢地子華子魏見昭僖侯韓武子孫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約誓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俱縛反之援書，則右手廢斷；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

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韓於天下何有？侵地於韓

有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以不得為戚，乃至於自喪所愛

者，輕於得天下而所用者，重於失兩臂矣。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

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名與身孰親？身孰親？孰多？淮南子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鬣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鉚而競刀，雖皆不

知輕重者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顏闔守陋閭，苴音蛆，有子麻也布之衣，而自飯上聲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

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

謬誤而遺位音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旋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呂氏春秋作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絲

也，由重生惡之也。以為國家其土葩上瓦苴音鮮，草蒯也，又註云：糟粕皆不真物也，一云無

心之貌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功在天下聖人

之餘事也。功不過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下國家

事非道本

卷三

之本修身以治天下國家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

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之者心之所往也即釋云所也為者事之

餘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以明月之珠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以珠彈

不為以物累身人則不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好美之士也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

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

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果作難而殺子陽

殺子陽名軫平

陽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

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

終始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

不虧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

強使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

召使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去聲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

軍入郢音隱說畏難去聲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

不可使天下聞法自臣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

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三公位也

其車服各有旌別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

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

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與其難而不與

足以存也知與利之卒其利知與難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蓋以生草不芟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編蓬為戶樞

而甕牖二室夫婦各室又云以敗甕口為牖如甕

塞牖以上漏下濕匡正坐而弦拊琴子貢乘

大馬中紺音幹而表素紺為中衣素為表軒車不容巷巷小

往見原憲原憲華冠以華木縱履履不着杖藜以

杖而應門自對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非能行

耳目既疲動復且疾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音侵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望世而行世所行常願比音婢周而

友之親友惟已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不務實而獵名教非廣道而

植仁義之慝依託仁義為姦惡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非

不屑而不忍傷其棄已以殉物也曾子居衛緼音殤袍衣絮無表敗外顏

色腫上鍾音怪噲錯也手足胼便胝音知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敝捉衿而肘上舟見短袖納屨

而踵決履穿曳緹履而歌商頌所歌之曲聲滿天地若出

金石歌中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心為役養形者忘利逐利身疲致道者忘心矣有心孔累道

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音飧粥

郭內之田十畝在邑之宅樹足以為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所樂何物

在我耶在內邪在外邪在夫子則著人在我則著

已在我則著情在外則著塵無人無我無內無外

者樂出虛乎回之回不願仕孔子愀音秋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于已無

待于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君子素位而行其此知足之學乎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回得已之得夫子得回之得兩相得也

山公子牟

魏文侯子名牟封中山作書四篇號曰道家

謂瞻

淮南子曰

身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天子兩觀懸教象之法淡日而

收之魏

奈何

身居放浪心存榮貴未能忘世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

則利輕

利與生孰重重無所易輕則易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未能自勝也

雖知恬境可甘無柰習心浮動知欲下排念自上進知之非真勝之實難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

句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

強

上聲不從者此之謂重

仲音

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乃氣質之性所以學道之人先須降此識神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不然濃淡動靜交戰

于內清淨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不自許矣夫我之元神不能勝欲則必從欲神已惡之矣又強抑之使不從夫不能自勝一傷也而強使不從是重傷也重傷之人識神翻弄元神耗散豈長生久視之類

魏牟萬乘

盛音

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以公子學道比之韋布薰

習尤深故勝之也愈難雖未能忘心而致道已知養志而有向道之意矣

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音傘有菜而無米粒

顏色甚

憊

敗音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衛人惡其行處而削去其跡

伐樹於

宋

之宋與弟子習禮樹下桓魋惡之伐其樹

窮於商

邑

周圍於陳蔡

匡人殺夫子者無罪藉辱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大通縱任無為。夷險由之直度。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艱難益德。尤以顯德。孔子削呂氏反琴聲。然作烈聲。反琴而弦歌。子路圜音然奮舞貌。執干楯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道德在內窮通在外。不涉內自遺外。夫寒暑風雨於天何有。往來序矣。高下自如。故許由娛樂於潁陽。潁水之北。而共音恭。伯爵名和讓。得乎共首。魯連子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山在河內共縣西。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壟畝之中。而遊堯之門。居賤地而走貴。不若是而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汙我。已不知止辱在一身而波及於人不可共世。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音零。之淵。在江南一在南陽西嶢山下。無擇隨光夷齊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汙辱。蓋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噲殷武之伐其末為。曠輒則

無擇等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苟有補於天下後世死非所愛也故許由支伯之徒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無擇隨光之徒為天下捐其生使後世忘生而重義其為仁一而已莊生論大道以遺名利則夷齊在所貴觀者知此得意而言忘狗利之俗則夷齊在所貴觀者知此得意而言忘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音務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垢殺君須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

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音朔聞也乃自投桐音水而死一作桐水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成之仁者居之

以瞽光為仁者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音閭水一作廬水在遼東西界呂氏春秋離俗篇曰

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富貴也苟可

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

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勢而羞居濁世唯此四士者

而為以愛利為本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

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如卞隨務光，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則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授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徇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國在遼西曰：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周公往見之，與之

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就官一列。尊其爵血牲而埋之。

取血以盟而瘞之示信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

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祭祀有候盡敬而

不祈喜。盡心事神而無心於邀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

焉。盡心治民而無心於得衆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因其所任而心

無所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人危為已安不以遭時自利也。不貪天功為已力今周見殷之

亂而遽為政，急于自成上謀而下行貨。上用智下用財阻兵而

保威，兵威獨擅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

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

周以塗吾身也。與衰德者同乎斯世，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不如避

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

用。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理，則必受之矣，何用為此高世之節亢俗之行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

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郭子玄云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尹呂矣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贈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或亢也尹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尹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尹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為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非泯於人之性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

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為盜矣舉孔跖以喻是非之極致無非寓言耳通篇皆言不矯行害生以興名譽

要富貴正有慨于名利之徒不念本不鑒度而強反其性情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孔子與柳下季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為友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

子生八十餘年不得為友蓋寓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破人戶樞而取

物驅人牛馬取娶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

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禮記

小城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

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弟之親矣今先

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為去聲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音說之柳下

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

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

溢發不窮意如飄音標風。倏忽不定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

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

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音蒲之。孔

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

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

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以周道自名冠枝木之冠。華飾

如枝繁帶死牛之脅。牛皮為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

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

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

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相親於季。願望履幕下。

視不敢觀面。望見履綦而返可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

趨而進。避席返走。小却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劒瞋音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南齊書卷三

卷三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音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包羅天地。能辯折諸物。此中德

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帥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

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

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明也齒如齊貝。整也。東

二云齒如編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

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去聲吳越。北使齊魯。

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

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改端罷

兵休卒。收養昆弟。共恭音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去聲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

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

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形氣受之父母丘

雖不吾譽。音餘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音佩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

規我。以利而恒常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

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

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音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

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

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安起則于于。樂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

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

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今在上谷郡西南。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

兵者與帝榆罔爭強。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

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弑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

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

之道。掌音專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音馮衣淺帶。衣寬帶狹

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

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音高

冠。子路冠似雄雞形。背負緃斗用表已勇。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

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終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身蒞音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

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

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

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王逸九辨章句云堯有不慈之過以

其不傳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以其不立瞽瞍也

禹偏枯

足不相過今稱禹步

湯放

其主

放桀於南巢

武王伐紂

殺紂於宣室

文王拘羑里

紂囚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孰同詳

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

逆

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辟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焦周末人汗時君不仕探

蔬而食因子貢譏之遂棄蔬而餓死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

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

名亦名綏

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

音嗣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

音煩

死

晉重耳奔翟絕糧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者不及子推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

肯出乃燔左右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

尾生

名高與魯人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此四者無異於磔

音摘

犬流豕操瓢而乞者

四人不

如豬狗乞兒流轉溝中

皆離

麗

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白駒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

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

色得微無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若前日之言乎孔子曰然丘所

謂無病而自災究音也疾走料聊音虎頭編鞭音虎須幾

不免虎口哉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

御善惡相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故譽堯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

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

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

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張專爲名。正以名爲利者。蓋行修則

人信信則人任而義中之利義有真是矣。即棄名利而爲自有不能已於心者。無論名之得與否而行不可不爲也。此堂堂于祿者之務也。滿專爲利。即以利爲名者。蓋苟得則富富則能取人之信而信之所在利之所在。信有真是矣。若棄名利而爲行豈真於此心中。有天之可抱乎。無論利之得與否而行不必爲也。此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今謂臧聚

奴婢與竊聚之人

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

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

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富貴而仁義附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

糾

入嫂。

以嫂爲室

而管仲

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

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

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子張論人

之貴賤在行不在位。苟得論人之貴賤。卒無定論。得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

子張曰。子

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

五六位。

君臣父

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

子明考監舜流母弟象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本泰伯弟周公殺兄叔管長幼

有序乎。儒者偽辭捐爵棄祿以行其詐無信也墨者兼愛同至親於

路人無父也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專為名。我正

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名利異形彼我殊徇而逆

於不易之理暗於自然之道其實則一也吾且與子訟於無約。寓言無拘束而

聽其自然名利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

其情。易其性。則異矣。殉者以死隨物不相離也隨其素名利兩殉性情不無變易矣乎此專所向則變

其所以變易性情者雖清濁不同乃至於棄其所

為。而殉其不為。則一也。性情守中名利役外失而所當為妄意於不可為則

棄天而徇人無君子小人之異矣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汝也天。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無為殉利反守其天無為殉其所為也君子小

人兩不足存矣若枉若直。訟以質枉直似枉非

我相為一作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天極北辰而四面環向順其消

息往來各以相天若是若非。有枉直因有是非

非是彼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環中而應

縱意所得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求成

則改步改行而棄其所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

而天。求趨厚利則倖成惡敗徇其比于剖心。子胥

抉眼。忠之禍也。直躬人名葉公黨證父。證父攘羊荆王執其父將誅之

請代乃不誅見呂氏春秋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

不自理申生晉獻公子以父安驪姬之讒不忍白之而自縊廉之害也孔子

不見母孔氏三匡子不見父章齊人諫父為父所逐義之失

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

必果其行故服被其殃離蹈其患也此皆無約之

論謂二子皆殉一偏莫若心忘善惡聽其自然無

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

外是非之辨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

而不失也不然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義名及趨于

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

耳如謂義信之有真是而士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則忠與信廉與義皆美行也比于匡章等皆行士

也而言期于正行期于必皆傷于執而不傷於患

矣豈必利與惡之為殃乎名與善之無禍乎則天

之不從而人之是殉美惡貴賤果未定也郭子玄

云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

賤士以全其貴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問於知和寓言知曰人卒眾未有不與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

於我之一身而見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

人之下我貴我子獨無意焉知去聲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

推正不忘耶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者豈其短於智

推尋正道以抑遏富貴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南齊書卷三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此人與已同生

貴之以為舉世莫及者但見其富也同流合俗則

其中獨無主宰可知主者主於正也主正則非推

正矣正則至重至尊者在我矣可以通古今別是

非而監於心化乎俗所當為者不越此矣今世人

乃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

之情沒于名利之實而以安體樂意論于長生之

道此有燕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欲安體

郢之屬也為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欲樂意而以恐

安為安為喜而不察者

昏于富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為其為者人也所

貴也知有天下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

也者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勢同盡其所欲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

能及神聖所不及猶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

可以屈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可以屈因人之德

以為賢良眾美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人下而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彼而樂之體

不待象彼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避惡就欲不由教而後天下雖非我孰能辭

之天下與我猶形影也影雖非身知和曰知者之

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性也正也有物必

已也惟智者知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知

之故能為之常自足而不與人爭何者為不以我則不足故求

無以為無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

南華經章句卷三

之爭四處窮極四方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廣於四處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爭不足者不自為貪棄有餘者不自為廉廉之與貪生來器量大小實自有不同耳

非受迫於外以不得不求不得不得辭也惟勢為天

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輕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計其有以為慮或違其度不敢以事害已也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邀音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

於變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不為窮美以病人善卷

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為不

病已究勢以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辭害則就利而天下

稱賢焉則可以有之無以天下為者乃可以有之天下賢名不要而自來彼

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

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與名譽而辭富貴者澹泊

寂寞保生若疾雖生何益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非

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造物忌盈人心

怒侈而財尤天地之養人之今富人耳營旋繞鐘

鼓篴管音籥管音之聲口噤謙上滿塞其口於芻豢醪

勞音醴之味舉聲以該色以感動其意遺忘其業失

當可謂亂矣口耳不恬志意不定佺音溺音於

馮音氣憤音楚音人名滿曰馮若負重行而上上音也一本作上

可謂苦矣富人積聚若負重然既已難矣又以上行備有其苦也貪財而

取慰一作辱淮南云人之困慰注云慰可蹶也貪權而取竭盡靜居則

溺居極宴安體澤則馮體極充肥可謂疾矣又云

馮毒聲色所陷無水自沈故曰溺動止悅懌如馮

出病莫大焉所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

避積財若堵戀有且馮而不舍音捨下同恃此誇

散可謂辱矣塵累日集囂爭月聚淺財積而無用

服膺而不舍念念不忘也兩不舍上滿心戚醮音

焦勞填中以保其聚求益而不止營謀窮外可謂憂矣患得

心之期那有息內則疑劫請劫之賊外則畏寇盜強之害

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遠外不敢獨行畏害而

可謂畏矣畏首畏尾幾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雖

餘財已蒙至害焉得安意焉得樂皆遺忘而不知察不計其患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

可得也患至而生不能全求盡而財不能繼既以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萬法無常繚音

也反意絕體而爭盡意以求樂滅體以求安此不亦

惑乎惑者不監於道也與名就利乃棄而天孰若

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而唐時馬元會集意林以讓

漁父盜跖二篇為王孫子然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

不及後來見聞耶抑豈如褚先生之徒豈子長於漢反

以意竄入之邪都不可知顧其辨駁奇肆正中千古膏肓而時通內篇血脉非莊子之徒不能為也其信盜跖篇之偽者曰戰國未有稱宰相者然當時吳宋官有太宰有相國安知非偶合二名而後世遂據以名乎且前漢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二篇則知今之掛漏者亦多矣尚疑僅存者之偽乎

說劍說劍在纏能斷而發無不剋至無不取其發也

不驟有躊躇四顧之滿志焉其至也必先有累丸不墜之凝神焉夫亦遇之于至虛之地而惟天所開乎含光承影之于宵練視之不見運之不知經物而不覺不疾觸物而隨過隨合以虛投虛豈有逆而有犯乎以知孔周之三劍寶之無異體也莊周之三劍試之無異用也無體之體雖有匣藏不需于干越無用之用雖以復讎不折乎莫于斯寶之至而神為解也刑德陰陽之持行四時五行之裏制其為鍛鍊鑪錘者豈一日之故哉

昔趙文王名何武靈王子**喜劍**高誘曰劍有兩劍士夾音

也**擁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去聲**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音恢**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去聲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

不裹其頭。鬢髮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曼音瞞胡之纓。鹿纓無文理。高

誘註介虫之甲云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短後之衣。不襜以便事。瞋目而語

難。平聲。憤氣怒視言不流利。云相詰難作去聲讀。王乃說之。今夫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

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

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

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舉步輒殺。故行遠卽至。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天

神器不可爲也。所以用神器之道，以不爲而爲之。也。虛者，見而不有利者，導以不害。後發者，持滿而

動先致者，迎刃而解。示之開之，如輪轂迅發。與其進也，後之先之，如鷺鳥將擊，勢必匿也。願得

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與麾同。麾下

請夫子。王乃校。考取其勝者。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

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

試使士敦。斷劒以劒相擊截。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

子所御。用杖執。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

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在燕國石城在塞外為鋒。

齊岱泰山為鏐。音譯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音尋韓

魏為夾。銑同包以四夷。試之裹音以四時。用之時繞

以渤海。今樂安郡帶以常山。今趙郡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刑者相尅。德者相生。口為德。月為刑。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隨天道。為行止。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

無旁。無往不利上決浮雲。無天下絕地紀。無地此劍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天子之劍。以

五行至地紀。言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文王茫然自失。覺其

淺之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智勇士為

鋒。能以清廉士為鏐。能以賢良士為脊。能以忠直

士為鐔。能以豪傑士為夾。士民之望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崇效下法方地。以順四時。甲因中

和民意。以安四鄉。中宜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劍也。自用則勞。任人則逸。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侯國利用之略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雞風之技匹夫之勇也今大王有天子之

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去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

上殿。引之宰人上上聲食。王三環之。聞義而懼不能坐食繞饌三周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伏斃其處也。忿不見禮怒而自殺一旦

命絕國事何庸

漁父

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豈肯以物為事故寓言於漁父以明聖人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邵子觀物外篇云莊子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

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孔子遊乎緇帷

黑林名

之林。休坐乎杏壇

澤中

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

音甫者

下船而來。須眉交

俱

白。被髮揄

揮

袂

音謎袖也

行原

平廣

以上距

至

陸

高

而止。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

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

不漓其初

身行仁義。

不悖其用

飾禮樂。

聲容

制度之

選人倫

遠近尊卑以相叙

上以忠於世

主下以化

南華經臺縣

卷三

三

於齊平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不告而去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殉俗殘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道之所在以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音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旋而立。孔子反走退行數步而後前，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微而未盡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音開唾音鬼之音，以卒相去聲助。丘

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去聲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去聲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平聲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置吾之所有。天理不可言而經營子之所以用也人事則可議。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各任其職治平聲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詩曰：職思其憂乃無所陵。奪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繼也。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音升任。官事不治。去聲行去聲不清白。群

下荒怠功美不有。成爵祿不持。守大夫之憂也。廷

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

朝觀不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

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勅音百姓淫亂。天子有司

天子之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

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

不泰。同太多事乎。且人有八疵。病事有四患。不可不

察也。察于人事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喜事也俗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喜言也率希意道。音言摩

陳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言不謂之諛。好言人之

惡。謂之讒。害析交離親。妻斐營蠅使謂之賊。傷稱

譽詐僞。譽過其實以敗惡人。成人謂之慝。隱不擇

善否。兩容顏。一作適偷拔其所欲。無善無惡兩欲

亂人。內以亂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

好經大事。變更異常。喜為理而以挂。音掛功名。謂

之叨。泰專知擅事。自居于知侵人自用。奪人之功

謂之貪。變不見過不更。改聞諫愈甚。謂之狠。痕上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已

善。受。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已

凌此四患也能去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方可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利音

此四謗辱者何也自審無疵而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審於去謗而不知起人有畏影惡迹而

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

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所以迹者舉足便非

靜默之中滅一切謗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辭受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

人則無所累矣審仁義察同異以至喜怒之節皆

以多失而召謗曷若謹修而慎守不危其自然之

真而無物我之對則因物付物以人治人形迹盡

矣何累之有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乃真

在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無所于雜不可以二本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強去聲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

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誠中形外是所以貴真

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功見心盡飲

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悅親順親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大美不居無一可見事親以適。不論

所以矣。左右無方飲酒以樂。不選擇其具供矣。外假不處

喪以哀。無問其禮矣。寧戚易也禮者世俗之所為也。在外

多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在內為主故聖

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誠者天道法天故愚者反

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以人事不知貴真。祿祿與碌同

而受變於俗。為世所轉不得自由故不足。法天者自得其所

俗諦之分也惜哉子之蚤音湛於人偽而晚

聞大道也。大道惟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

一作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

之。同弟子之教敢問舍居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妙道無名無言安可挈而與人以答其來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

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音船船以橈

而去。延緣葦間。沿循葦岸而行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

不顧。待水波定。船去遠波乃息不聞拏音而後敢乘。下人之情

子路旁去聲車而問曰。由得為役徒久矣。未嘗見夫

子遇人如此其威重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

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共庭而分夫子猶有倨音據傲

之容。今漁父仗挈逆對立而夫子曲要同腰磬折音舌

鞫躬如不容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

化也。湛其或作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

去。沉酣於禮義已久而氣質未能變化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

也。見賢不尊不仁也。無敬則寡親彼非至人不能

下去聲人。聖人尊道至人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

既能下人必且忘我故長傷身。身不能忘惜哉不

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終無道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不可須臾離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漁父云吾吾敢不敬

乎。尊道非尊漁父也

列御寇。首戒出異惑人人將保已非虛已以游

安而必其所不必知在毫末而不在大寧耳

其孰如至人乎歸精神於無始而發洩于有

甘冥於無乃合太乙而至太初也彼卑已從

九徵以知人者亦照之以天而已故莫賊于

情而達者不有于中則不窮于外可以忘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驚人推敬不敢遂進遇伯昏瞀音瞀人

伯昏瞀人曰奚方所而反曰吾驚焉見人感已即違道故驚

曰惡音烏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列子作漿而五餐先饋

賣餐者僅有其十而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以其半作饋散之也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音標成光以外鎮人心內矜

實知而不能自化舉動便媚而光華日就外使人光可見為人所重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也

輕乎貴老貴者老者人必重之今使人反輕彼而敬我而整音躋其所

患以美形動物則所患衆至夫餐人特為食音羹羹之貨多列子作無

多餘之贏音盈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於

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

事而効我以功為君者身方勞而知已竭必將求我而任以事使効其成功所謂整

其所患也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吾是以驚所以不伯

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附汝矣以先饋為

驚名善于內觀也苟不遺形則所在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不免患今汝處而不遊矣人將歸附而

聚守於汝矣此非許之蓋諷之欲其盡鋤形謀之光也無幾何而往省之則

戶外之屨滿矣從者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

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賓同主者以告

列子列子提屨跣音鮮而走古人登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故不及著屨

而徒足行也暨音莛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列子作廢藥乎

善言以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忘我易使

人忘而焉言用之。且何此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

搖而本性一作才豫先也。悅也。人之感動而悅豫。

爾之本性又無謂也。以本逐末與汝遊者又莫汝。

告鵠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

保保者先物施惠，惠不因彼，是自表異也。藏用不。

密乃養心存神之大患，而與汝遊者皆搖本之徒。

又莫知所告，即有告者不過小言之詹，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孰者誰何相問之辭吾固已告汝，巧者。

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郭本無食而邀。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矜能邀世者身

功者知且竭而多憂矣。曷若無心無能，斯無求而。

無為乎實其腹，虛其心。汎若舟之無所係者，者虛。

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人忘其感已忘。

其應乃完其真而復其性。郭子玄云：夫無其能者。

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于昆蟲，鄭人緩名也。呻吟。

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鄭人緩名也。呻吟。

潤九里。河從乾位來澤及三族。為儒食祿而庇其

使其弟墨。不欲儒。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緩弟十。

年而緩自殺。怨其父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或作浪既為秋栢之實矣。緩

精誠所結已為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以下莊子辭也言造物報應人不以人之可見者為應而以人之不可見

者為應人之意動於微者天也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不欲弟為儒而故使之為墨以已為儒則有以異於人而可以賤其弟矣

故造物不報其成弟之功而報其故使之意郭子

玄云有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

者貴賤不齊人之井飲者相粹音沃也且以已貴而失其倫也

可以相賤乎不知人同人也親同體也猶同井而

飲者反以相詬可乎舊說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

翟之能墨亦其天也緩乃以使翟為功且以怨其

父猶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

之出乃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類多尊已而貪天功自是有德

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也而况有

道者不益忘之乎緩知有同異之分遂無親疎之

辨非有德有道者也不務道德而誇市已功謂之

逃天故刑戮及之遁天者遺棄天理刑者獲罪于

天此造物報緩之徒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遁天則不安天狗

而刑不免矣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難於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

天而不人之即也往也往以天者無心往以人者有心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天

何言哉知道而至於朱平音漫去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音丹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

於適用無貴於遠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聖人以

朱平音漫是不安其所安而以不必必之者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

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道者無為之朴。兵者有為之器。理勢雖在。必然猶不。

必之不易。而不執體道而順物也。至順之內。豈有爭端。苟未必然。而著一期必之心。各必其所見。則相尤相責。而爭競多矣。多兵則順於兵。而外求於人矣。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故恃之者。必三雲云。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小夫之知。音不。

離苞苴。鄭注。禮記曰。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竿牘。音獨。竹簡為書。

竿牘以相問交際。所通小知。敝精神乎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小智之夫。昏於小務。敝一生欲包括道德。下欲惠濟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初。無形之妙乎。一之所起。故曰太一有一而未形。故曰形虛。虛則無有。而苞苴竿牘安在何處。虛則無情。而苞苴竿牘欲以何為。所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

常令一念不起。萬緣歸空。然乃合於形虛耳。下太

初無形之始。太清有象之先。太寧則定。眾定止。眾

止其實一也。荀子禮論云。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

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

以歸。一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若是者。遠而宇宙為障。志大神疲。而形骸為累。是豈知太初之無有哉。彼至人者。歸精神

乎無始。而甘冥。音眠。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

泄乎太清。小夫敝精神於有。至人歸精神於無。無之鄉也。既已酣處於此矣。而其應形也。始知水之無心而動。以天行乎水之流也。人見其行於形。而不知其出於無形。行於地中。而不知其生於天一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也。至人若水。常定常應。發泄若有而歸根。則無精神。既以一悲哉。乎汝為知。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小智役役世情。不過苞苴竿牘之知。而已烏知安其

所安而歸于太寧乎太寧者人而之天反于宋人無始天而不人冥于何有惟至人者知之

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閭阨音監巷困窘織屨任織槁項頂枯黃臄音郭耳黃

悴如被馘然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

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癰潰痊坐平者得車一乘音止痔治者得車五乘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醫以瘍醫為下尤以痔醫為下實愈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高功高然後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祿重故恬淡者遺榮

易曰貞者事之幹國其有瘳乎國病曰瘳殆危哉危坡

乎仲尼郭子玄云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

義而雕畫其毛采百姓方且飾羽而畫羽者天質自然畫者

人為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務飾增華至以枝忍性

以視示夷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以閉已之欲

上而不自知其偽也且其心神執著于此夫音扶何

足以上民郭子玄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

能復自得彼宜汝與音餘予願一作與誤而可矣彼謂

能宜當汝意乎予所當尊養乎夫絕學而心養者

得其在我徒以人為楨幹者誤其所為可矣郭子

玄云彼與女各有所宜相效則失今使民離音利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

忍性則不信不信則偽情偽有使之者實性何所視焉

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不徒憂當時而慮及後世寧棄楨幹于不採毋飾羽畫以

為難治也施

去聲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

齒雖以士

一作事齒之神者弗齒

治之則偽民不可有之心治也蓋有

心治之則我不能忘其施民亦不能忘其應非天道之普物無心也卒難服民之心如商賈不得與

士夫齒即或偶遇於事不得為外刑者金斧鉞與不齒而心神忽之終不之許

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夏楚動無非邪宵人

玄云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人之離麗外刑者

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寇莫大夫免

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靜而當則內外無刑動而過則捐天地之

和而受陰陽之傷彼華飾支

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

厚貌深情

天之遠不爽其候人之近莫必其心故

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

而達有堅

而縵有緩而鈇

去聲若謹憇而中則盈溢內有所長

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能襲跡必能滅影故君子

遠使之而觀其忠

遠易近使之而觀其敬

近易煩

使之而觀其能

劇難卒

入尊然問焉而觀其知

卒難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急難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踐

南華經卷三

臨財告之以危而觀其節。聞難苟免醉之以酒而觀其

則。一作側酒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觀色不禁九徵至不

肖人得矣。疑貌揆情似涉有心因物察則卒歸無事九徵隨應一鑑常懸若曰絕聖去智

而使賢否混淆用舍乖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孔子

十世祖宣一命士受而偃音於再命音甫宋濬公玄孫

腰三命爵受而俯伏地循墻而走不敢正路以孰敢

不軌法之如而夫凡者一命而呂鉅驕再命而於

車上儻乘車而三命而名諸父呼諸父名孰協唐許下天

之大於三命久矣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而

逃有榮而非有也遺榮而非遺也非惟無驕且不

知有讓無心之至也而夫之夸賊莫大乎德有心

毗考父之勞謙均不足以匹之

而心有睫音接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德

也黃譬師曰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

心動念即乖法體學道人悟心體無便於心上生

心者相修行皆是惡法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

毛也日在眼前而眼不能見德既有心而心復有

睫則見於不見而視於恍惚矣內視之念必動謬

云迴光返照反以探射幽隱則以有為事有事則

有害心與德而俱敗矣所以滅動而不滅照寂照

亦欲去照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知則險心有

眼則眩蓋有心必有眼有眼必有見學凶德有五

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德之賊也

眼耳鼻舌心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去聲也而叱音不其所不為者也。中德謂德有心

非彼有則必敗賊為凶首圓覺經云不重久窮有

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曾

南華經章句卷三

八極也究達有三必然形有六府府藏畜之地在人身中為五蘊美

貌髯音丹長大壯力強麗微辭勇氣勝敢志奮八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天下未嘗窮緣循托

行偃佚音養抑困畏怯弱不若人三考俱通達三者

無若人之形而有必達知音智慧外通勇敢多怨仁

義多責涯傷其內恃力必多怨廣利必難周知慧

識之府勇敢怨之府仁義咎之府皆以達生之情

者傀音歸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傀

獨處而無需不務生之無以為也肖者道大似不

肖若肖久矣其細也隨者泯然與七俱也遭者安

性之覺也命則天而氣數行乎其中矣天之為大

命氣數之謂小命上曰窮曰達曰形而歸重於達

者蓋達則不窮而游于無形豈有八極六府之為

累而以必不耶斯無心之極調人有見宋王者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音盛驕釋莊子矜已而孩視人

自處而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即今編而食

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

來鍛音端之碎其珠恐其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平

之淵而驪音梨龍領音憾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捶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無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不

可再寵不足恃郭子玄云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

或聘於莊子

史記作楚威王

莊子應其使

與下衣食並去聲

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草

叔

大及其

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

特也

犢其可得乎

郭子玄云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鬻髀聞生而

莊子將死弟子

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禮記曰殷人棺槨檀弓曰

四寸之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春秋說題辭曰口實

珠諸侯以王大夫以璧

萬物為齋

音送以助生

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沐德信終制云若能原始

為芻狗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表一死生之命吾

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

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柩柅大極

不哀哉當知出世之法莫大於生死此關不撤出

門有礙徹則一了百當頭頭自在矣蓋有生則有

死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禪伯云穿衣還要脫

衣又云人生如病瘡冷一晌寒一晌不覺過了一

生矣宗鏡錄云絕後更甦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

關知生死之不相開則知此身之無用知此身之

無用則鳥鳶何踈螻蟻何親古之無用知此身之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

之使神者徵之

平從大寧來水流于無形莫動則均而強以均之祇增其擾耳徵從九徵來萬物莫

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懸鑑而聽物之自照我無

分別因其不別而強以別之祇益其昏耳何也明能任物神能任明遠使煩使近使明之為也神則無心之極物來斯鏡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明者人之識神也神者人之元神也夫明之

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王雱云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乃神之所致也無心則無所予奪

有心則不無取舍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不勝神而愚者恃在我之私見欲究羣物之大情則亦乾慧點識而已用功於外何能安其性命也哉

天下

歷叙古今道術而標六經之要總百家之歸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道該矣備矣惡乎在無乎不在其於本宗可謂一以蔽之乎至其自術則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故人知莊子不若莊子之自知莊子知道而知莊子者莊子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方術

術之局於一方者也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又各自以為至百家雖裂而大體未始有離也非百家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故術者道則無方而術有大方其該且古之所謂道備者果惡乎在曰

無乎不在在古非古在今非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標象先在聚

毫赤條條圓陀陀活潑潑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充滿於兩間不知其然而然者

為神藏於人心英英不可滅者為明得此道者為肉聖行此道者為外王一者亘古今而自成入故殊而無迹無有對待不可比量當體即是擬議便非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是猶萬水著見惟一月之所攝萬竅怒號惟一不離於宗謂

風之所鼓萬象森羅惟一氣之所積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宗所謂未始有始者歸精神於無始其人與天為徒精凝於無象人所以入神真極於無間人所以為至其實宗也精也真也皆一也宗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精不雜于物真無變于初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不離者合也自然而然以者用也當而無以為者德也以是為妙用大而不化之為真體無為而無不為者道也以是為妙用大而不化之為真體無為而無不為者之德者也雖亦不失其宗而已有道德之名矣若夫以仁義禮樂為尚而納天下於慈和之中則謂之君子此已離於宗而失道德之原只從四德上起見蓋名迹既著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法為分法有職守以名為表名有標準以操一作參為驗考乎人情以以稽為決斷于往制以其數一此而合彼

二三四是也參驗之數百官以此相齒數多者位

數少者居下而治小以事為常各有常業以衣食為主治生蕃息

豚蓄藏倉廩老弱孤寡為意四者無告皆有以養民

之理也此有司之事無非為民而古之人古之所

者即上其備乎抱一無為配神明合其醇天地醞

化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廣其明於本數係於

末度本數明故未不離斯本末兼舉其以治

以至於名法參稽之末而六通四辟仁義禮樂之其

運無乎不注神與明天與地萬物與百姓廓然通

也用無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本數末度言意舊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有載紀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本在於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習聞孔孟之教而為冠裳之舊多

能明之。詩以道志。溫惠柔良詩之風書以道事。淳龐敦厚典謨之制

禮以道行。去聲恭儉尊讓禮之為樂以道和。寬裕簡易易以

道陰陽。以氣定吉凶春秋以道名分。去聲刺幾辨義凡此六經之旨具矣

明之明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其數散於百家雖非鄒魯之全而

之具根於本數而係於末度者哉豈可一切屏而

不道也但當以道德一之而使不離乎宗乃稱內

聖外王天下大亂。春秋以後賢聖不明。孔子六經其人之學

道德不一。散為百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人

懷私智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喜而自誇淮南子云

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郭

子玄云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之為之制故百姓

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

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隨其所能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雖然不該不偏。道無一曲

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是故曰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好以一察用以一曲天

之理因是不合若以古人全備之學而察之則知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為方所限即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德波流誰與一之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者歸

乎備道術將為天下裂。方術各立道術終不合

者也道德之原發獲雞埴鼃之見而不侈於後世。作法

還之舊觀無幾不離於宗也哉不侈於後世。於涼

不靡於萬物。豐財之源不暉耀於度數。不多文以繩墨

自矯。抑情就制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寶至

而為之大過則墨翟。宋大夫禽滑。音滑。音黎翟弟

局於方術矣墨翟。善守禦禽滑。音滑。音黎翟弟

人聞其風而說之。悅之為之大。音泰下過。尊奉其說

已之大循。一本作大順。遇抑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用。非樂節用墨生不歌。無燕會死無服。無其功又云

曰衣衾三領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不

于不足而各又好學。悅于為者而博不異。欲令

安其有餘不與先生同。已先自異于古郭子玄云先生

乎已不與先生同。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

以得也毀古之禮樂。非其黃帝有咸池。樂名各有

取堯有太章。法度舜有大韶。紹堯禹有大夏。道重

湯有大濩。音護承文王有辟雍。音雍有倫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武之道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聲平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

樂毀

毀禮以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爲人而恐有遺愛愛人而不
先自愛苦已厚人是以人無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然墨子亦人也。人必有情也。人生必歌樂而以歌樂爲非死必悲哭而以悲哭

爲非果與人情相近乎雖獨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難爲也

聖人之道說
以使民得其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天下必不悅從離於天下其去王

墨子稱道曰昔

而通四夷九州

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而九音鳩聚也雜天下之

疾雨音則置。

也如此。况他使

不履跡音極跡音脚爲

曰不能如此。非禹

弟子皆五國諸侯
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二人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謫不同

謫怪倍於墨子

相謂別墨

於墨之中又以堅

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

反

以矯

音偶

偶不作

伍

之辭相應

同以巨

姓

子

通

為聖人

呂氏春秋去私篇曰墨者有鉅子腹諱居秦其子殺

人秦惠王令吏弗誅鉅子不可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不可不行夫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

義鉅子可謂公矣

皆願為之尸

以為

冀得為其後世

欲係

之至今不決

絕也徐弱諫孟勝之死荆曰絕墨者傳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田襄子墨者

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致治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意在不多靡

其行別非也

為

太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無毛相

進

尚

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亂莫大於逆物

使世相尚競為自苦之行未得其治先召之亂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

上聲

也墨子愛天下出

不能如其願而摩頂放踵亦且為之不止

才士也夫

豪傑之作用

不累

於俗

屏世累

不飾於物

捐物色

不苟

求

於人不忮

害於

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世泰而人得其生

人我之養

畢足而止

況人猶我

以此白心

自明心

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

道以損已

宋鉞

刑音

尹文

齊湣王時人作名書

一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

作冠象之表已心也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

心之行以聽音而煮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

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音郭楚詞

註云多聲而不舍者也物之紛爭出於交侵而苟

亂耳為聒所不及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本又為之語

曰無所不容者吾心之量即吾心之實行也是在

薰然慈仁與物同春以道和物合意則權有能以

此調合海內者請得立為君矣謂民好聞也為受

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世好戰也為禁攻寢兵之

說以救之以是為調故上以說君下以教人人

雖不收而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上聲見也所謂雖然

其為去聲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回置五升之

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謀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不以身假物信力則非不岐求以為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

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麤其行去聲適僅至是

而止得自為太少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

曰我之貶損如此豈曰必以此苟活求以此傲人

哉惟曰君子不苛物亦不假物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而營營焉以為無益于世者曷若小精粗不能

之舉其行則至此公而不黨一作見音異而無私

普物非阿物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遇事毅行而

近民不失已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為主先見隨

計度音智無於物無擇與之俱往無棟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物道歸然而太公彭蒙田駢齊人游稷下號

十五慎到趙人著法書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

為首物有萬而均之乎物則何萬不一何一不曰

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包容為一略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有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選擇則辨斯有可有不

至道則無遺者矣道與之同歸于道是故慎到棄知

去已而緣不得已知棄而一物不辨已去而一物

冷零音汰泰音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俱平將薄知

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音係裸音課無任音而笑天

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去聲而非天下之大聖樵音

拍音魄鍊輓音緩斷刑音短破絕也皆與物宛轉舍音上

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音智慮不知前後魏危音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音標風之還旋音

若羽之旋若磨音去石之隧音遂冷音清其蜀太者

斯物物無礙苟其欲於物不濁亂之而有有所選擇

以爲道理當如是而曰此之為知彼之為不知則

有所可有所不可即此擇物之心將已近于知即

為知所迫而不可免於傷矣孰知無知之所以全乎

知之傷寧忘知慮哉前後兀然不動任性獨立而
已後推前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如風還如羽旋
轉隨物之意全而無非自完而動靜無過未嘗有

罪任已咸當是何故何以夫無知之物無建已

之患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惟若無知之物則已亦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不立知從何來一動一靜悉與理俱所以無過

也若者譽且無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不用有知而用無知夫塊夫塊不失道土塊不

人而無知塊然如土則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惟聖人

故循天之理而神明同照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又必若無知之物惟

土塊乃不失道夫人如土塊非死而何此豪傑田

負建已之才者所以笑之而得怪訝於天下也田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教則彭蒙之師曰古

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萬物是無非其

風竅吸音然物之聲惡音可而言其有言也未嘗有

不留忽然而已鳥得而言也杜荀鶴詩常反人不

見觀去聲而不免於元音斷也然然將乎人情而塊

然泯於無見所謂空觀也而不免其所謂道非道

於著空斷正斷見頑空之義

而所言之是也不免於非以齊物為首而至同

所道故言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不在而云

是亦不是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彭田慎槩云聞

所以為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彭田慎槩云聞

不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彭田慎槩云聞

百華經卷之三

三

三

其風而悅之不可謂之無所聞也。世人不知則謂之非道。而道人觀之則何喙非鳴。何竅非籟。豈無取焉。莊子火水齊物二篇多取其言。但慎到至死人之理而莊子則見生物之原。斷空真空所以異耳。言繫者將以歸重於老子。以本為精。妙於神明。以物為麤。不歸重於老子。以有積為不足。物既為麤。不應有積。於末度。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然獨與神明居。味無味。事無事。自然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師於老子。先弟而老聃。音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有無者。真空常有者。妙亘古亘今。其名不去。故善建不拔。無與有為。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以濡弱謙下為表。應世接物。知不以焉。而不知主以濡弱謙下為表。應世接物。知不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山河大地。即色即空。故不壞。

世相而成實。相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若毀棄萬物。則滅色明空。所云推柏輓斷以為道者。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所任。心而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一物。形形色色莫非心。發現無所任而生其心也。一念不著。應現隨方。一物都無。萬物全是。淮南子曰。夫唯易且其動若水。不得其靜。形物之性也。註云。形見也。其動若水。不行其靜若鏡。照而不藏。其應若響。必答。芬忽乎若亡。寂乎若清。未嘗有而不可以亡。名同焉者和。與物得焉者失。所得無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謙下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音人皆取實。有之利已獨取虛。無之以為用。無藏也。故有餘。有積為歸。音

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自

足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谿輸而不積谷應而

不藏為谿為谷已獨取後受辱受垢已獨取虛取

虛故冲然其無積也而抱之無欠無虧有餘則巍

然其至足也而用之若遲若嗇不充已而隨人故

徐取虛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巧者內為以傷神器

取實故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巧者內為以傷神器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則常全曰苟免於咎長於

無禍平以深為根本也不以約為紀法也去甚曰堅

為福也則毀矣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銳則挫

矣進躁無屋常寬容於物為谿不削於人不毀可

謂至極無以尚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其道

而不離於真獨與神明居也若是莊子之尊老子

亦至矣胡不自附其統而別稱一家者何蓋謂老

子渾樸慈儉有無雙存乃應化之真人也而已則

高明儻蕩獨與造物游直是本體真人故獨標法

門不受它人圈襪豪哉嘗見正法眼藏黃龍新和

尚一讚云六祖原來不丈夫倩人書壁自模糊分

明有偈言無物却受它家一鉢孟正此老心事

死與下平聲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立道有宗有本遺形獨

俱新其用不可測以為死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

未嘗有死為與天地並與未嘗有上下為神明往

與未嘗有去來死生同狀萬物一附而古之道術

芒忽無在不知所歸其惟神之所為乎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

而若無荒唐之言曠蕩而渺無端崖之辭無首時

情實恣縱而不儻音黨所適已遍萬有不以騎見之

而音黨所適已遍萬有不以騎見之

也所見不主一端而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汨於形名定於正論濁視乎以卮言為曼衍言不

常日出以無窮以重言為真稱引古昔以為明徵以寓言為廣遠取

廣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精神生于道充滿于天

內直以毫毛為宅與自然為友觀體無依當而不

機絕待獨遊而涉物不知獨立而與俗無伍而不

敖倪請音於萬物非傲視乎物而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不計人以其是非口中不設雖黃胷中不其書

雖瓌歸音瑋而連狝音權與權同王無傷也書以成

言雖若奇特而善體物情與物宛其辭雖參差而

轉還與物合不妨駭眾人之見聞其辭雖參差而

諷諷音詭可觀辭以標一書之旨雖彼此抑揚不可

礙眾人之耳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吐盡乃已上與造

物者游游于物初而通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

為友友於物外而相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

肆其於宗也可謂調一作適而上遂矣以德為本

然何有不包何所不通深不可測變不可拘矣以

天為宗則調御而均於各得閑適而放於自如可

以達本可以反始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而不離於宗矣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言有盡

卒歸之寂寞無形而已此言之惠施多方其書五

終不能盡而神之不可知者也車術所著書盈載矣辨其道舛駁失乎其言也不中

言無當去聲大歷物之意逐一度物分只至大無外謂

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可大極于無外無內無

內不可一故總謂之一也林希逸云謂之大一小

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司馬彪云

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

無形至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大因厚積無厚

則無可大之理而大可千里如天與地卑山與澤

平。天高地卑若論其所以高者則天地皆卑天地

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嘗相隨無天高地下日方

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深

中方睨音詣物方生方死日中必昃故可視中為

為死李願曰日方中而影已昃光方沒而明已升

若轉樞循環相與為前後始終則存亡生死與之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地山澤日之中是物之生

大小有大同而小異者有盡同盡異者禍福寒暑

動靜變化眾辨莫同異之至也眾異同於一物同

之至也至異所同至同同所異則物無不同同物

無不異故曰大同異大同異者畢同畢異小同異

者有大而小然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漬雖南

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亦無同無異矣

方無窮而有窮知南方之無窮是以無無窮形不

不窮知物不窮物知與物相今日適越而昔來行

與越人交連環可解也無環亦無貫於環貫於無環

盡於形形盡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是也天下無方所在為中循環無端所行為始越

寧分比隣以上俱同異之大較汜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合萬物為已愛通天地為已身李願云日

物天地為首足萬物為五藏故肝膽之惠施以此

別合於一人一人之別合於一體也危觀超然自以為最

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足拓人見聞而謂人

言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開口說天地萬物一體

論增其辭勝人之口務在反人之口或與天下辯其

數雞三足黃馬驪牛三足是也或辯其矩不方是也或與天

非大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

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

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大要齊萬物以為

首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

青黃黑白之別大道散而有形種種卵有毛毛氣

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故神以

引明氣以成質質之所尅如戶牖明暗之懸以晝

雞三足

雞行由足發動由神御郢陵在江有天下計若

其所無郢於天下之中未萬分之一也若犬可以

擅其所有雖郢方千里亦有天下之大

為羊形在物名無不受者馬有卵馬生下有毛

李云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汶犬羊

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

丁子有尾

而始由科斗化成人呼之為丁子丁子無尾

丁子二字從左火不熱熱者火用非火體如金木

行曲波為尾火不熱加於人有痛楚而金木無

痛楚也有火中之鼠火山出口空谷傳聲司馬云

物律呂以聲無形玄黃以色兼質呼於一山輪不

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

踰地也地平輪圓則輪自為轉目不見於火晝見假

于日目未嘗有見也司馬云水中視魚必先見水

光中視物必先見光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

假指不至至不絕公子牟曰無意則心同無指則

也皆龜長於蛇龜不及蛇之長苟龜如蛇之長則不

至龜長於蛇名龜既謂之長苟龜如蛇之長則不

於蛇耶又云矩不方體為方而規不可以為圓為圓

龜知吉凶云矩不方體為方而規不可以為圓為圓

不圓譬繩為鑿不圍柵音稅柵形圓而鑿形方飛

直而非直為鑿不圍柵音稅柵形圓而鑿形方飛

鳥之景同影未嘗動也鳥飛於天影落於地但可謂

云鳥之影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

動影生影有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如鴈飛空

也一釋子問生淨生如何答曰如鴈飛空鏃音族

中影落寒潭彼中未嘗無此實未嘗去鏃音族

鏃音族三蒼

云矢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形分止勢分行

勢分明者行速矢得勢故疾于行矢有元亦疾于

止以矢之疾而中有行有止者盡矢之勢也箭行

勢盡故注眸子而睂不睫墜地而塵狗非犬同實

不揚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狗非犬異名

名實合則即狗即犬黃馬驪黎音三司馬云曰牛

名實離則是狗非犬黃馬驪黎音三司馬云曰牛

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

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

二二與一為三也又云馬牛二體也黃驪皆色也

以二體與色並言則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

二色附體白狗黑白黑之名非出於有物孤駒未

而見亦三白狗黑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

嘗有母駒生有母孤則無母一尺之捶音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日取之杖折而為二今日取上半明

盡用者之善其用也司馬彪云若其可析其一常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盡用者之善其用也司馬彪云若其可析其一常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符公孫龍曰有物不盡公子牟曰盡物者常有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疑即列子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自卯有毛以下皆辯者之言與惠施

相應者所謂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終其身強辯不已掩蔽人心變亂人意使人口屈而心非之彼

且迷于其中而不自知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

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日恃其聰明愈騁其口辯特與其徒為怪異而已非

有用子此其祗大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自多其談曰天地強陽不為物屈施

也安下于人而甘守其雌乎意在勝南万有畸一作

倚人焉。曰黃繚。音了問天地所

以不墜。天不陷。地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遜不慮而對。不研徧音通為萬物說。遠取諸物說

而不休。內不窮多而無已。外不窮猶以為寡。益之

以怪。求肆其辨不復守其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陰欲出異于眾是以與眾不適也。反勝爭

多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隍矣。聖以為無言為言所

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雄由天地

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音文一蠹音盲之勞者也。

其於物也何庸。律之以純備之道其能幾何勞於

大地之六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道不離一尚守

其一而充之則得一察以自好亦非忘本逐末者尚可以曰愈貴乎道而今且庶幾矣卽此便可以定志可以遺物而何惠子之嘒嘒然紆紆然馳其形性逐之萬物有出而無入而得名于辨夫真于物也苟知造物之無物惜乎惠施之才駘音殆蕩肆則知逐物之可厭矣

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才有着餘而不收窮其才無

厭終其身無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無聲

有出頭之期則響絕處陰則影滅無物則物莫與之爭奈何以辯而止天下之辨雄於才而弱於德也老子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善以不辨故不以惠子之辨爲善也不能受而得標豪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相非之言若此之甚乎嗟夫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凡莊子所過豈惟墨翟禽滑釐以來爲近於道卽惠施之言亦多有似

焉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

者以爲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王安石云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鈇慎到墨翟之徒俱爲不該不偏之士蓋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

蘇子瞻云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

理於是內聖外王之學其在度數者雜而難通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于萬者未始不相通

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鈇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

子思復古先之道遂高言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極天下之卑無爲復

言不足以解蔽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涯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

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則雖博大真人猶然囿于道術中也老氏得吾之本故

調適而上遂惠子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古之人其備乎其詩書禮樂者非鄒魯之士孰能明之



